

[劇毒]自從裝左小熊來電之後..... 我部電話就無響過.....

作者: 路上人

Powered by [紙言](#)

1.

「喂？」

「喂，係。先生你好啊，衣到係激光美容.....」

正當個傳銷既「八婆」以接近光速既口速浪讀緊佢既開場白果陣，我即刻Cut左佢線！

仲大大力咁拋左部電話落床到，大叫一聲：「頂！」

做傳銷既朋友睇到衣到，暫且原諒我既無禮，用「八婆」去形容你地。

因為今次已經係我今日收到既第四個傳銷電話，更重要既係我同我女朋友已經除晒衫準備激戰！

「有無搞錯啊，成十點幾十一點，做傳銷果班仆街唔洗收工架咩？咁夜仲打過嚟做咩啊？」

上身半裸既我坐左喺張單人床到不停抖大氣，就算成間房一早熄左燈，都會見到我塊面西到啊媽都唔認得。

同我一樣除剩內衣既Happy粒聲都唔出坐左喺我則邊，攞住我話：「傻佬，唔好咁黷啦。」

Happy成個頭挨左落我到，同我面貼貼，又不停咁拍我膊頭，平熄我心入面果團怒火。

望住Happy對我咁好，我都黷唔落果班傳銷佬。

不過，我心入面都知道：「唉！今晚都係做唔成架啦！」

我喺地下執番起啲衫比Happy話：「不如我地出去食宵夜啦。」

Happy「嗯」左聲就乖乖地著番衫。

如是者，我同佢用左幾個字就著好衫由大棠既屋企，出番元朗市中心食宵夜。

作為元朗丁丁，食宵夜就一定唔食B仔既，但係我依然會同Happy去果到食宵夜，因為我地就喺果到識既，But this is another story.....

入番正題先，因為Happy就住荃灣西果邊，所以我同Happy去左又新街果邊既B仔(新b仔)食，咁就方便送佢坐西鐵啦。

我地叫左一份雞翼尖同一個渣渣之後，就坐左喺到揸電話。

揸揸下，我就醒起今晚班班傳銷點壞我大事，於是我即刻上google play search "小熊來電"

望住個搜尋LIST第一個就係"小熊來電通知"，我就望落一格係"小熊來電通知(威力加強版)"

我心諗：「你班傳銷佬，你得閒無事打下嚟，我都接受到。但係今日之內收到成四個，仲要壞我人生大事，我就DOWN個小熊來電通知(威力加強版)，睇下你地仲煩唔煩到我。」

於是乎，我就快快手揸幾揸，等個APPS

down落嚟。點知佢個file又大，我又用緊3G上網，慢到死。

所以，我就放低左部電話，等野食到。

點知真正既惡夢就咁開始.....

[10/06/2177 09:13]

「BU~BU~BU~BU~BU~」我用鼻同口噴出一個個氣泡，除左依啲噴氣聲，我就咩都聽唔到，好靜好靜。

因為我已經閉上雙眼，所以眼前有咩我都望唔到。

依個黑暗既世界就彷彿係我既世界，我想要咩就可以見到咩，但係我只係想冷靜，我想要既係空白，一個咩都無既空間，但係.....

「knock knock」敲門聲打破左我想要既寧靜。

「盧議員？」一把低沉而雄厚既男人聲經門外向我問好。

「係，莫sir，我無事。」我即刻由洗手盆gut番個頭出嚟拎震定咁答佢，廢時嚇親佢。

莫sir以佢果把老差骨既聲線好有禮貌咁去同我講：「盧議員，麻煩你盡快，仲有十七分鐘，專車就會前來接送。」

雖然我都已經喺依個現實世界生活左差唔多一年，但係對於依啲聲線同語氣唔夾既情況我都仲未慣。就好似依位莫sir咁，佢果把粗獷既聲線，講野理論上應該都比較粗魯啲，但係事實上無論你聲線係點，大部份人講野都係好文就就。

點解？

因為佢地都係勞工系統既棋子，佢地都係由超級電腦控制。

我雙手頂住洗手盆，掙住上身，對住廁所塊鏡望住半裸上身既自己。

肌肉分明既線條，基本上可以拍得住"以前"荷里活任何一位男星。

不過喺依加咁既時代，咁既身形根本好普遍，點解？

因為練肌肉已經唔再係一件苦差，當我地進入運動模式既時候，超級電腦就會控制我地既身體，而我地既意識一早就去左老遠玩。

喺依個世界再無任何苦差，辛苦啊？交比超級電腦啦，自己就可以去玩。

「盧議員？」莫sir又再提一提我。

我唔好意思咁答佢：「係，你等多我五分鐘。」

我快快手著番起一早掛喺牆上既shirt衫同西裝褸，打好條咗，正想行出去果陣，我先留意到果張神秘晶片。

由果一日開始我就帶住張晶片形影不離，雖然佢到今日都無咩反應，但係我都照當佢係護身符咁帶喺身邊。

我一手拎起佢將佢放左喺心口個西裝內格到就行出廁所，跟住莫sir落去等我架"專車"。

好好彩地，或者應該係一早就已經計算好，我同莫sir落到去有幾架黑色車已經駛到。點知我都未行到去其中一架七人車道車門已經打開左。

焦燥既Karen向我招招手示意：「摺，啊麟，快啲上車啦。」

「我又無遲到，摺我做咩啊？」我繼續斯斯然咁行去架車到，係要同Karen鬥氣。

「Come

on！快啲！快啲！」Karen開始黑面，搞到我都唔敢慢條斯理咁行，唯有快步走上車，莫Sir尾隨我坐上車頭位。

「開車啦。」莫sir一聲令下，我地就由旺角向住立法會既方向去。

當我坐定喺架車到，忍唔住Karen抱怨道：「呼！做咩咁急啊？」

「話晒今日係我地正式升職啊，點可以遲架.....」佢停左停，再望望莫sir，細細聲同我講：「你睇下睇下，毛議員佢地仲送左幾多禮物嚟啊！」

Karen興奮到拎左部平版電腦出嚟掃掃掃，show比我睇Y大區既議員送既戰利品，又有咩咩香水，咩咩手袋，仲有幾架跑車咁。

我望住佢咁開心，都唔敢掃佢興，比佢知我收左部私人飛機。

對於依啲野，我只係冷冷咁笑左笑，其實講到尾咪又係賄賂。

我地既身份絕對唔係單單一個職位咁簡單，依個位可以話係咁多個Y大區議員都未做過既位。

個重要性比起任何一位都重要，都意味著我地既權其實好重，但係敵人都會相對多左，特別係美國A大區果邊，仲有果班恐怖份子。

如果唔係白西裝佬都唔會排班警察睇住我地。

當我地入到去過海隧道果陣，莫sir擰轉頭同我地講：「盧議員，我地.....」

「碰！」誰不知一下爆炸聲打斷左莫sir。

本來喺我地前面擔當護維既私家車發生爆炸，我第一個反應係耷低個頭。

「碰！」點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後面架私家車又炸埋一份。

我頭擰擰坐望右望，仲未理解到咩事。

我只係見到窗外面火光紅紅，而Karen就掩住隻耳仔大叫。

至於坐我地前面既莫sir已經解左安全帶落左車走向我地打算救我地。

依個時候，我feel到心口塊晶片喺到震。

莫sir拉開左車門對住我地話：「拎塊晶片出嚟.....」

「碰！」點知佢野都未講完就被粒唔知邊到嚟既子彈射穿個頭。

「碰碰碰！」有班帶住電單車頭盔既西裝佬揸住架電單車，拎住支機槍圍住我地三架車亂咁射。

我同Karen都烏低個身，唔想比佢地射中。

槍聲一路無停，直到護送我地既警察死晒，班西裝佬先停手。

我望望手上面果塊晶片，或者佢有用？

我唔知，唯有博一博啦！

我問Karen：「喂，你有無帶到果塊晶片？」

Karen點點頭：「嗯！」

我：「我地食左佢啦！」

Karen：「下？點解？」

「唔好理咁多啦！照我咁做！」我無理到Karen就一野咁左塊晶片落肚，再順便拎埋腦入面張晶片同其中一個死左既警察交換。

Karen見我咁做，唯有有樣好樣啦。

過左一陣，班西裝佬走近我同Karen，捉住我地，同我地打左支針，我地就暈左.....

直到醒番果陣，我同Karen就已經喺個黑媽媽既密室到.....

3

[1/3/2015 03:53]

「啊仔，你早啲訓啦。」原來係我啊媽打開左道門叫我早啲訓。

我即時喘左聲大氣，轉身同我啊媽講：「嘩，你頭先嚇到我個心飛出嚟啊！」
點知我講都未講完，啊媽就頭也不回咁走番左出我間房。

啊，點解連啊媽今日都古怪成咁.....

雖然比啊媽咁樣嚇一嚇，但感覺上佢係見到我既，咁姐係話我無消失啦？
我決定先拋開今日啲人對我既態度，解決左部手機既問題先。
打親比個個都唔聽，就連平時中學同學whatsapp group都再收唔到message。
點解個威力加強版強到咁嫁[sosad]。

一個個謎思令我成個人完全Load唔到機。
我唯有喺床上盤腿而坐，望住部電話發呆。
我仲有咩可以做啊？訓覺？
嗯！係，訓覺啦！
正當我準備行去關燈同房門果陣，我突然有另一個想法！

係Bo！仲有屋企電話，試埋佢啦！

我拿拿聲走出廳到拎起個電話篤左幾篤，好快就接通左。

「嘟嘟嘟~嘟嘟嘟~」
Happy啊！你一定要聽啊！你唔好有事啊！

「嘟嘟嘟~嘟嘟嘟~喂？」電話另一頭傳出Happy既聲，我個心即刻定左好多。

睇嚟都係我電話壞左多姐，死人三叔機，早知唔幫襯你！

「喂，傻妹？你做咩番到屋企唔打比我啊，嚇死我啊.....」正當我講到開始眼紅果陣，Happy打斷左我。

「喂？喂？邊位？」

「下？喂！我啊，啊麟啊，你男朋友啊！」

「喂？」

「你聽唔.....」我野都未講完就一聲「嘟~~~~~」既長響.....

點解會咁嫁？

無理由Happy聽唔到我講野嫁？

定一話連屋企電話都壞埋啊？

無可能既，明明新買番嚟無耐，點會壞啊！

我琴日先用過嚟打比Happy。

我決定再打多次比Happy！

「嘟嘟嘟~喂？」可能Happy比我之前嘈醒左，今次佢好快就拎起電話聽。

「喂？Happy？」我感覺到眼眶開始注滿淚水，而聲線都慢慢變得沙啞。

「喂？喂？先生唔好再玩我電話啦！嘟~」Happy好嬲咁cut左我線。

衣一刻，我真係淚線大爆發.....

點解個天要咁玩我啊？

明明岩岩我先同Happy見完面，點知衣加就連我把聲都聽唔到啊。

究竟發生咩事啊！

「啊！」我大大聲咁喺屋入面大叫左出嚟。

我已經頂唔順短短幾個鐘入面所發生既事。

唔通我真係毒到無人見到我，無人理我？

岩岩新b仔啲啊姐既反應，仲有啊媽既冷淡。

就連唯一既女朋友都聽唔到我講野。

我真係比個世界遺棄左咩？

我做錯左咩野啊！

點解個個都唔理我？

究竟世界上仲有咩人會理我？

我將今日所體會到既忽視，恐懼，仲有無力感，連同淚水一盡傾瀉，直到我意識到一個問題：點解我咁大聲叫，啊媽啊爸都未醒既？

我即刻衝左入啊媽啊爸房到見到佢地訓得好安詳，甚至安詳到好似死左咁。

我開始懷疑，我一步一步行上前，我內心好希望佢地唔係死左。

直到我掂到佢地果一下，係仲有體溫，則係無事啦。

但係佢地好似聽唔到我講野咁？

我大大力咁去前後搖佢地，但係佢地就一啲反應都無。

點會咁？就算我變左鬼都好，咁搖法咩人都醒啦啦！

我決定走番入房苦思下，一切既來龍去脈。

我打開部電話，我見到一個Apps：小熊來電通知(威力加強版)

「無錯！係你啦！」我揷入個Apps到，佢彈左大大既三個英文字; DTA

4

[1/3/2015 05:17]

當我一打開小熊來電加強版既時候，佢個介面就彈左三隻紅色英文字：DTA
我再篤一篤個螢幕，果三個英文字就消失左，取而代之既係更多既DTA同一大堆電話號碼。
個Apps停留左喺插尋果一個版面，上面列出左所有被Blocked電話，再附加三個英文字DTA。
我第一步做既係打左Happy既電話上去，果然佢都喺名單上面。
我再試晒身邊所有人既電話上去，當然無一幸免啦，個個都中招。

我即刻破口大罵：「屌！邊個咁大整估啊！」

我嘗試去取消佢地既電話，但係一啲用都無。
於是我試下Del左個Apps，點知我無論解除幾多次個Apps佢都仲存在喺我既電話入面。
「啊！！！究竟個威力加強版有幾勁啊！」面對住一個咁既Apps，我忍唔住又再喺屋入面大叫。
當然啊爸啊媽都係無反應，因為佢地根本就無反應。
我望望電話，原來都五點幾，但係我就連一啲睡意都無。
腦入面不停思考現況，究竟發生咩事啊？
我決定借手機上網，yahoo新聞依然有更新，天文台繼續有定時報天氣。
世界依然在轉，係唯獨我一個消失左。

我訓左上張床到，不停篤篤篤篤篤。
我試晒去唔同既討論區留言，人地打咩我就打咩，就算引用埋其他人既留言，都依然無人理我。
估唔到一晚，只係一晚，因為一個Apps，我就進化左做劇毒撻。
朋友唔理我，女朋友唔理我，屋企人唔理我。
仲有咩人會理我啊？

我就咁訓喺床上面，眼光光等天光直到八點幾果陣，我再上多次高登開左個Post：
[劇毒]自從裝左小熊來電之後.....我部電話就無響過.....
<http://forum6.hkgolden.com/post.aspx?mt=Y&id=5699260&ft=SY&rid=0&page=3>
上面寫住：「各巴打，求救啊:~(
自從裝左小熊來電之後.....我部電話就無響過.....
係咪我部電話壞左啊？
而且我覺得街上面啲人好似見我唔到咁啊.....
我好驚啊.....
點解會咁嫁？」

我知我咁做都係多餘，但係我唯一可以做既就係不停去搵方法，去搵一個會理我既人。
正所謂：有頭髮邊個想做幟哥
你估我好想做毒撻咩？現實中無人理我，咪上網搵人理我囉。
我只係個想搵番我既存在感.....

我走出廳，坐左喺梳化到，見到原來啊爸已經醒左睇緊新聞。
我無神無氣咁講左句：「早晨.....」

但係啊爸無理過我，只係望住cctvb news不停重覆播播播.....

「唉.....」我嘆左口氣，就決定入番房推下我自己高登開既post。

「come to MK MTR STATION EXIT C at 11:00am」一個叫Major_Tom既人喺我個post留左句。

「哈」我發自心底咁笑左聲，嘴角開始上揚，終於有人理我啊。

有人見到我啊！

Major_Tom，紅Van啊！我決定去會會佢！

[1/3/2015 09:33]

Major_tom，若然佢見到我既留言，或者我可以借佢一臂之力同外界溝通，又或者佢知道發生緊咩事，總之佢就係我既希望。

我望望手機，雖然衣加十點都未到，但係我真係好心急。

我拿拿聲求其執左件T-SHIRT加條洗水老牛就入廁所沖涼。

「沙.....」我開大個花灑，任由熱水流偏我全身。

經歷左一個凌晨，一個恐怖，疑惑，失落既凌晨，我腦入面出現太多既疑問。

點解我打唔到比其他人？

點解Happy，啊爸都聽唔到我講野？

點解我做咁多野都無人理我？

點解好似個個都見我唔到咁？

但係明明琴晚啊媽先叫我去訓，過左陣又無再理我既？

DTA又係咩意思？

個小熊來電係咩Apps將我同成個世界隔離左咁？

我其實係咪死左？

熱水將我一切一切既疑問都沖刷而去，令我感覺到既係實在同安全感。

我係存在既，只係無人見到我咁解姐，唯有Major_Tom幫到我！

我熄左水制，換好衫，著好鞋就走左出村口等紅Van。

好快，就有架紅Van馱緊，我好自然咁伸手，諗住截佢。

「呼~」點知果架接近無人既紅Van以風馳電掣既速度喺我面前經過，完全無停低既意思。

「屌！唔記得左我係劇毒，無人見到我！」我忍唔住要挖苦下自己。

我唯有自己一個喺村口到行番出西鐵站，縱使路上面好似有好多人咁，但係我知道其實成個世界都係得番我，又或者我唔屬於佢地既世界，佢地唔會見到我。

透明真係咁好玩？

我可以同你講唔係，特別係當我行到出市中心，我就明白比人當透明係咩感覺。

「啊！」「啊！」「啊！」

我由市中心行去西鐵站足足叫左唔知幾多次「啊！」

點解？佢地連見都見唔到我，所以就一直向前行，唔會打算避開我。

佢地唔單止一句對唔住都無，仲要繼續向前行。

唉，我真係好想死.....

經過無數次既碰撞，我終於去到西鐵站，慣性咁拎起我張八達通拍卡入閘。

「屌！點解道閘唔開既？」我成個人撞左去個閘門搞到我差啲仆低。

我再用多次八達通拍卡，但係一聲「嘟」都無。

「屌啊！！！！點解連八達通機都感應唔到我？」我大大聲咁喺西鐵站到大叫左出嚟。

「正常地」又點會有人聽到我講野啊，我踢左部閘門機幾下，發洩我內心既憤怒。

之後就死死地氣咁擒過道閘門。

比個閘門機玩完一餐，我先上到西鐵。

我求其搵左個位就企就算，廢時一陣有人見唔到我直接坐低。

我拎起個Headphone，random咁點左首歌，係Daft punk既withi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5l2ChAqRDg>

經過一輪坐車轉車，我比起約好既時間遲左幾分鐘先到旺角站。

我C出口個角落到企嚟到等Major_Tom.....

「喂！！喂！！你喺邊啊？」點知等左唔夠幾分鐘，我就聽到上閘口果邊條電梯有條女不停大叫。我走左過去望，見到有個傻婆嚟到大吵大鬧，又跳晒舞咁，完全無視身邊既人。

哈，你今日都算唔好彩，遇著我「透明俠」

我走番入閘門到，走左去佢面前大叫：「你個癲婆！等我代替月亮嚟懲罰你啦！」

我擺一擺美少女戰士既招牌動作，再輕輕咁喺佢面前伸一伸腳，心諗你今鋪仲唔仆獲金！

點知個癲婆停低佢既手舞足蹈，望實我問：「你個低能仔做咩野啊？」

「下？」我即刻呆左：「你見到我？」

「我咁問得唔通見你唔到咩？」癲婆見到我咁，忍唔住大笑左出嚟。

搞到我即刻面都紅晒.....

癲婆笑左成分鐘先開始正常番，佢拉左我去客戶服務部果邊問：「Er.....你係Major tom？」

「我唔係啊.....你都係搵Major tom？」

「係，係佢叫我過嚟。」

「你都係發現其他人見你唔到又聽唔到你講野？就連電話打比其他人都長響？」

「係，因為果個Apps.....」

我同癲婆異口同聲咁講左個名：「小熊來電加強版！」

[1/3/2015 11:14]

「啊~像花雖未紅！」世估唔到幾分鐘之後，我竟然同癲婆企左喺C出口個角落度大唱<李香蘭>。

縱使無一個路人見到我同癲婆喺到做緊既野，但係我咁大個仔都未試過咁尷尬。

雖則衣加我係透明，但係始終我都叫做正常人仲有啲羞恥之心。

我塊面應該紅到同個蘋果無咩分別，但係我再望一望個癲婆，佢竟然豪不動容咁繼續唱。

我開始懷疑佢未裝個小熊來電之前都已經係一個癲婆。

心入面既果種受盡耻辱既感覺，令我忍唔住咁停左口咁問癲婆：「喂啊癲婆，我地仲要唱到幾時啊？」

癲婆即刻停左口答我：「我點知啊，Major

Tom又未到，我地唔咁做佢又點會發現我地呢？更何況啊，可能仲有其他人都係咁既狀況呢！」

「但係點解一定要唱歌啊？」

「唉。」癲婆嘆左口氣冷靜咁分析比我聽：「你諗下點解岩岩你會發現我？」

我如實答佢：「嗯.....因為你成個癲婆咁又大叫又跳舞，但係其他人又唔理你，所以我咪想整蠱下你囉。」

「無錯，就係我咁大動作都無人理我，衣個就係我地既特徵！加上Major

Tom可以聯絡到我地，則係表示佢應該可以見到我地。更何況你既出現證實左我既假設，只有我地衣一類人先可以見到大家。所以我地咁做就可以搵到同我地一樣遭遇既人。」

聽完癲婆既一論解說，我就知道其實我無確切咁分析過自己既處境。

「仲有我唔係癲婆，我叫"Mine""ra"。」

「下？賣華？」

「唉，頂！"Mine""ra"·M·Y·R·A」

「唔識讀啊。」

「算，你叫我啊樺啦。你呢？」

「我叫啊麟，喺Poly到讀緊Engine Year 3。」

「我喺"shitty"讀緊Policy都係Year 3。」

聽到啊樺佢咁諷刺咁講左句"shitty"睇嚟都似係高登絲打。

不過佢既打扮同正常大學生差唔多，一件左淺藍色牛仔褸，入面加件純白低胸T-shirt，再著多條slim

cut既黑色休閒褲。

而樣又無咩特別，街上面求其搵到果種，唔會話過份標青，皮膚唔白唔黑咁。

萬華佢見我都無野再好講，就開口再唱，點知地鐵站四面八方都有人走向我地度方向大叫：

「喂！你係咪Major Tom？」

「你係Major Tom？」

「你地邊個係Major Tom？」

「Major Tom？」

最後，計埋我同啊樺在內，總共有九丁友企左喺C出口個角落到。

大家相視而笑，卻又無人打破沉默，大家心入面都存在住同一疑問：邊個係Major Tom？

照道理，我最早到應該我出聲先，不過面對住佢地，我都唔知點出聲好。

衣到足足有九個人，不論MK潮童，援交妹，四眼警察，OL，咩人都有齊。

而打破成個氣氛既係四眼警察，著住一身制服既佢問我地：「你地.....邊個係Major Tom？」

但係換來既又係一片寂靜，無人出聲，無人示意。

睇嚟Major Tom仲未出現.....

我望望手錶已經11:34，點解Major Tom未到？

啊樺見大家正想進入番沉默，就同大家提議：「不如我地唱歌，等Major Tom知道我地係佢要搵既人。岩岩我同佢.....」啊樺舉起隻拇指指指我「.....都係咁樣相認嫁。我地要做啲野等Major Tom注意到我地。」

「你都痴線架。」第一個比反應既就係果個OL，佢「摺」左聲就行左去OK果邊。有個拎住相機既龍友粒聲都唔出就跟住OL走左去。

「喂！好主意啊！我嚟！我嚟！」MK仔即刻拍曬手掌。

佢無理到我地就開始高歌一曲「K歌之王」，而成個地鐵站就彷彿成為左佢既K房。

我地喺佢既帶領下開始跟佢唱，而其中既有個大隻佬擰擰頭就企左去一個遠離我地小小既地方望住我地唱。

「啊！！救命啊！！」點知都我地都仲未唱到尾聲既時候，有把慘叫既男人聲由月台下面傳上嚟。

發生咩事？

「去救佢，係我地自己友。」啊樺大叫左聲。

比起我地在場每一位，啊樺都更快睇清楚。

地鐵站入面無人聽到或者因為衣下慘叫而作出反應，即係意味住佢係我地既同類。

四眼警察同大隻佬比我地更加快就跑去入閘，我地跟住佢地衝入去。
但係四眼警察同大隻佬都仲未行到去電梯口果陣，有個男人成身染滿血由月台電梯升上左嚟。
大隻佬上前扶佢起身，在旁既四眼警察幫佢一把。
扶傷男喺大隻佬耳邊講左幾句野，大隻佬就急急腳咁拖住佢跑去我地到，仲大叫：「走！快啲走！」

當我地開始意識到咩事既時候，有班黑衣人由電梯口隨隨升上.....

[1/3/2015 11:47]

大隻佬扶住成身血既負傷男，對我地大大聲咁咆哮：「走啊！」

但係我地剩低幾條友仲on居居咁企喺道閘門前面等佢地跑過嚟，而本來入左OK既港女OL同龍友即刻走番出嚟睇下發生咩事。

當大隻佬同四眼警察合力咁幫負傷男走過道閘門果陣，龍友好仆街咁走過嚟影住佢地三個如斯狼狽既樣。

大隻佬額頭上面開始露出一條條青筋，對我地大叫：「望咩啊！一係過嚟幫手一係走啊！仲影！」

龍友比大隻佬嚇到死下死下，即刻收埋部相機，走過去幫佢地一把。

而我地六條友一路望住佢地三個，一路向住C出口斯斯然咁行。

直到援交妹指住電梯口果邊，我地先知死.....

有四個帶住電單車頭盔既西裝友由電梯跑上嚟，更重要既係佢地手上拎住把染血既武士刀。

佢地好順利咁一跳就跳過道鐵閘向我地沖過嚟。

「跑啊！」MK仔比我地任何人都更快沖上去，佢喺人群之間穿嚟穿去，而我地就跟住佢既路線行。但係本來領先我地既大隻佬同四眼警察因為要顧住負傷男，已經變到跑到好後。

「砰！」四眼警察拎起把警槍求其向其中一個西裝友射左槍，又好彩地打穿左個頭盔。不過衣一槍完全無減慢到佢地既速度。

「FUCK！」大隻佬咁起負傷男開始向前衝，而四眼警察都唔理三七廿一繼續向前行。

好彩既係有班路人喺到阻一阻，果啲西裝佬先追唔到我地。

如是者，我地跟住MK仔跑，終於跑出地面，對正朗豪坊H&M既門口。

一出到地面，啊樺指一指砵蘭街既方向，就帶住我地喺人群間穿插。

當我地跑到去近翠華既時候，班西裝友既身影已經喺街尾出現。

我地無視佢地一路向前跑，再經Collect point既門口穿過雅蘭中心走番出彌敦道。

西裝友既身影開始消失，而我地咩都唔理繼續跑，喺啊樺既帶領下沿住彌敦道跑，穿過六福珠寶同創興中間果條行人隧道，走到去行人專區果邊。

「呼！入去！」啊樺指一指間商務，就帶左我地入去。

「下~下~下~」我地上左二樓，搵左個無人睇書既角落頭坐晒喺地下，不停咁喘氣，特別係大隻佬，佢足足咁住負傷男足足跑左幾條街。

雖然個個面都紅晒，仲要係咁喘氣，但係每個人既目光都集中到負傷男身上。

負傷男面青口唇白，睇嚟都流左唔小血。

「等我幫佢止左血先啦。」衣個時候，一個運動姐姐級喺我地十個之中走出嚟，由佢個背囊到拎左個急救包出嚟，幫負傷男止血。

好彩既係深口唔會話太深，都仲算止到血，但係負傷男都無神無氣咁。

運動姐姐喺佢個背囊再拎多支水同一粒得力素比負傷男食。

負傷男佢食左粒糖·飲左啖水話：「我.....就係Major Tom.....」

[1/3/2015 13:44]

「你係Major tom？咁你可以解釋下發生咩事啊？」一聽到負傷男話佢自己係Major Tom，我第一個反應係質疑。

但係負傷男好堅定咁答左句：「係。但係我知既比你地唔會多得去邊.....」

「唉.....」聽到佢既答覆，我既第一個反應係失望，應該話比起在場既咁多位我係最失望果位。

佢同我所預期既太唔同，我想像中既Major Tom絕對唔會係咁樣比人斬到一身血咁出場，而且佢點都會解答到我地一啲既問題，可惜佢唔係.....我一直抱有期望，企左喺地鐵站到等，逃過果班西裝佬既追殺，都係想變番做正常人姐，點解最後得個吉？

衣一種失落既氣氛圍繞住我地十個人，本來仲照顧緊Major Tom既運動姐姐都停左手坐番低。

一直都唔係點出聲既龍友問左一條問題：「咁你話我知點解你會搵到我？」

「啊.....其實我係個電腦黑客.....我用電腦Program.....搵出所有6,9,5字頭既電話號碼組合.....再向佢地發出短訊同whatsapp.....再人肉插尋下.....有無人有一樣既狀況.....」仲未復原既Major Tom上氣不接下氣咁為我地解釋左一輪。

本來氣喘緊既大隻佬終於透順條氣問：「咁點解你會比果班西裝佬追殺。」Major Tom都未答，四眼警察追問：「同埋果班西裝佬係咩人？佢地係咪唔死.....」

Major Tom嘆左口氣：「唉.....我唔知佢地係咩人.....但係我相信佢地既目標就係我地.....或者佢地今日就係搵到我電話既signal.....所以先會追殺我.....」

危機意識強既啊樺好快就提出左疑問：「下！咁我地.....」

Major Tom揮揮手話：「啊.....我已經將電話拋走左.....」

啊樺得出左一個結論：「佢地到衣加都無搵上門則係表示佢地暫時都只係追跡左你既signal？」

Major Tom：「應該係.....但係我估.....佢地好快會搵到我地其他人既手機signal.....」

啊樺：「大家拎你地部手機出嚟，我地將佢地收埋喺到應該可以拖一陣時間。」

龍友即刻反駁：「唔洗，我地可以用錫紙包實部電話，咁佢地就追跡唔到我地！」

「真既？但係去邊到搵錫紙啊？」啊樺問。

「我有.....」運動姐姐就好似多啦A夢咁喺佢個背囊變左一卷錫紙比我地，而我地好好奇咁望實佢同

佢個百寶袋。

當佢抬頭將卷錫紙交比我地果陣，佢發現大部份人既視線都投放上佢身上，佢即刻解話：「其實我今朝本身係約左班friend去行山，點知一夠鐘既時候打比佢地又唔聽，而且係囉.....無人見到我咁.....」

本來喺書局入面巡邏緊既四眼警察走過嚟接過錫紙，講述自己情況：「嗯.....我都係咁，今朝行番警局果陣個個都見我唔到，所以我知出事。」

挨住喺書架既大隻佬接過錫紙：「我就做搬運既，點知今日六點幾果陣，啲兄弟無理我就開左車去開工，打比佢地又唔聽，咪睇下個Major tom知唔知咩事。」

大隻佬將錫紙交左比坐喺堆書上面既援交妹：「咁本身今朝約左人「出街」嘛.....」當援交妹講到「出街」兩個字既時候，成班男人都暗暗點點頭就好似明白左某啲意思咁。

同援交妹一齊坐喺書架上既MK仔緊接住答：「無啊.....本來同條女喺MK睇九點既，點知去到地鐵站又入唔到閘，啲啊姐又唔蘇我，咁咪知大檸樂囉。到你啦OL姐姐。」

MK仔拎住成卷錫紙拍拍港女OL既膊頭，佢即刻放低愛情小說加入我地既話題：「我今朝本來要去商場到睇住個SHOW既，但係，係囉，地鐵站果位就知出事。」

見港女OL包完部手機，龍友馬上狗衝過嚟拎卷錫紙答：「我.....去影相囉，哈，哈.....跟住出事囉.....」望住龍友講到咁尷尬，或者大家都估到離不開私影果啲。

我接過錫紙挨左喺欄杆好順勢咁講：「其實我覺得應該琴晚一過十二點之後就開始出事，不過起初我都唔肯定，直到今朝我先開始接受發生咩事。」

企我隔離既啊樺：「我今日係約左人做Project，不過無人理我咁。我估大家都係因為裝左果個Apps？」

「係！」每位都好肯定咁點頭。

「嗯.....我覺得.....」當我正想延續個討論氣氛既時候Major Tom打斷左我。

Major Tom話：「大家唔好再講.....包完部電話就好走，我怕佢地搵到我地.....」

「得！轉場！衣到我地頭，跟我嚟！」MK仔成個大佬咁即刻企左起身。當然個個見佢咁有主見都無反對既，只係我感到有種反感.....

「等等.....聽埋我講.....要小心.....因為班西裝佬可以係街上面任何一個人變.....」仲企緊起身既Major Tom提左我地一句。

直到我地落樓，我見到街上面愈嚟愈多人，心入面就更加不安.....
任何一個都可以係西裝佬.....

[1/3/2015 15:07]

我望望隻錶下晝三點零七分，旺角既街頭愈嚟愈多人，好多人喺商務前出出入入。
 由唔知幾時開始，香港既街頭再唔係單屬於香港人，特別係旺角。
 有好多強國自由行拖住一個個行李嚟同佢地既同胞喺到橫行霸道，佢地令到條街逼左好多，都意味住我地既危險又再進一步提升.....
 條街愈熱鬧，我地就更危險。
 望住街外面，我內心有種好矛盾既感覺，面對人群理論上我覺得好安全因為有好多人做我既保護，但係你永遠唔會知道幾時會有人喺你背後捅你一刀。
 就好似你面前有個大草叢咁，你只係知道入面有地雷，但係你永遠唔知地雷既位置，更加唔知道有幾多地雷埋左喺地下，最重要係你唔可以唔行，因為背後有幾條蛇衝緊去你到，而你只有幾分鐘去做心理準備.....

MK仔一副大無懼既精神向我地揮揮手話：「喂，行啦，企喺到做咩？」

望住佢個樣，都唔知佢係勇敢，定一話係弱智，完全諗唔到佢加果種危險性。
 佢就成個黑社會大佬咁坦蕩蕩踏出間商務，帶頭行喺我地面前，而援交妹同佢一樣，無諗咁多就緊隨其後。
 港女OL見有兩個人都行左出去，又唔想行最後，所以都唔執輸吸左啖氣就向前行。
 唔洗問果個咸咸濕濕既龍友當然係跟住港女OL行啦。
 剩低六條友傻更更咁企喺門口，望住打頭陣果四個人，愈行愈遠.....

大隻佬衣個時候拍拍我膊頭話：「喂，你同運動裝個姐姐扶住Major Tom行先，我同四眼哥哥行最後啦。」

我忽然之間帶點錯愕，不過大隻佬咁既安排都算有道理既。
 雖然Major Tom個人成支竹咁，但係都無理由叫啊樺同運動姐姐兩個女仔扶住Major Tom行架。
 我點點頭就同運動姐姐扶起Major Tom。
 啊樺吸左啖氣就比我地行先一步。

「行啦。」我比一比signal Major Tom同運動姐姐就有樣學樣咁跟啊樺吸左啖氣向前行。

而大隻佬同四眼哥哥見我地出發就跟住我地一齊行，喺背後backup我地。

「啊！」「啊！」「啊！」世估唔到比起西裝佬，啲強國自由行威力仲大。
 我都唔知比佢地個嚟撞左幾多下，仲有隻腳指都應該至少比佢地車過左都不小於五下。

我實左頂唔順啲強國人於是我就提議：「不如我地出馬路行啦。」

點知Major Tom好大反應咁講左句：「唔好！好易比人發現。」

我嚇到望一望佢，佢即刻對我微笑一下強裝震定，不過我體會到佢果種驚惶既情緒，始終佢係第一個受害者。

透過佢手臂，我隱約間感覺到佢成個人其實都係震緊。

雖然我同佢都好驚，成日都四圍望，但係我都扮震定咁拍一拍佢膊頭話：「應該好快無野既，行啦。」

如是者，MK仔帶住我地喺人海中穿插，由沿住豉油街穿過行人專用區，女人街，花園街，經過新寶戲院走左去間酒店前面話：「就衣到啦！」

MK仔叉住腰喺我地面前指住仕德福酒店話：「入去住啦！」

望住間酒店，我地無一感到錯愕，四眼警察問：「點解要係酒店？」

MK仔笑笑口話：「無啊，咁我喺到做架嘛，所以要搵間房安置我地唔難既！」

啊樺點點頭話：「都岩既，入去啦！」

正當MK仔打算行入去果陣，佢無啦啦掉轉頭話：「唔得.....佢地喺到，走啊！」

[1/3/2015 15:43]

「唔得.....佢地喺到，走啊！」MK仔驚驚青青咁掉頭走。

MK仔一講到「佢地」兩隻字，大家都已經意會到係指西裝佬。
本來仲抱有期望既我地，又再次陷入驚慌，頭也不回咁跟住MK仔一齊逃走。
跑左陣大約去到新寶戲院果個位，一直喺最後既大隻佬無啦啦跑快左，仲過晒我地頭。
成班人更係嚇一嚇，再跑快啲，斷估都應該係西裝佬就追近我地。
點知大隻佬竟然一手捉實MK仔個膊頭，揪停左MK仔。

MK仔嚇到即刻跔低雙手擺頭，合理對眼大叫：「大佬啊！唔好殺我啊！我今年先廿二，唔想咁早死！」

大隻佬既舉動，令我好好奇究竟後面發生左咩事。
我擰轉頭望望先發現根本後無追兵。
四眼警察對我笑左笑，彷彿話緊比我知，我地真係好慧居，跟住個MK仔跑左差唔到成條街，點知係咩事都無。

大隻佬一手拉起不停尖叫求饒MK仔入新寶戲院，拍一拍佢膊頭話：「喂！我啊！」

「下？」MK仔衣加先肯打開眼，望清楚咩事。

大隻佬好聲好氣咁同MK仔講：「啊dee dee，你咁樣亂咁走法無用架，你睇下後面，一個追兵都無。」

MK仔伸一伸頭望出條街到，當然係咩都無啦，佢即時尷尬到咩都講唔出口.....

大隻佬繼續教訓MK仔：「仲有啊，你每次帶路走，都話下我地知你想去邊先得架。」

MK仔企左喺個廣告牌附近粒聲都唔出，睇嚟佢都似係無面到唔敢再出聲。
而我地九條友就棟曬喺到望住佢，等佢有無咩決策。
睇手機唔用得既情況，大家都無所事事，四眼警察就同大隻佬喺門口監視周圍既環境，龍友見咁無聊就拎起部相機睇下。

「咦！」企左喺港女OL隔離既龍友無啦啦大叫左聲。

或許港女OL見慣大場面，佢只係「摺」左聲就話：「咩事啊你，無啦啦大叫。」

「唔係啊，你地睇下。」龍友遞左部相機出嚟比大家睇下個screen，咁好自然地大家都圍住左龍友，唯獨大隻佬一個仲企喺戲院門口幫我地睇水。

援交妹第一個反應就係：「屌，咪又係個閘門。」
雖然援交妹一向無腦，但係我睇多幾睇，都係第一次咁同意佢講既野，只係一張普通地鐵閘門既相，雖然影既角度有小小怪。

睇多幾睇大家都覺得無野想散水果陣，龍友出聲開估：「唔係啊，張相我係喺嗰啊大隻哥哥救緊Major Tom出圍果陣影架，但係大隻哥哥同Major Tom都無出現到喺張相入面。」

聽到佢咁講我好簡單咁問左句：「係咪架.....」

啊樺反駁我話：「都無話唔合理既.....」

龍友即刻拎起佢部單反揸一揸個快門，影低左大隻佬既背影再show比我地睇。果然，張相入面就只有街外面既景色，係唯獨唔見有大隻佬既背影。

龍友舉舉佢部單反同我地講：「所以我有個諗法！」

啊樺好似估到佢講咩：「你係指我地可以用相機去睇出街上面邊個係西裝友！」

龍友咁一咁手指話：「Bingo。」

Major Tom問左個好致命既問題：「但係你想點證明個方法係work？」

龍友既視線馬上由相機轉到MK仔身上問：「你岩岩見到酒店門口有幾多個西裝佬？」

MK仔舉起左一隻手指：「一個。」

龍友再咁一咁手指，一副計画通り既樣話：「啊大隻哥哥，你過一過嚟先，好嘛？」

大隻佬擰一擰頭指住自己，個頭上面好似多左幾個問號咁。

龍友點點頭，揮手叫佢過嚟，大隻佬比左個OK既手勢，再叫左四眼警察過去代佢站崗。

龍友將條相機帶由勁到除左落嚟將成部相機交左比大隻佬話：「一陣啊大隻哥哥你拎住我部相機去酒店門口影張西裝佬既相，再番嚟，得唔得？」

大隻佬望一望龍友個樣奸到不行，佢就知道伏已中，毒撚真係唔得罪得！

不過龍友出到聲表明一定係自己，今次佢真係騎虎難下。

MK仔見大隻佬無咩反應，於是加把口：「係囉！你岩岩跑得咁快，又咁大隻實無事既，最多搵多個人陪你咪得囉！」

大隻佬嘴郁郁，但係我都知佢一定喺心入面講左好多聲屌。

望住大隻佬，我開始明白咩叫四面樹敵.....

大隻佬諗左諗指指站緊崗既四眼警察話：「好啦.....叫啊四眼哥哥陪我啦。」

港女OL即刻擺出個八婆樣話：「唔得，佢走左邊個保護我地啊！」

大隻佬再望兩望我地，佢「唉」左聲就指左我出嚟。

頂！我都知係我架啦，點解我唔係女人啊！

「好啦.....」當我正想企起身同大隻佬出發果陣，啊樺叫停左我地：「等等先，如果你地出左事，我地去邊到等？」

一直默不出聲既運動姐姐比左個提議：「Starbucks，沿住洗衣街向亞皆老街方向行，會有間樓上既Starbucks，果度等啦！」

在場見無人反對，我同大隻佬就準備起行。

大隻佬同四眼警察交代完咩事之後，四眼警察就拍拍我地兩個膊頭講左句「加油。」

當然啦，龍友同MK仔緊係偷笑緊。

除左OL姐姐，其他三個女仔同Major Tom都比左個大拇指我地。

我苦苦笑笑就開始步出間新寶戲院再一次面對番條凶險既街道.....

11

[1/3/2015 16:21]

大隻佬望住我尷尷尬咁話：「Um.....對唔住啊.....拉左你落水。」

我好假咁笑左笑，應左佢一句「唔緊要。」跟住就粒聲都唔出。

老實講，大隻佬咁做，比著你都黐到仆街啦。

點解係都要拖我落水，你要死就死遠啲，唔好累街坊啊！

你話叫我陪你去買野，我都仲OK啊，但係衣加咁樣同送羊入虎口有咩分別？

就算我唔係女人，你仲可以搵龍友或者MK仔同你一齊死，係都要搵我？

我黐爆爆咁跟住大隻佬行，又唔敢得失佢，廢時一陣真係奶野無人睇住我，唯有唔出聲。

當然大隻佬唔係傻既，佢行行下都唔想再見我咁落去，所以尷尷尬開口講：「真係唔好意思啊.....你知女仔又唔揀得，果兩個.....人又唔揀得.....」

一聽到佢講野，我即刻大爆發：「頂，果兩個正一柒頭皮嚟既，又無啲'吉士'，淨係推過波出嚟。」

大隻佬苦笑下話：「所以真係唔好意思，係你感覺NICE啲，唯有揀你。」

聽到佢咁讚我，就算我明知係客套說話，都笑左笑暗爽一下。

加上我又將心中既不快吐左出嚟，個心都開始無咩野。

「唉」我嘆左啖氣，扮晒黐咁同佢講：「你啊.....下次唔好再累街坊啊。」

「明白明白！」大隻佬Sa晒Lum咁同我再say多次Sorry。

「等等！」大隻佬比左個手勢叫我開始要警戒，佢壓低聲線同我講：「你喺個電錶箱隔離等我，我出事你就走先。」

我比左個OK既手勢大隻佬向前行。

每當大隻佬向前行一步，我就feel到一個心「撲！」一下咁跳。

無事既.....小心啲就得.....

「撲！」大隻佬又再行前多步，隱約間我見到佢頭頂上多左幾滴汗。

「撲！」今次到我開始流汗.....

「撲！」大隻佬終於行到去酒店既角落，佢拎起左部單反對準西裝友，衣個時候我都準備好向後跑。

「喳！」一下快門聲，我望一望佢，咩異樣都無.....

「呼.....」大隻佬收起部相機向我行埋嚟，比左個大拇指。忽然之間，我見到有個西裝佬由白布街轉左入黑布街.....

「頂！入去啊！」我即刻捉住大隻佬走左入酒店隔離既一條暗巷。

「咩事啊？」大隻佬細細聲咁問。

「佢地嚟緊啊，快啲跔低！」我無解釋太多，喺架裝滿垃圾既推車仔後面跔低。

「踏！踏！踏！」西裝佬既腳步聲愈嚟愈近.....

無事既.....

「踏！踏！踏！」我閉上雙眼但求佢見我唔到.....

唔會發現到我既.....

「踏！踏！踏！」我個心跳得愈嚟愈快.....

點解時間過得咁快既.....

「踏！踏！踏！」我隻腳跔得愈嚟愈低.....

快啲走啦.....

「踏！踏！踏！」我背脊愈貼愈實近牆邊.....

FUCK！唔好有事啊！

「踏！踏！.....」腳步聲終於停低左.....

唔係發現左啊.....

「喂，佢走左啦.....」大隻佬拍拍我膊頭就企左起身，佢一支公咁走左出巷仔到睇水。

當佢回頭比左個OK既手勢我，但係我隻腳仲痺緊，我指指我隻腳，佢擰擰頭就走過嚟扶我起身。

「行唔行到啊？」大隻佬笑左笑問我，我勉強比左個OK既手勢佢就急急腳行番去戲院。

我同大隻佬喺人群之間盡量融入正常人，希望唔好再比任何人發現我地。

大隻佬比左佢既成果我睇，果然同龍友既預測一樣，西裝友無出現喺張相入面，相就只係得番班職員同強國人。

我細想一下個結果既意思，即係意味住西裝友都係我地既同類？

但係點解又要追殺我地？

諗諗下，我地都行到番去新寶到。

大隻佬一番到去就嘔爆爆咁指住龍友講：「你岩啊！」

「Yeah ! Bingo ! 」龍友興奮到咁一啲手指，點知就係衣一下，成間戲院停電.....
等等，正確啲嚟講係成街都停左電.....

[1/3/2015 17:43]

本來新寶入面都已經夠暗，仲要停埋電，加上外面都開始入黑，我地只能勉強見到大家既身影。不論頭頂上既燈光，背後既廣告板，定一話係售票處上面果啲Screen，通通都熄晒，所光源都消失得無影無跡.....

我行出戲院門外，原來唔止新寶，係成條街都停晒電，招牌又好，街燈都好，就連車頭燈都無埋。所有車都停左喺馬路，但更奇怪既係戲院入面，以致街上面既所有人都消失晒咁.....我再望望後面，數一數：「一，二，三.....」

「喳！」一聲，眼前就有道白光令我暫時咩都見唔到，直到我打開對眼既時候，電力回歸，而人都無消失過，一切如常.....

援交妹嚇到大叫左聲：「咩事啊？」

MK仔擰擰頭答佢：「我都唔知啊。」

面對住一時之間既改變，我諗無人個腦唔係一片空白，我最直接既反應係：一場夢？我唔知，但係我覺得，唔可以再停留喺到，我有種好不祥既預感。我提出左個問題：「我地下一個地方，係邊？」

運動姐姐提出多次佢既意見：「都係果間Starbucks？」

啊樺講左句：「No！我地需要相機！仲有買衫，之後先再去Starbucks！」

港女OL一聽到話要買衫，即刻舉晒手話：「嘩！啊妹妹，你第一次提出咁好既建議，岩去買衫！」

當然我好老實咁問左句「下？點解啊？」搞到個港女OL即時怒啤住我。

我望一望港女OL就明白到咩事，本來喺地鐵站見面既時候，佢都仲係一身整齊既OL裝加對黑絲波鞋。

但係衣加，佢件褸已經唔知飛左去邊，條灰色裙就變到開晒叉，仲要爛到show半條大腿出嚟，條黑絲都唔知穿左幾多窿，係唯獨個淡妝溶都無溶。見到佢咁既身世，唔講仲以為佢比人姦完嚟。

啊樺解釋：「一來有人著得好唔方便跑，你睇下啊四眼哥哥同ol姐姐。二來，我地要變一變裝，等果班西裝佬忍唔到我地。」

MK仔奸笑左下話：「咁去前面波鞋街啦，應該都有好多運動鋪。反正，嘿，都唔洗錢既。」

援交妹一聽到唔洗錢，對眼就發晒光咁點點晒頭話：「出發啦！」

大隻佬一對手，各自拍實佢兩個膊頭，唔比佢地走，話：「等陣，都未傾好，走咩啊。」

MK仔一手Fing開左大隻佬啤左佢啤話：「得啦！」

「大家兩個一pair行啦，三十分鐘後旺角電腦中心等，o唔ok？」啊樺望一望龍友。

龍友點頭話：「無所謂啦，反正果到最近又有相機買。」

啊樺好似leader咁宣佈：「咁大家小啦。散。」

一聽到個「散」字，MK仔同援交妹就好似跑馬咁衝左出去。

而港女OL拍一拍四眼警察膊頭發晒姣咁話：「警察哥哥.....你會保護我架可？」
四眼警察當然無佢扶，就比港女OL夾硬拉走左。

龍友即刻拎起部相機走左出去，跟住佢地尾，露出個好假既笑容話：「我諗你地都需要我部相機架？」

港女OL無視佢，而四眼警察都只係笑左笑，就同佢地一齊走。

大隻佬拍拍我膊頭話：「個妹妹就交比你啦，我要同啊運動裝果位姐姐照顧果個麻雀湯。」

聽到大隻佬將Major Tom讀成麻雀湯，我都忍唔住笑左出口。

我比左個ok手勢，就同啊樺講：「佢地兩個要睇住Major Tom，我地行先啦。」

啊樺擺左個wfc既手勢就同我走出戲院.....

[1/3/2015 17:57]

一行入波鞋街，即使個天開始入黑，都依然見到街上面有為數唔小既強國人拖住個行李噏到行嚟行去。

睇嚟除左班神出鬼沒既西裝佬，都要小心下班強國人先得。

我同啊樺企左喺街口，望住林林總總既波鞋鋪，如果你問我難唔難揀？

我會同你講一啲都唔難，因為咁多間鋪頭，賣既都幾果幾個大牌子。

Adidas·Nike·con屎，離不開都係果啲牌子。

有左心水，求其入一間搵都得。

不過，我自己無咩所謂，所以我問啊樺：「你想去邊間？」

啊樺聳肩答道：「搵間近啲，小人啲既，會安全啲。」

聽到啊樺既答案，我嘆左道氣，借問聲波鞋街啲鋪頭，有邊間係會小人啊。

我求其比左個ok既手勢就帶住啊樺行入波鞋街，最後我地走左入間轉角位既Nike專門店。

出奇地既係入面真係唔多人，我同啊樺各有各睇。

我揀左件上黑下紅既Nike Windrunner風褸，再加多個全黑既Nike Ultimatum

Gear背囊，咁好自然地我下意識就當然係比錢。

「唔.....」但係到我拎銀包出嚟果刻，我先醒起，我係透明既，於是我行到去個門口前面，慾行又止

.....

點呢？

唔通就咁走出去？

啊樺見到我拎住件褸同呆左咁企喺收銀前，就走過嚟問我：「仲唔走？」

「下？但係咁個防盜器咪會響？」我反問。

啊樺笑一笑就拍多兩拍我膊頭話：「唔知啊.....所以呢，就靠你啦！」

啊樺一掌將我送左出門口，但係個防盜器無響，啊樺舉起個大拇指就同我一齊走出間鋪頭向旺角電腦中心進發。

我問啊樺：「你又知個防盜器唔會響？」

啊樺又再發揮佢既神推理：「我都係估下架啫。

你諗下，若然龍友部相機影唔到我地，則係表示佢部相機同我地唔係同一個世界。

但係龍友又成日拎住部相機周街影，照道理，啲人應該只會見到部相機飛嚟飛去。

但係啲人都無理過部相機。

即係話部相機由龍友接觸果一下就變左透明。

如果係咁，我地既衫都應該都係一樣道理姐。」

「咁個閘門機都係一樣道理？因為我地既八達通已經變左透明，所以個閘門機感應唔到，都開唔到閘？」

「我覺得就係咁。」

雖然啊樺既解釋好似幾有道理，但係我始終有樣野解唔明，我話：「咁啲人呢？點解我地撞到佢地都若無其事咁？佢地又無消失到，又見我地唔到。」

啊樺比我個問題考起左：「Er.....或者我講既野只係應用喺某啲死物？」

睇嚟啊樺未完善到佢既解答.....

問問下我同啊樺都到左旺角電腦中心，我同佢都仲算早到。

啊樺：「我地去條巷仔等，衣到太多人出入，我地又無相機，唔知邊個係西裝友扮。」

我點點頭就跟左啊啊樺入後巷.....

[1/3/2015 18:22]

我望望手錶，六點四，要嚟既都嚟齊，除左MK仔同援交妹。
不過都估到，佢兩個咁貪靚，點會咁快就番。
我既注意力由旺角電腦中心既門口，轉向我地身邊一班人。

本來一身OL

LOOK既港女，換左件純白色既GAP衛衣，加條洗水牛仔褲，再配對黑色CONS，而且面上既淡妝唔知幾時已經比佢洗走左，成個人後生左好多。

我再睇情楚佢個人，不論樣定身高都同yo yo陳自瑤差唔多，唔怪得龍友之前會成隻狗公咁跟住佢。

至於龍友就唔洗講啦，佢本來就係一身咸濕龍友既look，為左扮同港女情況裝，特登跟住港女咁換左套一模一樣既衫，但係咁樣就顯得佢更毒更咸濕。

反而四眼警察既變裝就同之前好大分別，本來薯頭薯腦既佢，一換衫就變到男神咁。

本來180既身高已經無得輸，深藍牛仔褸，白色t-shirt，牛仔褲，同張家輝黑白道入面個look差唔多。

加上佢個樣真係同訊號王有得揮，同OL真係襯到絕。

至於大隻佬就咁搵左件黑色褸姐住自己啲肌肉就算，再幫運動姐姐咩番個背囊。

Major Tom換左佢件染滿血既T-shirt，著左件SHIRT衫就算。

而運動姐姐就著左件軍裝褸，加多個斜咩袋，成個人就好似打機咁由打手轉左做醫師。

我同啊樺就唔洗講啦，都係變左運動裝。

「唉，啊dee dee同靚妹去左邊啊。」大隻佬同我地一齊繞住手喺巷仔到等遲到既MK仔同援交妹。

OL都忍唔住「摺」左聲，四眼警察苦苦笑左笑話：「算啦.....」

本來沿於寂靜既大家比運動姐姐既一個問題帶起左個討論既氣氛：「其實.....大家有無諗過點解我地既屋企無去搵我地？」

「ER.....」無一個解答到。啊樺再話：「因為我地本來就唔係衣個世界？」

我即刻反駁：「無可能！我啊媽今朝四點到先入嚟叫我早啲訓！佢係知我存在既！」

龍友補問：「咁會唔會係你四點之後先發現其他人見你唔到？」

我諗一諗出現左個好矛盾既答案：「.....唔係，我肯定係今日十二點到就開始出事，因為果陣我去問人，佢地都無視我.....」

OL斜視去我到話：「你既答案好矛盾姐，又話你知十二點開始無人理，但係四點果陣又話你啊媽叫你訓。」

我頓時語畢.....

「喂！你地喺邊？」MK仔一到左旺角電腦中心就係咁大叫。

「屌！」大隻佬一見到MK仔咁大搖大擺就行左出去，我地既討論都暫時到此為止.....

可能都六點幾七點，旺角電腦中心既門口人流開始減退，我地十個人就企喺巷仔到等緊一個時機，一個無咩人既時候。

雖然話就話我地有左部相機，只要透過比對我地眼中所見同相入面實際影到既人，我地就可以搵出邊一個係佢裝既西裝友，不過佢個方法唔係萬能。

只要一人多，比對既時間就會變到好長，到時西裝友一定會早過我地發現對方。

所以我地一路等，等緊個無咩人既時候。

「影！」啊樺一聲令下，龍友即刻拎起相機對住個門口揸左下快門。

「喳」一聲佢部單反就已經影低左張相，龍友隻手指喺部相機轉幾轉就變左睇相mode。

佢load番張相出嚟後，就拎左部相機同大家開心share，一齊做比對。

但係啲人郁嚟郁去，都幾難對應番邊個打邊個，搞到成個比對工作麻煩左好多。

一直繞住手企喺周邊既港女OL「摺」左聲話：「你地做咩咁低能要喺到又影又睇咁麻煩啊？就咁喺個Screen到睇住啲人咪得囉，洗鬼影相咩！」

本來睇到金睛火眼既大隻佬即時「屌」出聲，好似話緊自己有幾蠢。

龍友對眼就當然望住港女OL發晒光咁話：「你好叻啊！」

港女OL即刻擰轉頭避開佢既視線。

好彩龍友都算識趣，佢雙眼由港女OL轉番去部相機到，佢轉一轉個setting，就變左喺screen到即時轉播實時景況。

因為港女OL既提議，成件事都變到快左好多，人都易認左好多。

對比既動作好快就完成，龍友講左聲「OK」就同我地一齊行入去。

龍友同啊樺打頭陣，雙眼不停喺個Mon同人群間來回對比。

我就同港女OL仲有四眼警察企後面Backup。

再其後既係大隻佬，運動姐姐同Major Tom，而MK仔同援交妹打最後排。

有左相機基本上都無咩好驚，而且我又企喺比較前頭既位置，所以都無咩好怕死，個人都安心左好多。

如是者，我地好順暢咁就行到去間相機舖。

龍友將部相機交左比大隻佬同四眼警察話：「你同啊警察哥哥睇水，我入去執料比你地。」

佢就拉左我同佢去Counter到拎野交比大家。

如此景況就真係切切實實既明搶！

雖然店員既視線唔係集中喺我身上，但係我感到標大既壓力。

就好似你見到街上面掉錢，你走去執一樣。

就算無咩人見到你，但係你知道你咁做係犯法。

果然就算我去左個無人見到我既世界，但係我個心依然受住舊有社會既枷鎖。

到最後佢執左九部一式一樣既單反，四款鏡頭，四個腳架，幾十舊後備電，又電器，仲有相機袋等等

· 當然個到啲店員當然咩反應都無。

如是者，我地就有無裝備既村民upgrade左做記者！
我地就開始向STARBUCK進發！

[1/3/2015 20:31]

我地離開左旺角電腦中心，沿住奶路臣街，穿過多人既花園街，走入條相對上無咩人既洗衣街，一直行到去街尾，間Starbucks就正正睇衣到。

若果你平時行過都未必會好留意到原來衣到有間樓上式既Starbucks，入口唔突出，但係當你沿住條樓梯行上去果陣，你會發現有堆九龍皇帝式既大字寫晒上牆到。

我地沿住樓梯上到一樓既入口，啊樺就舉一舉手停低左話：「等等先，我地分開兩班人去搜尋衣兩層。」

啊樺一講完，大隻佬就拉住運動姐姐同Major Tom走埋去我同啊樺到。

我望一望Major Tom，佢對我笑一笑，睇嚟氣息好左好多，唔洗再要人扶，自己都行到。

我再望望龍友果邊，唔洗講都估到，佢一早mark實左港女OL，四眼警察就半推半就咁跟左佢地。

正所謂敵人既敵人就係朋友，MK仔當然痴埋去龍友到，援交妹就跟實MK仔。

而且唔知幾時開始，援交妹變到同MK仔好Close，仲要繞實晒MK仔隻手。

我心入面不禁對MK仔甘拜下風，只係短短既幾個鐘，MK仔就將援交妹溝到手。

都總算分好隊，啊樺就對住我地隊人講：「我地上二樓睇啦。」

大家默默咁點頭就跟住啊樺各自拎住部單反行上去。

上到二樓，啊樺指幾指，大家就跟住佢既分工各自散開。

如果要形容衣到既環境，我只可以話係"復古大雜燴"。

咩意思？

地板係有舊時冰室既feel，牆上面仲有好多舊式招牌寫住啲關於Starbucks既野，又有好多舊時電影既廣告牌，衣堆野加加埋埋，咪就係"復古大雜燴"。

我地成班人拎住部相機周圍走，但係好彩間Starbucks唔算多人，而且唔似之前睇旺角電腦中心咁，啲人會郁，所以對比都快左好多。

啊樺帶我地落番去同龍友佢地會合。

一落到去，四眼警察就成個棟左喺入口果到，對住部相機望一望，再睇睇條樓梯。

大隻佬舉起隻手問四眼警察：「喂，兄弟，你喺到做咩啊？」

「哦，嘿嘿.....無啊，影相果個哥仔SET左個腳架同相機喺到叫我睇水。」四眼警察露出佢個招牌苦笑，睇嚟都似係比龍友公報私仇迫左去站崗。

果然毒撚係唔得罪得.....

大隻佬講左句「加油」就跟左我地入去。

點知一入門口就已經見到龍友同MK仔企左喺個Counter後面，扮係Starbucks職員左搞右搞。

而港女OL一早搵左個無人坐既位，斯斯然咁用刀叉嘆緊佢個cheese cake。

援交妹就拎住杯類似MOCHA既野周圍走。

龍友見到啊樺就話：「好，大佬到。啊賢，你叫Stephy同Karen佢地過嚟啊。」
MK仔點點頭就走左過去搵OL同援交妹。
龍友順手就喺個counter到交左幾個包比我地食。

如是者，除左四眼警察之外，我地上左二樓搵左張枱坐低。

自從龍友發現左相機可以搵出偽裝既西裝佬之後，個人自信左好多，佢一副大佬樣咁同我地講：「我睇過衣到應該無果班西裝佬，同埋我set左個腳架喺一樓門口，咁就可以隨時監視到有無西裝佬入嚟。」

「我覺得我地仲可以喺衣到既窗邊set多兩部相機。」運動姐姐指一指二樓衣層果兩塊可以望到街外面既玻璃窗。

「其實我簡衣間Starbucks就係貪佢睇到街外面既情況，入口得一個，人流小，方便我地提防果班西裝佬。加上有個野食下，ok既。」運動姐姐再補充。

啊樺飲左啖mocha話：「每人負責監察一邊窗，但係樓下入口，我覺得至小都有兩個人，始終果個位係重要啲。」

龍友比左個大拇指啊樺：「你岩。」

港女OL提出左個尖銳既問題：「咁如果佢收鋪點算？我地咪困住左嚟到？」

MK仔輕挑咁講左聲：「超！你唔記得左我地透明既，我去拎條鎖匙咪得囉。」

港女OL反駁：「啊傻仔，你唔記得左門口得一個啊？西裝佬只要圍住個門口，我地咪死得？」

運動姐姐解釋：「哦，其實有防火門既，果到走我覺得OK既。」

港女OL聽到都無咩好講，龍友就走出嚟整個中場休息：「UM.....你地等我一等，我去SET—SET腳架先。」

討論暫都因應龍友一走暫時性停止。

[1/3/2015 21:44]

開始踏入十點，或許因為接近收鋪時間，Starbucks內既顧客都開始一一離去，店員都開始打掃既工作。

唯獨我地仲留喺間鋪入面，當然無人會注意到我地。

龍友set多左兩個腳架喺窗邊之後，就走過嚟話：「OK啦，咁邊個去負責果兩邊睇水？」

啊樺望一望龍友徵同佢既意見：「等等先，我仲有啲問題想同大家傾，我諗暫時有四眼警察喺下面頂住應該OK既。」

龍友聳聳膊無咩意見，啊樺就繼續佢既問題：「我想問多次大家，你地都係因為裝左小熊來電加強版，所以先會搞成咁？」

「係。」

「無錯。」

「嗯。」

大家都表示無異議。

啊樺再追問：「咁你地係幾時裝個Apps，點解裝，仲有幾時發現自己變到透明？」

大隻佬話：「頂！講起就火，琴日晏晝四點幾開緊工果陣，有成三四個廣告電話打嚟，我咪裝個小熊來電，點知都block唔到，咪試下個加強版囉。一裝就再聽唔到啲廣告電話，但係果陣我仲同到屋企聯絡，如常開工。喺書局都講過啦，發現自己正式出事就係開工果陣。」

MK仔話：「係啊係啊，就係果啲咁既死人廣告電話，我都係試過小熊來電block唔到，所以先down個加強版。」

啊樺既視線環視全場，無一不點頭咁SAY晒YES，啊樺再話：「即係大家都係因為有好多廣告電話打嚟，但係小熊來電又無用，所以就轉用小熊來電加強版？如果係咁你地講番大概幾點裝，仲有幾點發現出事。」

啊樺喺佢個背囊入面拎左支筆，再用STARBUCKS既紙巾，喺上面畫左個格仔，準備Mark低大家既野。

MK仔：「琴日夜晚十點裝，今朝起身十點發現出事。」

龍友：「琴日下晝三點裝，第二日起身九點就知出左事。」

援交妹：「都係琴日凌晨三點裝，今日起身十一點先知出事。」

港女OL：「摺，琴日朝十點裝囉，今朝起身.....UM.....咪八點到知道出左事。」

大隻佬：「岩岩講左，琴日晏晝四點裝既，今朝都係大概起身果排啦，六點幾啦.....知道出事。」

運動姐姐：「UM.....大概係琴日朝十一點裝，都應該係今朝八點知出事。」

我：「我係琴日夜晚十一點裝，跟住一過凌晨十二點就知出左事。」

Major Tom：「琴日凌晨四點裝，跟住凌晨三點知道出左事。」

最後啊樺：「琴日，凌晨一點，今朝起身九點。」

啊樺抄完之後，將張紙巾遞左出枱中心比大家睇：「你地點睇。」

龍友一手就搶過張紙巾話：「照道理睇，有人一早就揀左我地做target，但係時間上面又無咩pattern可言，只可以話大家裝apps都係琴日既事，但係出事既時間就係今日既事。」

龍友講左啲啊媽係女人之類既廢話出嚟，若果唔係有人揀左我地做target，又點會狂打廣告電話迫我地裝個咁既死人Apps。

「等等先，啊靚仔你距離裝個apps同發現出事既時間好似有啲短。」港女OL用一個質疑既眼神望住我問。

我答話：「咁我琴日送完我女朋友搭車之後都成十二點一二，咁岩我部電話留左喺糖水舖到，一去到搵就知出事。」

港女OL再追問：「等等先，今日下晝，你仲講左啲好矛盾既野，我記得你話你啊媽四點幾同你講早抖，但係你又話十二點幾就發現自己出左事，it doesn't make sense！」

衣個時候，大家都用住一個質疑既視線望住我，而我真係唔知點解釋好：「Er.....」

大隻佬見到我咁難做，即刻企出嚟話：「我覺得.....佢應該唔會講大話，至小佢唔係幫西裝佬既。因為今日去偷拍西裝佬果陣，有第二個西裝佬接近佢都無推我去死。」

我用一種帶有感激既眼神望住大隻佬，佢對我笑左笑。

啊樺：「先拋開衣個問題先，我想問一問Major Tom關於西裝佬既野。你可唔可以詳細小小講你今日既事。」

Major

Tom咳左咳清一清喉嚨話：「我好記得今日當我用電腦分析晒所有打得通既電話後我先出門，所以我先.....」

啊樺：「等等，你既意思係我地在座咁多位已經係所有出事既人？」

Major Tom點左點頭話：「係，我電腦只係搵左九個人出嚟。」

啊樺點點頭話：「恩.....咁你繼續啦。」

Major

Tom：「因為電腦果度，所以我先遲左。當我一出地鐵既時候，無啦啦我就比人喺後面斬左我隻手一刀.....」Major

Tom不禁按一按手上既傷口「.....我再望就知係班西裝佬，佢地一腳踢低我，仲想走埋嚟劈多我幾刀。咁我唔理咁多企番起身走，佢地咪劈多我幾刀，不過有班乘客擋一擋佢地先阻我唔到。」

龍友問：「咁你又肯定佢地會偽裝成普通人？」

Major

Tom：「因為我望過地鐵入面一個西裝友，而且我仲見住其中一個普通人啲皮膚無啦啦散出蒸氣，跟住成個人就液化左再重組做西裝友.....」

Mk仔笑笑口咁講：「嘩！Matrix咩。」

Major Tom瞪大對眼成個痴線佬咁望住Mk仔：「我講真架！」

啊樺伸伸手叫停Major Tom：「得啦得啦。如果係咁，我地都係減小去人多既地方。By The Way, Major Tom你電腦分析過既資料有無copy喺手？」

Major Tom：「無啊，喺屋企，不過我諗果班西裝佬應該已經喺我屋企到守住左。」

大隻佬：「正常啊，你睇下連dee dee做野既地方都有人守住，即係話佢地已經起晒我地底。」

港女OL：「但係佢地遲早都會搜到衣間Starbucks。」

啊樺：「無錯，我地連佢地有幾多人都唔知，而且地鐵站都應該比佢地封住左。」

援交妹：「超！搭車走咪得囉。」

運動姐姐：「啊妹妹，走去邊啊？」

援交妹：「我地十個人，香港有十八區，點都會有啲地方佢地搵唔到既！」

比援交妹一講啊樺叮一聲又再拎起紙筆，衣個時候大隻佬：「等等，我落一落去頂啊四眼哥哥更，講明先我就住大埔既。」

如是者我地又停左討論.....

[1/3/2015 22:34]

大隻佬一走，大家又將焦點集中去我身上，佢地果一種質疑，不信任既視神愈嚟愈明顯。
我感覺到膊上果種無形既壓力愈嚟愈強，我已經頂唔順所以就企起身話：「我落一落去沖下咖啡飲，反正今晚都有排捱，你地.....」
講到衣到我都唔敢問洗唔洗沖多杯比佢地，廢時又話我落毒，到時只會自己無面。

我正想轉身走人果陣，啊樺都企左起身話：「一係大家休息下先啦，我都想沖下咖啡。」

大家見啊樺咁講都表示無咩所謂，或許自從由書局果陣開始，啊樺沿沿被大部份人默認左做我地既領袖。
算係個副領袖既龍友就補句話：「係囉，咁我落去沖咖啡，有無人要？」

MK仔見龍友話落去，佢就話：「大佬奇落我又落啦咁。」

援交妹舉舉手對住MK仔單曬眼話：「啊~賢賢，我要多杯mocha。」

運動姐姐望住我話：「咁.....啊.....」

我見運動姐姐講唔出我個名就即刻答話：「我叫啊麟。」

運動姐姐尷尷尬尬咁話：「啊麟，麻煩你比杯暖水我同Major Tom啊。」

一直唔出聲既港女OL無啦啦好大聲咁咳左咳，龍友見到就即刻狗公式問佢：「啊！Karen，你想要啲咩？」

港女OL扮晒不經意咁答：「哦，唔洗啦，唔該。」

望住龍友我都不免為佢感到可憐.....

如是者，我地落左去一樓，咁岩職員都清潔得七七八八，MK仔同龍友即刻衝去COUNTER收埋啲包同CAKE。
至於我就同一直企左喺入口既四眼警察講：「辛苦你啦。」

四眼警察：「唔辛苦.....」佢再轉望去我隔離既啊樺話：「係呢，啊.....妹妹，我聽啊強哥講左你地上面傾啲咩。我講番我既資料先，我係琴晚十點裝個apps，今朝起身六點正發現出事既，仲有我住黃大仙既。」

啊樺客套咁笑左笑話：「哦，唔該你啊四眼。By the way，叫我啊樺啦。」

四眼警察伸左隻手出嚟話：「你好，我叫Stephen。」

啊樺同佢握左握手就走左入去。

我補多句：「你好啊Stephen，我叫啊麟。」就跟啊樺入左一樓。

我走上前向啊樺道謝：「喂，唔該你岩岩幫我解圍，多謝你肯信我。」

啊樺無啦啦走近我再壓低聲線喺我耳仔邊話：「唔係因為我信你，只係因為我同你一樣，裝Apps同出事既時間一樣差距短。」

「下.....咁你又話.....」

啊樺陰陰嘴咁笑左笑：「我就係知道講出嚟會比人質疑，所以我先作。」

一聽到衣個消息，我心入面寒左寒，點解我面前衣個女人咁恐怖.....
明明一開始見佢成個痴線婆咁，但係原來佢係咁攻心計.....
讀政治既係咪個個都咁恐怖.....

如是者，我地幾個就喺個counter到搞咖啡，而果班職員就完全無視我地既存在，甚至連咖啡機用緊都唔知。

佢地開始熄燈，準備關閘，龍友見衣個時候就同MK仔講：「啊賢仔，你去拎鎖匙。」

MK仔點點頭就等個經理關好閘，走過去好順手咁拎左條鎖匙。

經理望一望間鋪，熄埋燈就由後門走左。

而間STARBUCKS就得番我地十個.....

當我地拎住啲飲品上番去既時候，「砰！」一聲，無啦啦有啲野撞左去地下道鐵閘到。

「砰！」又再撞多獲。

FUCK！係啲咩.....

[1/3/2015 23:51]

「砰！」

係咩.....

「砰！」

西裝友？

「砰！」撞左兩三獲之後啲聲就停左。

我，啊樺，MK仔同龍友企左喺樓梯到唔敢上都唔敢落，至於喺樓梯口企緊更既大隻佬同四眼警察就處於警戒既狀態。

四眼警察望一望道鐵閘，再望一望啊樺。

啊樺舉舉手，同四眼警察話：「唔好郁，睇實個門口！」

啊樺再指指我同龍友話：「攝影師，你同啊麟上去用相機睇下見唔見到發生咩事。啊金毛條鎖匙呢？」

「下.....哦！」MK仔嚇到慌慌張張咁搜搵全身，先至搵到條閘門鎖匙交左比啊樺。

啊樺走左去同四眼警察兩個一齊睇實個門口，而我同龍友即刻狗衝上去二樓。

一上到去，援交妹同OL就衝過嚟問「咩事啊？咩事啊？」

我推開佢地求其講左句「我都唔知，衣加睇。」打發佢地，就衝左去拎我自己既相機。

我走近窗邊拎起部單反影落去道閘既位，但係好唔好彩個角度比冷氣機同招牌擋住左咩唔到。

我望望龍友，睇下佢果邊情況點，佢只係擰擰頭回應我.....

我決定先睇下條街睇下有無可疑人物，可惜都係得小貓三四隻，再用相機一一對照過，無一個係西裝佬。

我再喺窗邊徘徊，終於搵到個位，勉強望到下面。

係一對情侶.....

個女既踏左喺道閘前面，而個男既就一直企喺個女前面來回度步。

我用相機影一影個男既，係有出現喺相入面，但係因為比塊玻璃頂住左，所以影唔到。

我同龍友講：「我見到啦，應該係情侶打交，不過我影唔到個女既。」

其他人聽到都鬆左口氣，我就走左落去搵番啊樺，同佢報告。

佢點點頭就同MK仔走番上嚟。

經過一輪鐵閘驚雲之後，大家再次冷靜番，而討論既人數由九個變到得番八個。

啊樺：「金毛你去睇住果Pair情侶，等佢地走既時候再影一影佢地，確認下佢地係咪西裝佬。」

「下.....哦。」MK仔口噏噏咁甚有怨言，不過啊樺叫到佢都無得say no，唯有死死地氣咁去左監視窗邊既狀況。

啊樺客套咁講：「唔該晒。By the way，你住邊？」

MK仔帶點悔氣話：「觀塘啊。」

援交妹見MK仔咁灰，於是講左句：「我住深水埗。」就跟左MK仔去喺窗邊情話綿綿。但係無人阻止佢咁做，可能覺得援交妹一直都小出聲，又比唔到幾多意見，所以都由得佢。

運動姐姐就接住答：「我住香港仔果邊。」

港女OL：「我住灣仔。」

龍友：「我屯門。」

當我正想答果陣，我醒起頭先啊樺為左唔比人懷疑特登揀最後先答，所以我瞪大隻眼問啊樺：「你呢？」

啊樺應該sense到我既意思，特登大大聲咁答我：「我上水既。」

我再答：「我元朗丁丁。」

到最後係Major Tom：「我係葵涌。」

當啊樺抄低晒所有人既住址之後，佢有一個結論：「我地好唔好彩地，無人係住同一區既，都意味住我地可以去既地方得番好小，最近既應該係數到去荃灣。」

一講到荃灣，我即刻諗起Happy，我話：「唔得！我女朋友住荃灣。」

啊樺：「如果係咁.....就要去到離島，西貢，又或者中環果邊。」

港女OL：「Well，咁去中環啦。」

運動姐姐：「咁我地要點去？巴士？小巴？」

啊樺即刻ban左運動姐姐既橋：「唔得，巴士同小巴太危險。車上面一來多人，二來，只要班西裝佬一上車，我地就無得走。」

港女OL：「車.....唔通跑過去咩。」

啊樺比港女OL疾一疾搞到又無聲出，衣個時候運動姐姐：「咁單車啦？」

龍友啲一啲手指：「喂！ok wo！就單車啦。不過踩咁遠.....」

運動姐姐：「你又岩，所以我覺得荃灣可以一博。若然佢地同我地一樣其他人係見唔到既話，應該唔會問到我地人際關係上既資料。」

運動姐姐衣一下推理，又令我大開眼界，世估唔到一直唔出聲既佢都係深藏不露。作為男人既我不禁自卑，點解次次主導推理既都係女人，唉！

啊樺：「但係佢地又知道金毛邊到做bo。」

運動姐姐又一下子解釋唔到，衣個時候Major

Tom：「我諗佢地係班好勁既黑客，應該Hack過大家既電腦，所以查到大家一啲比較表面既資料。」

啊樺望一望我：「你同你女朋友有無相之類留左啲電腦？」

我擰擰頭：「無，我同佢小影相，影親都係用手機，所以無留低，就連Facebook之類既野都無野show到我地係情侶。」

啊樺：「咁得啦，我地聽日去搵單車，轉去荃灣。」

運動姐姐：「未得住，Major

Tom佢既傷勢都係可以勉強行到，但係要踏單車同跑都仲係未得，比多兩日既時間啦。」

Major Tom苦笑左下：「唔好意思啊，大家」

啊樺望望Major Tom都無聲好出，但係我估到佢個心肯定係覺得如果咁樣拋低Major Tom，以後唔會再有人聽佢支笛，所以會留低陪佢。

啊樺：「如果係咁，我諗之後果兩日都要大家分工去輪更守下面同睇水。每更兩個鐘啦，個更表我編一編先，大家休息下啦。」

經啊樺宣報完後，第一日消失日，都總算過左去.....

[2/3/2015 04:39]

我坐左喺窗邊，飲住唔知第幾杯Espresso，望住樓下既街景。
雖然已經凌晨四點幾，但係街上面不乏見到啲MK夜青走嚟走去，多數都似係岩岩去完劈酒。
有啲唔飲得既就企左喺街邊嘔，甚至見到有一兩條女訓左喺街到。

我回頭望望二樓入面，要訓既都訓左，四眼警察同大隻佬都已經上左嚟休息。
成層就得番Major Tom未訓，同我一樣，監視住另外一邊窗。
至於MK仔同龍友就去左樓下守大門。

「唉！」我嘆左口氣，開始明白原來做夜班看更真係好悶，真係唔怪得佢地會偷懶訓覺。
但係我仲慘，連訓都唔得，因為一訓又唔知會有咩事。
望住街上面，或者我可能慣左，都望左幾粒鐘，已經唔再覺得心寒恐怖，反而係一種孤獨。
無人理既感覺真係好唔好受.....
我心裡面開始有一種好矛盾既諗法係：「如果唔係啲西裝佬，我諗我都唔知自己係存在緊.....」
望下望下，我就發現對眼皮愈嚟愈重，愈嚟愈重.....

當我再醒番既時候，已經係六點幾七點，MK仔同龍友陰陰瞞笑住咁由一樓行番上嚟。

龍友走過嚟同我講：「喂，換位到你落去門口睇水啦。仲有叫埋你個大隻仔FRIEND啊。」

我半醒半睡咁眯晒眼咁答：「哦.....好啊.....」

龍友佢走埋去同MK仔咬晒耳仔又細聲講大聲笑，睇嚟又唔知做左啲咩衰野啦.....
我走埋去大隻佬個位到拍醒左佢，拉埋佢一齊落一樓睇水。

本來休息既龍友就跟住我地落去，我問佢：「做咩啊你！」

龍友輕挑咁對住我地講：「我放左啲野喺個員工更衣室到姐，無野啊。」

望住佢個樣咁衰格搞到我有種想打佢既衝動，不過佢都算半個大佬，所以無得郁手啦。
我同大隻佬企就如是者坐左喺一樓個門口到繼續守崗，等下等，等下等。

「啊！」無啦啦更衣室入面傳嚟大叫，成身血既龍友由更衣室到跑左出嚟大叫：「仆你個街！好痕啊！好痕啊！」

本來仲喺樓上休息緊既人沖左落嚟睇咩事，啊樺即刻衝上前關實左一樓入口既玻璃門唔比龍友拍出嚟。

但係佢一個女仔既力氣又點夠龍友大，佢望住我同大隻佬話：「快啲過嚟幫手啊！」

不過我地依然無動於衷，啊樺再對住我地大叫：「快啲啊！」

最後我走左過去同啊樺一齊頂住對門，而龍友塊面就貼住對玻璃門，望實我大叫：「好痕啊！屌你好

痕啊！」

佢喺入面不停咁抓自己，身上面既皮膚開始抓到出晒血。

龍友繼續拍門大叫：「放我出去啊！求下你地啊！我錯啦！」

望住佢個樣，我真係唔忍心，特別係佢果對可憐既眼神，我唯有擰轉頭唔敢望.....

「放我出去啊！」

「救命啊！」

龍友不停求救，但係無人夠膽上前去幫佢，唯有擰轉頭唔望.....

佢既呼叫聲愈嚟愈細.....愈嚟愈細.....

直到最後，佢訓左喺地，郁都唔郁.....

[2/3/2015 08:13]

龍友就此躺在玻璃門前，全身皮膚紅紅的，大多數地方都被自身抓到流血。
他那雙眼就此瞪大望著我們，望上去既似生又似死，彷彿控訴著我們眼白白讓他死去。
有一股罪疚感由心底湧現，令我手腳開始發抖。

.....我.....做左啲咩.....

「櫓櫓.....喀」比起我啊樺直情嘔左出嚟.....

「啊！」援交妹一路尖叫一路跑左上二樓。

港女OL扮晒振定咁企左喺樓梯，但係佢隻手仲震得勁過我。
雖然四眼警察都算見慣死屍，但係佢都唔係太頂得順，擰轉左頭。
大隻佬無望到條屍，一野推開左我同啊樺，入去一樓到求其搵幾條圍巾去遮住龍友條屍。
我望一望MK仔，見到佢坐左喺樓梯到腳震震，比任何人都更加驚，睇嚟佢應該知啲野.....

大家完全手足無措唔知做啲咩好，就連做開領袖既啊樺都只係一味嘔，做唔到決定。
衣個時候，運動姐姐走左上前，拎開啲圍巾對龍友條屍左睇右睇，最後講左句：「我覺得佢似係過敏所以搞到咁。」

大隻佬話：「我岩岩同啊麟當更，見佢入左更衣室好耐，之後一出嚟變成咁.....」

我指住MK仔話：「你琴晚究竟同佢做咩嚟，我見到你同佢一上到嚟就陰陰瞞笑咁！」

MK仔一見到我指住佢，即刻嚇左嚇，佢扮晒振定咁答我：「無啊！」

我：「明明有！」

MK仔再大大聲咁話：「無啊！」

我：「好！我就去更衣室到睇下有咩！」

MK仔即刻跑過嚟話：「喂！唔好啊！」

我無視佢講既野，同大隻佬一齊行左去更衣室到揭秘！
我望入更衣室到發現.....

咩都無.....只有一啲血水，除左咁，咩都無.....
我地望望MK仔，但係佢只有一副疑懷同驚慌既樣，口入面就不停重復咁講：「無可能既.....無可能既.....無可能既.....」

大隻佬一手抽起MK仔話：「喂！你究竟同龍友做過咩嚟！你講！」

MK仔慾言又止，只係重復咁講：「無可能既.....無可能既.....無可能既.....」

大隻佬正想一拳打落去MK仔到，但係四眼警察叫停左佢話：「帶埋佢上去先。」

我指指龍友：「咁佢條屍呢？」

四眼警察：「一陣再傾，上去先啦。」

我地八個人上到去圍住左MK仔一個人坐，佢都總算冷靜左啲。
但係好多人都仲未平服到，而且啊樺嘔到唔舒服，所以問話既責任落到去大隻佬同我到。

我指住MK仔話：「快啲講你琴日同啊奇做過咩嚟？」

可惜MK仔一面尷尬咩都唔想講。

大隻佬大大聲咁問多次：「講啊！你琴日同啊奇哥做過啲咩嚟！」

MK仔比大隻佬大到話：「琴日奇哥佢同我當更當到無聊就.....」但係佢又停左口唔敢講。

大隻佬對MK仔好呼喝咁話：「講啊！」

MK仔：「我地.....」

大隻佬：「講啊！」

MK仔：「我地出左去執屍將佢鎖左入更衣室同佢搞野！」

「What the fuck！」港女大叫左出嚟。
本來都無再嘔既啊樺又再嘔多獲，運動姐姐就用左種好鄙視既眼神望住mk仔，但係最大反應都係援交妹，佢開始眼紅，仲要喊到收唔到聲。

MK仔用一種好後悔既眼神望住援交妹話：「Stephy.....」

大隻佬：「咁條女呢？」

MK仔：「我點知啊！佢應該一直喺更衣室到架！但係唔知點解唔見左！」

大隻佬：「咁你有無Check過條女係唔係西裝佬扮啊！」

MK仔：「有架！我點知佢會唔見啊！」

見到佢地無止境既嘈吵，雖然我自己都好嬲，但係我決定望望窗邊，點知我就見到係「佢地」嚟緊...

...

[2/3/2015 08:44]

我拎起相機，影住街外面既人，除左有兩個西裝佬靠近我地之外，仲有四個一早偽裝成途人既西裝佬由街頭走近Starbucks。

但係間Starbucks仲未到營業時間，鐵閘依然上鎖，希望可以頂到一陣子。

「係西裝佬佢地！」我大叫。

其他人一聽到我講既野就開始有啲驚惶失措，特別係MK仔佢甚至驚到同援交妹一齊大叫。

港女OL即刻執起佢枱面既野，準備走佬。

唔舒服既啊樺都被迫勉強企起身，走過嚟一齊睇水。

而相對上冷靜既四眼警察走左去另一邊窗睇一睇話：「我衣邊都有四個偽裝過既行緊過嚟！」

啊樺諗左諗：「我地去始創中心果到人流夠小，要走都有好多辦法。佢地太多人，我地分開走……」

運動姐姐露出一種質疑既眼神望住啊樺反駁：「得啦，我地唔會去始創。岩岩你對奇哥既做法，我地見到晒。我唔會再信你！」

啊樺：「我……」

佢正想解釋果陣，企喺運動姐姐則邊既Major

Tom：「我都唔會信你，我覺得你會拋低我，就好似你對啊奇咁。」

大隻佬下意識走埋去運動姐姐到：「你太冷血啦。」

港女OL「摺」左聲表示同意。

望住啊樺咁既情況，我諗佢都知單單龍友既野佢自己已經失左勢，我諗我唯一可以做既就係幫佢解一解圍：「今次我都唔幫你，但係大家有咩建議？」

運動姐姐：「去現時點，果到人流極小，同埋我知道果到附近有間單車舖，你地快啲拎曬腳架同相機，我地後門一齊走人。」

「砰！」

「砰！」

「砰！」

說時遲那時快，運動姐姐一落完指示，樓下已經傳出拍閘聲，睇嚟西裝佬已經到左！

啊樺佢無理到我地，自己一支公衝左落去。

運動姐姐望一望我話：「你去睇實佢！」

我即刻追住啊樺跟佢落左去一樓，啊樺佢無理到我自己一條友走埋去龍友條屍到不停摸。

我：「你想點啊！走啦！」

啊樺無出聲，繼續搵。

而我就拎實個相機對住樓下個閘門隨時戒備。

「砰！」

西裝佬好大力咁拍門，而心底果陣恐懼感開始上升.....

「砰！」

我隻腳開始發軟，我望望啊樺，希望佢快啲走.....

「砰！」

FUCK！我想走啊！

「砰！」

西裝佬打爛左對門，我已經見到佢地隻腳伸左入嚟。

我用相機影住個門口空空如也，但係大大個電單車頭盔一早望住我，而我同佢既視線接上左。

西裝佬一見到我就露出佢地把刀，由樓梯衝上嚟。

我好想拔腿而跑，但係隻腳就偏偏使唔出力.....

「砰」一聲，一張木櫈由我身邊揮下，擊落西裝佬到。

雖然張木櫈無爛到，但係就令到西裝佬向後跌。

啊樺一手拉住我衝番上二樓.....

[2/3/2015 08:57]

「走啊！」啊樺一手拉實我右臂，帶我一齊跑上二樓。
果兩個西裝佬好快就企番起身，佢地拎住把武士刀衝緊上嚟。

「喂！衣到啊！」大隻佬拎住把掃把喺逃生門果邊等緊我地。

我一路狂奔向大隻佬果邊一路大叫：「走啊！佢地殺到入嚟啦！」

大隻佬不停向我地招手：「我地知啊！佢地喺下面等緊我地，睇住地下啊！」

比大隻佬一提，我先發現二樓店面比起之前亂左好多，多左好多雜物喺地下，有啲書架又跌左落地，仲有啲枱都亂咁擇。

我同啊樺一路跑，一路整跌啲橈，等西裝佬佢地難追上我地。
但係佢地就好似拍戲啲特技人咁，喺啲枱上西左跳右跳，仲跑得快過我地。
我心知不妙，放棄左去搞啲橈，索性向住逃生門跑。
但係西裝佬實左跑得太快，我地同佢地既距離就差一兩個身位。
西裝佬拎起把武走刀正想一揮斬落嚟！

但係大隻佬飛身走左出嚟，拎起把掃把一野扑落去佢地對腳到。
西裝佬即時失左重心，又跌多獲。
大隻佬，即刻跌低把掃把同我地走左入逃生門，唔理三七廿一不停跑。
但係一落到去條後巷，咩人都無.....

「頂！唔好理咁多走先！」大隻佬望兩望見咩人都無，就求其搵左個方向帶我地走出後巷。

一行到後巷既盡口就係洗衣街，距離Starbucks門口幾個鋪位到。
我拎起部單反影一影周圍既環境，發現有三個偽裝過既西裝佬企左喺Starbucks門口。

「仲影！走啦！」大隻佬一手拉左我出條巷仔帶我走。

而果三個西裝佬就好似Major Tom描述咁變番做佢地既正身，向我地跑過嚟。
大隻佬跑在我同啊樺之前，帶住我地跑。
我地沿住洗衣街一直跑一直跑，再轉入奶路臣街，跑番出女人街。
但係街上面既人唔多，西裝佬追得愈嚟愈貼。
好彩女人街啲鋪頭開始開鋪，我地三個就喺啲鋪頭間穿穿插插，而西裝佬就比我地玩到傻左，我地去到山東街果十字位既時候，佢地都唔見左。
最後我地幾個走番去行人專用區。

大隻佬指指百老匯附近既M記話：「入去。」

最後我地三個就坐左喺M記果個開放式廚房既地下，睇住啲人炸衣樣果樣。

我深呼吸左一大口氣，對住啊樺大罵：「究竟你岩岩落去做咩啊！」

啊樺冷冷咁望左望我咩都無講，只係喺佢個袋到拎左舊錫紙出嚟。

我：「係啊奇既電話。」

啊樺依舊無出聲，只係點點頭。

望住佢默不出聲既樣，我就知道佢鬍鬚，佢依然記住大家背叛佢既事.....

我地三個就咁圍住做，但係無人再出聲，一股尷尬既氣氛充斥住大家。

即使平時啊樺做到幾無情，幾硬淨，佢都係女人，都係人。

受到大家既背叛，都係難受既。

大隻佬頂唔順果種氣氛，自己一個走左去counter到睇下出面既環境。

而我就走左去報紙架到，拎左幾份報紙睇嚟睇去。

比較大單既就係元朗反水貨行動，跟住啲題目都係咩十X歲青年強姦左十X歲少女啊，又或者某某科學家將晶片縮細左唔知幾多啊，再唔係某某醫生發現到新疾病，完全無咩消息係關於我地.....

我睇睇下睇到悶又入番去搵啊樺，佢個樣望落都似係下左啖火。

我：「其實.....你咁做.....」

啊樺：「你地會咁做我明，但係我係清白。」

「我.....唉.....」雖然啊樺講得好真誠，但係我都係好難去信佢。

啊樺：「無所謂，你唔信我，但係幫一幫忙諗下，你部電話裝左個Apps之後，仲有無咩特別？」

我：「特別啊.....有！佢不停強調三個英文字：DTA」

啊樺：「.....果然！」

我：「下咩事？」

啊樺望望周邊見大隻佬未番，佢話：「我收到既係：1SO。仲有我睇左龍友既電話係：ND6」

「咁我問下大隻.....」當我正想企起身去搵大隻佬既時候，啊樺捉實我隻手叫停左我。

啊樺擰擰頭：「我唔知佢信唔信得過.....」

我：「點解？」

啊樺：「你有無諗過，其實我地咁多個入面，有機會係西裝佬扮既？」

比啊樺咁樣一點，我開始有懷疑.....

啊樺再補充：「雖然我話過無所謂，但係今次我希望你會信我，得唔得？」

我諗左諗，的而且確啊樺救過我，唔會真係想害我，所以唔會係內鬼。

我：「好，但係你想點做。」

啊樺：「唔好咁快去同佢地會合，我知道咁做好危險，但係你諗下有咩理由班西裝佬會知我地喺邊？」

我無出聲只係點點頭。

啊樺：「我覺得……」

忽然之間，頭頂上既燈又再熄左，同時間M記變得灰暗，更重要既係除左啊樺同大隻佬其他人又再消失。

我：「又嚟啦！」

啊樺：「我睇到。」

大隻佬：「唔好亂咁走，我地太小人！」

如是者過左良久，但係電力依然未回復，其他人都未出現番，M記依舊一片紛暗。

啊樺無啦啦大叫：「啊！」

[2/3/2015 10:13]

當M記依然一片紛暗之時，坐左喺我則邊既啊樺無啦啦大叫：「啊！」

大隻佬摸黑咁衝入嚟問：「咩事！咩事！」

我依稀見到啊樺佢用手揸實隻腳話：「我隻腳比啲油淥到，好痛啊！」

「喳！」一聲，白光湧現，眼前先係一片空白，跟住一切回復正常。
M記在座既員工，顧客，全部都出現番，電力都回復正常，一切就同停電之前一樣，好平靜，更加無咩西裝佬出現。
唯一既改變係啊樺，佢坐左喺地下揸實自己隻腳，望住我地，更加正確啲講係大隻佬。

大隻佬見到啊樺咁面上百感交集，雖然好嬲啊樺既無情，但係見到佢受傷又為佢感到同情。
大隻佬猶豫左陣「唉」左聲，放低之前既憤怒，走近啊樺尷尷咁問：「你起唔起到身啊，比我睇下。」

啊樺拍開大隻佬果隻友誼之手，自己擰轉身背對大隻佬。

大隻佬再「唉」多聲，低聲下氣咁問：「啊樺妹妹，你行唔行到啊？」啊樺無出聲，只係擰擰頭。

大隻佬見到啊樺咁就轉過頭同我講：「喂，你老友佢咁，點做啊？你搞搞佢啦。」

我對住大隻佬苦苦咁笑左笑就走近啊樺踏低問佢：「你.....點啊？」

啊樺偷偷望左眼大隻佬，再喺我耳邊話：「我隻腳其實無事，但係我希望今日我地三個留喺到先。」

我「下」左聲，啊樺捉實我隻手話：「總之信我，你同佢講話我行唔到要留喺到休息夜。」

「唉！」我雙手拍拍大腿，再企番起身對住大隻佬擰擰頭話：「佢應該行唔到，我地唔可以咁快同其他人會合住。」

大隻佬一聽拍拍額頭，擺出陶大宇既招牌動作話：「啊！唉.....好啦.....但係出面既西裝佬點啊。」

啊樺一聽到就即刻拉低我，交左龍友既手機比我話：「你同佢求其搵個巴士站，再拆左錫紙，將部手機掉上部巴士到。」

聽到啊樺既Plan，我忍唔住拍左下手掌，比左個大拇指佢。
的確係好方法，利用訊號引走班西裝佬。

我企左喺身show一show龍友既手機話：「佢叫我地搵個巴士站，將部手機拆左錫紙，再掉上架巴士到。」

大隻佬聽到同我作出一樣既反應，但係佢再望望啊樺：「咁我地掉低佢一個？」

啊樺又再拉低我，係我耳邊話：「同佢講ok。」

雖然啊樺係咁講，但係我諗諗大隻佬講既野，再問啊樺：「咁你點算？」

啊樺帶點燥燥地既語氣：「頂！你唔記得左我隻腳無事嫁咩！如果我出左事，你去家樂坊間Starbucks搵我，但係記住要掉低個大隻仔。總之你同佢講話如果咁唔好彩就當係我既贖罪。仲有啊你自己都要小心啲。」

聽到啊樺咁講，我開始明白佢想做咩。
係一個TEST，如果大隻仔真係西裝佬果邊既，依個絕對係好機會。
無論係我定啊樺，大家都得番一丁友，絕對係個一石二鳥既機會。

但係我忍唔住駁佢：「但係佢救過我地。」

啊樺：「唉，你自己諗下，依加咪就係個落手好機會？」

的而且確，啊樺咁講又岩，佢救我地只係為左可以更肯定咁啲我地背後對我地一刀，甚至其他人唔係走左，而係比西裝佬捉左.....

我望住大隻佬，心入面開始對佢有點質疑。

我決定企番起身同大隻佬講：「佢話唔緊要，真係咁唔好彩就當係佢對啊奇既贖罪。」

大隻佬望望啊樺，又諗左諗龍友點死，佢再唉多聲望住啊樺話：「我唔係唔想救你，你咁講，好，我地走。」

大隻佬拎起相機，再拋左個相機架同啊樺講：「.....真係出事既，用住佢當係拐杖啦。」

大隻佬頭也不回就步離M記，而我都拿拿聲跟佢走左出去.....
或者這就是與敵同行.....

[2/3/2015 10:43]

我跟住大隻佬行出M記，但係我唔敢同佢行得太近，一直同佢保有一定距離。
望住佢背脊，打量佢全身，百般想法由我腦中湧出。
如果啊樺講既野係岩，大隻佬隨時可以喺我背後捅我一刀，但係我心底又好唔希望件事成真。
但係無論點睇大隻佬都係個好人，就算到生死關頭，佢都依然係最有義氣果個。
定一話佢只係扮出嚟？
好亂啊！

大隻佬或許擦覺到我有異樣，問我：「喂，去邊個巴士站好？」

我望望大隻佬答：「下？」

唔得！我要正常啲！

我嘗試保持振定，唔去亂諗，望住大隻佬：「哦！去創興果邊啦，果到多巴士站。」

大隻佬：「你無咩野嘛？」

我擰擰頭，嘗試降低對佢既戒心，縮短大家既距離，以免佢擦覺我對佢既不信任。
大隻佬見我好似無咩野咁，於是比左個OK手勢就拎起部相機周圍影。
我就有樣覺樣咁拎起相機周圍影。
我嘗試將注意力放喺相機個screen到，但係往往唔夠幾秒又再投放大隻佬身上。
心入面就不停重復同一條問題：「究竟幾時佢會變做西裝佬.....」
與敵同行既感覺真係好難受，你又唔可以比佢知道你懷疑佢，又要提防佢害你。
更重要既係，除左大隻佬，仲有果班西裝佬，我完全唔知我應該將注意力放去邊？

相機好？定係大隻佬好？

我跟住大隻佬，貼住啲鋪頭行，希望西裝佬無咁易見到我地。
但係行左無耐，大隻佬停低左喺豐澤門口，擰轉頭問我：「你做咩咁奇怪？成日都偷望我，你發生咩事啊？」

我無言了，應該話我唔知點答佢好，話懷疑佢？定一話將啊樺講既野講一次佢聽？

大隻佬見我唔出聲就話：「我唔知個女人同你講過咩，但係我可以同你講我唔係咩壞人，更加唔係咩西裝佬既內鬼。」

我再度無言.....

大隻佬見我咁既反應都估到咩事：「你唔出聲即係我估中左啦，我唔係傻既。個啊樺應該都係同你講話咩我係內鬼之類既野啦？」

「Er.....咁.....懷疑都合理既.....」最後我都好唔爭氣咁認左.....

大隻佬帶點憤怒既語氣道：「唉，果然係咁。都唔知佢係唔係內鬼。你諗下佢成日都分化我地，仲可以咁無情咁望住奇哥仔死。就算個奇哥仔的確成日擺我上枱，但係我望住佢咁死我自己都唔忍心，但係佢竟然可以咁做。」

我：「唉，我都唔知啊.....」

大隻佬問我：「咁佢仲同你講過啲咩啊？」

我擰擰頭表示唔想答，始終大隻佬都係可疑既。

大隻佬見我咁嘆左口氣說：「唉，都唔知佢係唔係乘機馭走我地，等佢同班西裝佬通風報訊，一陣襯我地番去M記果陣殺我地！」

大隻佬雖然講得好悔氣但係又不無道理。
只要利用我同大隻佬出左去既時間，啊樺就可以斑定馬叫西裝佬嚟。
更重要既係，比起大隻佬，啊樺既嫌疑都差唔多。
佢對我講咁多都可能只係為左呃我既信任.....

我再諗多諗，或者啊樺既計劃唔係咁簡單。
可能只要一番到去，啊樺就會消失。
到時再利用我對佢既信任，等我以為佢真係比西裝佬捉左，咁我就一定會離開大隻佬。
到時就變左我同大隻佬都落單，落手都易啲.....

FUCK！信邊個好？
大隻佬？定啊樺？

我依加既心情就同佔中果陣一樣，究竟邊個消息先係真？
原來當信任一被打破，關係就會變到好複雜.....
比起去掉低個電話，我更加驚之後發生既事.....

[2/3/2015 10:57]

「唉，行啦，你想就跟住我啦，我唔逼你信我。」大隻佬轉身繼續前進，決定放棄去遊說我。

而我就決定同佢保持距離，唔會太遠，都唔會太近。
我拎住部相機對住街上面既人一影再影，始終見唔到有咩異像。
我地一路前進，直到係豐澤既轉角口既時候，大隻佬舉起隻手叫我停低。

我低聲問佢：「咩事？」

大隻佬比左個手勢示意要我貼實牆邊，答我：「你自己睇下。」
我以一種疑惑既眼神望向佢，佢一隻食指，指實轉角位果個方向。
我正想走前拎起部相機影既時候，我停低左。
我既警戒心話我知要小心，可能佢想借機做瓜我。
我示意叫大隻佬行埋一邊，佢帶點灰心咁唉左聲就走左去架泊左喺路邊既貨車到等我。

我安心咁拎起部相機一影，我見到商務書局果邊有個偽裝過既西裝友喺到行嚟行去。
睇嚟之前Major Tom講既野無錯，果班西裝佬的確會追跡到我地既電話訊號，再嚟搵我地。
但係西裝佬既出現都表示此路不通，要過對面睇嚟又要花一段時間.....

我走番去同大隻佬講：「我見到啦，佢地有人守左喺到，條行人隧道過唔到啦。」

大隻佬：「咁我地行第二條路咪得。」

當我正想答好既時候，我停左口，我諗一諗話：「都係唔好。若然佢地就連書局依邊都可以放個人喺到守住，睇嚟佢地人手一定唔小，搵個最近既巴士站啦。」

大隻佬：「我知恆生果邊有車，行啦。」

我答左句好，就跟住大隻佬行番回頭路。
我打量著大隻佬，心諗：「或者佢真係信得過既，始終岩岩佢就可以落手.....」
我開始對大隻佬放下戒心，都唔介意同佢縮短同佢既距離。

可能都係自己多心姐

如是者，喺有驚無險之下，我地好快就行到去恆生銀行前面既巴士站。
我同大隻佬企左喺恆生入面，一邊留意住出入口既人，一邊望住有無巴士靠站。

我拎出龍友部電話問大隻佬：「將部電話拋去邊架巴士到？」

大隻佬諗一諗答：「果架117，去跑馬地既。」

我望住部電話開始思考，究竟應該我拋電話，定一話交比大隻佬？
始終由我拋好危險，但係交比大隻佬都唔知佢會點做.....

大隻佬一手拍喺我膊頭話：「信我啦，等我嚟。你驚我害你既，一陣巴士到你先交比我囉。um.....
之後你再走嚟恆生到睇住我囉。就好似上次我地喺酒店門口偷影個西裝佬咁，好無？」

當大隻佬提到酒店既事，我動搖了。
我點點頭答左句yes就同佢一路等架117。
雖然九巴出名遲唔準時，但係今次架117好快就到。

我拎出龍友既電話交左比大隻佬，佢對我比左個自信既笑容同我講：「放心啦！」
我咩都無答但係都無擰轉身，我一直望住佢倒轉行，一路望實佢。
當架巴士終於靠站既時候，大隻佬即刻拆開個錫紙，好似拋炸彈咁，將成部電話拋左入巴士站。
依一刻，我就好似聽到句：「fire in the hole！」
跟住大隻佬就九秒九咁跑番番嚟。
而我就一支公企左喺恆生到，望住架巴士。

「仲唔走？」大隻佬走過嚟問我。

我：「唔好住，如果班西裝佬發現左個電話既話應該嚟緊，我地走實會比佢地發現。所以等架巴士走左陣我地先走。」

大隻佬明白我既意思，拎起相機影影周圍既環境。
我同佢就喺恆生門口等左幾分鐘，直到架巴士開走，依然無西裝佬出現。

會唔會係個訊號太快出現？
點解西裝佬好似未有行動咁？

我決定再留多陣，睇下有無變化。
可惜足足等左差唔多半粒鐘，班西裝佬都無出現。
莫非啊樺既計劃唔work？

我花小心翼翼咁行番去M記，直到行到去m記門口之前，我叫停左大隻佬。
係揭開之前顧慮既時候，究竟啊樺信得過？定係大隻佬信得過？

我同大隻佬：「我雖然好想信你，但係你喺門口等我。」
大隻佬無咩表示苦笑左下話：「好，無所謂。」

我急急腳衝落m記大叫：「啊樺！」

但係無人應我.....

「啊樺！」我再叫。

Fuck，唔通大隻佬真係內鬼？但係佢無理由唔郁手？

「啊樺！」我走入個開放式廚房搵啊樺。

定一話係啊樺既計劃，想一次過搞掂我同大隻佬？

頂！有太多可能性啦！信邊個啊？

[2/3/2015 12:32]

信邊個好.....

唔係，更重要既係我要點做.....

我成個人無晒方向，企左喺個counter到，望住間m記入面啲人來來去去.....

而我既生命就隨住時間一點一滴咁流逝，西裝友隨時都會嚟，但係我依然諗唔到點做。

果然有兩個人行緊落嚟，而且相機都影唔到佢入鏡。

我咩都無做就咁踏低左，將自己既身軀隱藏於counter之後。

「踏！」

果兩條友愈行愈近，我只係閉上眼，咩都唔睇。

「踏！」

究竟係啊樺定一話係大隻佬叫嚟架呢？

頂！個結果已經無意思啦！

「踏！」

睇嚟我都係無機會再見happy，仲有我屋企.....

大隻佬大叫：「喂！出嚟啦！」

原來大隻佬先係內奸.....

Fuck！唔怪得無面裝佬跟住架巴士，西裝佬一早就知道我地想點.....

啊樺又話：「喂，出番嚟啦。」

下？唉點解啊樺都會嚟到既？

我瞪大眼，企番起身，我見到啊樺同大隻佬正正企喺我面前。

我：「你地.....？」

啊樺：「咩啊？啊大隻哥哥pass左我既信任test，就係咁囉。」

我：「下？咁你呢？」

啊樺：「你都傻既，我又點會坐喺m記入面等死啊。我當然係過左對面睇下有無西裝佬嚟。」

嗯.....睇嚟除左信啊樺同大隻佬兩個choice，仲有第三個choice，就係兩個都信得.....
Fuck！我岩岩究竟驚咁多做咩？

啊樺見我仲疑惑緊就話：「放心啦，我地三個都唔係內鬼。」

大隻佬無出聲只係轆住雙手望住我陰陰嘴笑，或者係恥笑緊我之前疑神疑鬼。
唉，比佢兩個咁點嚟點去，依加我淨係想搵個窿捐入去。

大隻佬：「岩岩啊樺同我講過架啦，我地今日暫時都係唔好咁快番去住。」

我指住啊樺隻腳話：「下？點解啊？佢行到架。」

啊樺話：「如果我地三個都唔係內鬼，則係表示淨低果六個就有人係內鬼。」

我聽到內鬼依個字，不禁打左個冷振，再提出一個可能：「但係會唔會根本就無內鬼一回事？」

啊樺咁一咁手指話：「無錯，都有咁既可能性，所以我地先唔可以咁快同佢地會合。」

我：「下？我唔明啊。」

啊樺問：「你知道龍友既死係過敏啦，但係我覺得無論點過敏既反應都唔會咁大。我覺得似係有人打左啲新形病毒去佢到。若然我地聽日去到發現有多個人咁有類似死法，咁就肯定佢地當中有人係內鬼。」

我：「但係點解佢唔一早就落手，明明有好多機會比佢出招。仲有西裝佬果到又點解釋？太多唔合理。」

啊樺：「唉，我都唔清楚，其實我覺得遠離佢地，我地三個搵個地方走就算，但係.....」

啊樺不禁望一望大隻佬再唉多聲，大隻佬露齒一笑：「點都要去救佢地既，話晒都係兄弟，起碼我都想救啊Stephen走。」

啊樺：「你仲想企喺個counter入面幾耐啊？整啲野嚟食下啦，都十二點啦。」

比啊樺提一提，又的而且開始確肚餓.....
我求其執左幾個餐，出去同啊樺佢地搵個位坐低食。

大隻佬一路咬住個巨無霸一路話：「哈，都有成年幾無食過m記啦。係呢，你有無同啊樺講？」

大隻佬望住我，我拎住件麥樂雞同佢兩眼對望：「下？講咩？」

大隻佬：「架巴士啊。」

我：「哦！係啊，啊樺，我地岩岩將龍友既電話掉左上車，但係出奇地西裝友無出現到。」

啊樺翹起二郎腿，優雅咁咬住佢條薯條，對我所講既野沉思一番：「或者我有個諗法，會唔會有個限制係每日只可以殺一個人？」

大隻佬：「下？點會咁低能啊，無可能。」

我：「咪係囉，唔合理。」

啊樺：「其實我發現過一樣野就係「大停電」既現象，每當進入「大停電」，西裝友就無再點出現過。另外，今日同琴日都只係發生過一次「大停電」，會唔會代表一日只會有一次「大停電」？而且今日龍友既死左無耐，「大停電」就發生。會唔會係代表每死一個人，就會「大停電」？如果我果兩個假設都係岩，就表示每日只可以死一個人。」

我：「咁琴日既「大停電」代表有人死左？」

大隻佬補充：「跟住就有個西裝佬扮係我地一份子！所以內鬼既假設都岩！」

啊樺點點頭：「咁睇都合理啊。」

我：「但係點樣都好，我地永遠都係一對對咁行動，無落手既機會……」

啊樺：「咁又係……」

唉，仲以為內鬼既話題已經完結，點知又爆出個更大既內鬼問題……
點解個世界可以咁複雜……

[2/3/2015 14:04]

啊樺喺將紙上面寫左六個人既名：「將我地三個排除在外既話，仲有六個人有嫌疑，金毛仔，OL，果個靚妹，運動裝，警察同埋Major Tom。」

大隻佬指住Major Tom果名：「麻雀湯一定唔係內鬼，佢提供得太多西裝友既料，我地知。」

我都點點頭表示同意：「Major Tom唔會係。」

啊樺：「我都覺得係，照道理佢如果係內鬼，就唔會咁做。」

大隻佬話：「我覺得金毛仔啊賢最有可疑，你地諗下同龍友去做果啲事既係佢，最有機會落手既係佢。」

啊樺擰擰頭：「唔會，我覺得以內鬼既智力，佢一定唔會特登咁做去令自己受到懷疑，佢只係想轉移視線。」

聽到啊樺咁講，我表示極度同意：「岩，以內鬼既智力，可以令我地進入一個又一個既陷阱，一定唔會咁白痴等自己受到質疑。反而小出聲果啲最值得懷疑。」

大隻佬：「我就覺得stephen唔會係咁既人，佢同我一齊去救Major Tom，而且一開始仲幫我拖延左啲時間。」

一諗起四眼警察個正氣樣，的確好難令人懷疑得落既，我點點頭問：「咁OL同靚妹呢？」

啊樺：「唔會，啊麟講得岩，小出聲的確係要懷疑，但係如果唔出聲去影響大家既決定，內鬼會好難行事。至小要掌握我地所在既地方，所以運動裝最可疑。」

經常同運動姐姐同一陣線既大隻佬好快就比出一種質疑既眼神望住啊樺話：「無可能既！」

啊樺：「你諗下，係邊個帶我地去Starbucks？又係邊個令我地三個落單？我覺得佢應該一早就同西裝友約好左，要喺果到伏我地。」

大隻佬同我都唔出聲，各自咬住薯條思考一番，的而且確運動姐姐係好有問題。但係真係好難相信同我地都叫一陣線既運動姐姐係咁既人。

大隻佬反駁：「唔會，佢一路都照顧住Major Tom，照道理，應該一早殺左佢啦。」

啊樺：「同金毛仔唔係內鬼既理論一樣。如果佢殺左Major Tom，佢一定係最有問題，所以一定唔係佢。」

啊樺講既野的確係有道理.....

望住我地依然一臉迷茫，啊樺再說服我地：「你諗下今朝，我提出左個地方，佢就即刻反對，仲好快

有下一個地方既建議。所以我覺得佢最有問題。」

大隻佬對啊樺大叫：「無可能！」

望住大隻佬咁既反應，我有絲絲明白，不論我，四眼警察定係運動姐姐，都叫做同佢出生入死過。一個咁既兄弟比人懷疑，以大隻佬咁重義氣既性格，黐都好正常。

我見個氣氛開始有啲僵就走出嚟話：「算啦，依加討論都無咩意思，始終我地知既野都仲係好小。」

啊樺識趣地唔出聲，而大隻佬都擰轉頭唔出聲。

得番我一個夾喺佢兩個中間。

我唯有咬下薯條等自己有啲野做。

咬下咬下，我開始諗起一樣野.....

我望住大隻佬：「啊大隻哥哥.....」

大隻佬帶點怒氣咁話：「夠啦，唔好再叫我咩大隻佬，大隻哥哥，我叫啊強！」

大隻佬既霸氣嚇到我即刻sa lum話：「sorry啊，強哥。但係我有樣好重要既野想問你。」

大隻佬氣未消，依然黐爆爆咁話：「咩啊？」

我：「你裝左個小能來電之後有無揸過入去睇？」

大隻佬點點頭：「有既.....」

我：「咁你有無.....」

啊樺見我未講完就搶閘問：「你有無見到個Apps有啲咩奇怪？」

聽到啊樺咁既問法，我明白佢驚我問得太白。

啊樺依然對大隻佬帶點戒心，所以驚我透露太多比大隻佬知。

如果我問佢有無見過三個字既密碼，佢就隨時可以跟住我講既pattern求奇比三個字我。

大隻佬：「有，佢無啦啦彈左三個英文字：NUY」

啊樺再沉思一會：「下？」

我見啊樺都無再點問我就話：「我，啊樺同龍友收到既係：DTA，1SO同ND6。」

大隻佬：「ER.....咁會唔會係速成？」

啊樺擰頭：「唔係，無可能，DTA同你既NUY已經唔係速成碼。」

大隻佬：「但係個ND6同1SO呢？」

我：「最簡單既ND6係個除字，但係個1SO呢？應該係打SO1？定係掉轉睇OS1？」

大隻佬：「我唔係太識速成，我都唔知咩字……」

啊樺：「SO1係尺，OS1係仍。兩個都無咩意思咁……」

依個時候，我地十年無響過既電話竟然同步一齊響……

[2/3/2015 14:34]

當我地傾到一半，電話短短咁響左下，更重要既係我地三個人既電話係同步響起。
包左喺錫紙入面既手機振左下又響左下，係有人向我地發出短訊。
但係我同大隻佬都唔敢亂郁，因為依個短訊有太多奇怪之處。
我地三個拎左果舊包左錫紙既電話放喺枱面。

我同大隻佬唔出聲，望去分析力好既啊樺：「點啊？」

啊樺舉起隻手指做左個手勢，對我地講：「等等，唔好打開住。」

我：「嗯，個sms太奇怪。」

大隻佬：「會唔會係西裝佬班人為左引我地而send比我地？」

啊樺：「唔會，若然係佢地send sms比我地，則係表示我地既電話係可以收到外界既訊號。同時，相向地外界都會接收到我地既訊號，錫紙既方法根本就唔work。西裝佬一早就收到我地既訊號，咁又何必要特登send個sms比我地，去引我地出嚟先？」

我：「噢！則係個假設係矛盾。」

大隻佬：「咁則係放心啦。錫紙個方法仲work。」

我：「但係如果仲work，我地無可能會收到sms。」

啊樺：「係，太矛盾啦。若然包錫紙既方法一早唔work，西裝佬隨時都可以殺上門，咁點解又要安排內鬼嚟到？」

我：「咁如果個sms係來自電話內部呢？」

啊樺同大隻佬望住我：「下？咩來自內部？」

我：「如果個sms根本唔係sms，係電話本身send比我地呢.....um.....則係小熊來電send比我地既。」

啊樺見到我出奇地比左個咁突破性既分析，拍左幾下手掌，笑左笑話：「岩，有好大機會係小熊來電既製造者send比我地。」

大隻佬：「但係小熊來電既製造者同西裝佬唔係同一伙咩？」

啊樺：「咁就睇個sms內容。更重要係會唔會又係另一個密碼.....」

我：「但係如果我地一開就會.....」

啊樺：「係，咁佢地就會知我地既藏身地。所以我地唔可以咁快開個電話。」

大隻佬：「我覺得未必要搵第二個地方睇，你諗下岩岩我同啊麟拋走龍友部電話，都無西裝佬出現。會唔會係因為每日殺一個人既目標已經做到，所以就咁？」

啊樺點點頭：「有好大機會，但係最保險都係搵個遠小小既地方睇啦。」

我：「咁不如去女人街果邊，依加果到咁多人，要走都走得快啲。」

啊樺擰擰頭：「但係多人都意味住危險，不過女人街好有用，我地經果邊逃走啦。」

大隻佬：「一係我地喺依到睇完再跑去下一個地方？」

我：「咁家樂坊既Starbucks啦，果到好易就睇到地面既情況，點都好過喺依間地下既m記，對於地面既情況知得太少。而且Starbucks既人流唔會多得去邊。」

啊樺同大隻佬點點頭都話OK。於是我地拎番起啲腳架同相機就企左喺M記出口，準備打開錫紙。

啊樺呼左啖氣：「一」

我望望大家，一手捉住張錫紙：「二」

大隻佬對大家比左個招牌式笑容：「三」

我地打折番開張錫紙，搵左SMS果到一睇，我地三個都收到同一個SMS，上面寫住：GPVS EBZT
UP GSFF
又一個密碼.....

[2/3/2015 15:03]

啊樺一睇完個sms就搵左紙巾同原子筆抄低，而我同大隻佬就拿拿聲用錫紙包番部電話。啊樺抄完就快快手收番好部電話，心急既大隻佬一早拎住部相機對住周圍影，隨時戒備。等佢搞掂好所有野之後，我地就排成三角形咁既陣式向前前進。大隻佬負責行頭，拎住個單反提防住前面既人，而我同啊樺就分別監視左右兩邊。

我地經山東街行入去女人街，依個時候啊樺話：「入巷仔。果到少人好多，方便睇水。」

如是者，我地就跟啊樺既意見行左入女人街則邊既巷仔。而本來三角形既陣式都因為條路太窄而改行前線。大隻佬就依舊行前。啊樺變左行中間，負責睇番女人街果邊會唔會有西裝佬穿過啲鋪頭衝入嚟。而我就企最後，睇下會唔會有西裝佬由後方衝上嚟。每當行到一個十字路口，大隻佬都會舉起個拳頭叫我地停，佢就掃掃周圍環境先再比指示叫我地行。搞到我地成隊飛虎隊咁，用相機當做槍，一路向前行。

不過女人街兩邊條巷仔實在太窄，行過既都知，就算果到少人，但係間唔中會比人撞到。更何況佢加變左透明，個個就好似衝鋒車咁撞去我地到。特別係打頭陣既大隻佬，真係好慘。

經過一輪碰撞，我地終於行到女人街街尾。啊樺停左喺馬路邊話：「行紅綠燈啦。」我同大隻佬相視而笑。無錯，我地唔係真係透明，比車撞都會死。佢加啲司機仲要見唔到我地，實唔會收油，亂過馬路太危險。我地三個透明人就乘乘地咁等紅綠燈過馬路。

最後，我地終於入到去家樂坊既Starbucks。我地揀左個近窗邊既位，set左個腳架，影住街外面既情況。啊樺係佢件外套袋到拎番張寫左野嘅紙巾出嚟：「GPVS EBZT UP GSFF」

我：「有咩頭緒？」

大隻佬：「um.....唔知啊，我英文好水皮架啫。」

啊樺：「但係我睇啲字本質似係英文。」

我：「係既，我諗唔會咁低能將啲英文字母，跟番順序前後一齊郁幾格就得啊？」

啊樺聽到我一講，就拎起支筆寫，點知一寫就已經解碼：「FOUR DAYS TO FREE」

我望住望個密碼，我真係驚訝到O左嘴：「點會咁簡單啊.....」

啊樺同我一樣都O左，更加唔相信自己做既野：「如果咁簡單，點解仲要SET密碼？」

大隻佬問：「下？則係咩意思？」

我：「佢係話仲有四日我地就自由。」

啊樺：「點解要SET個咁既密碼.....」

大隻佬：「我唔知啊，但係如果佢講既野係真，則係我地只要捱多四日就得。」

我望住啊樺：「咁計法，如果啊樺之前講既野係岩，則係最多得番三個人會死？」

啊樺擰擰頭：「我唔知啊.....但係點解要特登將句野加個咁簡單既密碼？」

我：「會唔會係我地解錯？」

大隻佬反駁：「咁比我地睇搞到咁複雜做咩。」

啊樺：「唉，我都唔知。但係就內容去睇，個SMS既發送人似係幫我地。」

大隻佬補充：「則係小熊來電既製造者係幫我地？」

我：「下？咁唔合理？明明係佢令我地搞成咁。」

啊樺：「除非.....我地會變成咁唔係因為小熊來電？」

我：「點解個發展愈嚟愈似紅VAN故既？」

大隻佬望住我：「你指陳果拍果套紅VAN？」

我點點頭：「算係啦，講班人搭搭下紅VAN，無啦啦成個世界既人消失左，原來係因為佢地做緊實驗。」

啊樺：「你既意思係指我地本身就處於個實驗到？而小熊來電既製造者係想幫我地？」

我：「我覺得係，可能佢地想做個關於病毒既實驗掛？」

啊樺：「咁點解佢地一日只殺一個人？」

我：「咁我又唔知.....」

大隻佬：「唔好諗住，不如飲杯咖啡休息下，聽日我地仲要同其他人會合。」

啊樺：「Fuck！」

我望一望啊樺問：「下？Fuck咩？」

[2/3/2015 16:23]

正當大隻佬要離座幫我地沖下咖咖啡果陣，啊樺大叫左句：「Fuck！」
搞到大隻佬當堂停左格，唔敢郁，都唔敢出聲，只係望住啊樺。
我問啊樺：「咩事啊？」

啊樺露出左一臉擔憂，望住我同大佬：「我地同金毛仔可能會失散.....」

我：「係啊！如果佢地同我地一樣收到sms，又要睇既話.....」

大隻佬：「即係佢地唯有轉場！如果我地再唔趕去現時點既話，我地好有可能會同佢地失散.....」

依個時候啊樺個樣就更加苦惱，佢無出聲，只係沉思。
本來想去沖咖啡既大隻佬一諗到要失散，佢就停左手，開始收腳架，準備走人。
啊樺個樣更加無奈，佢眼白白坐喺到睇住大隻佬執野，講唔出無任何野。
大隻佬收番起所有野入運動姐姐交比佢既袋，行到去門口前停低左。
佢擰轉頭對我地好決絕咁講：「我講過，無論點我都唔會拋棄佢地。你地走定唔走？」

我同啊樺都唔敢出聲，更加唔敢抬頭去望大隻佬。
內疚感由心底湧現，望住大隻佬既身影，我真係覺得好對唔住佢。
由今朝開始，佢都好保護我地，但係我地依加就係因為怕死，所以放棄左佢。

大隻佬低聲講左句：「咁我走啦。」就頭也不回踏出門口。

我完全唔知點面對佢好，更加唔敢去望去門口，唯有低頭唉左聲：「個sms既真係出現得唔係時候...
...」

啊樺：「嗯.....係囉？等等！」

啊樺講到一半就衝左出門口大叫：「啊強！」「啊強！」
我跟住佢走出去，當然大隻佬走得唔算快，都未行夠幾步就已經比啊樺捉住左。
我地三個就咁企左喺家樂坊門口，而其他人就無視我地繼續人來人往。

大隻佬：「咩事？」

啊樺帶點氣喘：「唔.....唔好走.....」

望住佢兩個咁樣捉住手既對話我仲以為係TBB拍果啲愛情片。

我打破佢兩個尷尬既氣氛問：「點解？」

啊樺：「我諗到啦！我諗到啦！」

大隻佬同我一樣望住佢下左聲。

啊樺：「我知道個SMS咩意思啦！」

我：「咪就係過多四日我地就會自由囉。」

啊樺擰擰頭：「唔係，個內容唔係重點。個重點係佢幾時SEND過嚟。係內鬼既計仔！一定係！」

大隻佬：「我.....唔明？」

啊樺：「根本個SMS唔係小熊來電既人SEND嚟，係個內鬼！錫紙既方法根本就唔work！個內鬼想借個sms令我地盡快番去。」

我：「就係因為個內鬼諗到一步，我地應該會推斷到佢地為左睇個sms就迫住轉地方，所以就想借咁既計仔迫我地快啲番去同佢地會合？」

啊樺不停點頭話「係」

大隻佬：「但係點解佢一定要我地番去啊？大可以叫西裝佬殺左我地咪得。」

啊樺：「除非西裝佬唔可以殺我地？你諗下班西裝佬既身手，要殺Major Tom有幾難，但係最後Major Tom又走到，唔係太合理，除非Major Tom講大話，又或者根本就係班西裝佬唔可以殺我地。」

聽到啊樺咁既分析，我諗起套漫畫，叫火鳳燎原。

入面有一句：計謀之始，是要讓敵人知道你的下一步，然後小心預測敵人以後的每一步。依個內鬼太高深，好彩我地都仲有個啊樺既。若然我地發生既事係個故仔，我覺得個作者應該都係姓陳既。

我拍左下手掌指住啊樺：「oh my god, you are fucking genius！」

啊樺對我禮貌咁笑左笑話：「所以我地先唔可以咁快番去，而且我地一定要掉走部電話！」

大隻佬摸住佢個下巴一路思考一路點頭發出「嗯」既聲。

啊樺：「

你唔信，一係咁。無論點我地都要走，因為我覺得錫紙既方法太唔可信。將部電話留嚟到，我地再轉場，搵個近現時點既地方行，好無。」

大隻佬聽到啊樺既方案都無咩好反對：「咁你地去執野啦，我嚟到等你地。」

大隻佬由個背包到拎番部相機同電話出嚟，交左比啊樺。

啊樺接過部電話就拿拿聲同我行番入Starbucks執野.....

[2/3/2015 17:34]

我同啊樺拿拿聲行番入Starbucks執野，不過好老實咁講我同啊樺有幾多野可言？大家都係得個背囊仔，一件風褸，同埋些小隨身物品。啊樺走左去counter，當住班職員面，拎左幾支有汽礦泉水出嚟放落個袋到。曾經我會叫依個動作做偷，依加？拎你既咪拎你囉，洗比面，反正你又睇我唔到。如其話我地係透明，倒不如話我地已經當左其他人係透明。除左我地十個加埋班西裝佬，我地既世界就再無其他人.....

好老實講，同紅van故入面既世界比，我地都咪又係差唔多，都係消失。只不過唔係人地消失，而係我地消失。

望出窗外，我見到既唔再係人群，而係草叢，一個充滿蛇蟲鼠蟻，妖魔鬼怪既草叢。雖則話啊樺講過啲西裝佬應該就唔會殺我地，但係你信唔信一個對你揮刀相向既人唔係想殺你？

我跟住啊樺一齊拎多幾支果啲賣到天價既水入袋。啊樺對住我伸出隻手：「電話。」

我望望佢，再拎番我部電話出嚟，望住部電話都未免有多小既感慨.....話晒都叫用左差唔多年幾，最重要係我同happy一齊買既情侶機。估唔到咁就要拋棄佢。

我拆開左錫紙，撇多幾撇，我先發現原來whatsapp果到，有個未知既號碼send左個短訊嚟，叫我去旺角。

我望望個number，突然有種想法。

「等等，點解我地唔試下打番去sms個number到？咁咪知邊個係內鬼囉。」我望住啊樺，指番住sms個number到。

啊樺：「你唔好咁傻啦，邊有人個電話number有成n個碼咁長架？好明顯就無可能。」

的而且確啊樺講得無錯，個電話number太長：9707989088404585615057505
不過唔識死既我都係打左一次，當然個結果係長響無人聽。

啊樺將啲電話拆晒錫紙，收左喺個counter既收銀機到。之後我同佢就走番出去同大隻佬會合。

當我地走到出去，天都開始暗，但係旺角依舊熱鬧。依然有好多強國人拖住佢地既死人喺，成架坦克車咁周圍轆人腳指。不過我諗家樂坊果到，你會注意到既多數都係果到既臭豆腐味。但係逃亡緊既我地又邊有咁多時間去欣賞，我地跟住大隻佬走離開左家樂坊，行人左隔離果個公園既巷仔。

一路跑跑跑，點知一行出到碧街果陣，大隻佬就停左喺到，佢舉高個拳頭，叫我地一齊停低。大隻佬指指對面，就已經見到有兩個西裝佬守住左喺個地鐵站出口。

「點算啊？」我問大隻佬。

大隻佬望兩望周圍既環境成條街有好多貨車泊左喺到。

於是乎，大隻佬叫我地踏低。

我就好似打機咁一路踏低一路行，急急腳咁衝左去架貨van則邊。

大隻佬貼住車邊，舉起個相機，透過架貨van影一影周環既環境，好彩對面好多貨車喺到，進入左班西裝佬既死角。

於是，我地就跑過對面，走到去一架貨車既車頭。

「呼.....」我同啊樺都倒抽一口涼氣，但係淨低既就係最危險既一部份，點樣走入去山東街？

我地一路等等等，而大隻佬又成日望望行人路果邊，再望下馬路果邊，等緊一個機會。

最後有架貨車因為要讓路就停左喺山東街出口，我地三個拿拿聲，借架貨車，終於避開到西裝佬既視線，走入山東街。

點知行入去無耐，街上面既燈就熄晒，其他人又再一次消失。

係「大停電」.....

[2/3/2015 19:44]

我同啊樺停左喺條街到唔敢郁，唯獨是大隻佬，佢無遲疑就一手捉住我地兩個人左去間停左電既粥鋪。

我地三個企左喺鋪頭入面等，等待一切回復正常。

大隻佬一掌打落張枱到：「豈有此理！咁既情況即係又有人死啦！」

雖然大隻佬既矛頭唔係指向啊樺，但係我隱約都見到啊樺比大隻佬嚇到縮一縮。

我：「我諗今次都無辦法唔去番搵佢地啦.....」

啊樺無表示，又或者佢仲自責緊自己所推斷既錯誤。

再一次「大停電」有機會係有人被殺，又或者「大停電」同有人死無關係。

若然真係有人被殺，再咁樣等落去已經無意思，因為就結果而論，已經睇到係有內鬼存在。

如果我地再等到第二日已經無意思.....

「行啦。」大隻佬踏出門口。

而我同啊樺就密密咁跟住佢走。

大隻佬帶我地走左入條巷仔，一路行一路行。

不過因為入夜加上無燈，跟本就睇唔到路，於是大隻佬就用住相機MON果小小既光，依稀前進。

好彩係條巷仔好短，好快就行左出彌敦道。

一條黑媽媽，無街燈，無霓虹，無車，無人既彌敦道。

如果你問我咩感覺，我都只可以答你，得個驚字。

因為我真係接近咩都睇唔到，最怕既就係西裝佬唔知邊到彈出嚟。

今次既「大停電」耐左.....

「喳！」一聲，我地又再回復番正常，啲人出番晒嚟，所有野回復正常，而現時點正正喺我地既側邊。

我地三個企左喺個門口，大大啖咁吸左口氣就一齊行入去.....

唔知道有其他人去過現時點，但係佢同其他大形商場比起，完全反其道而行。

佢既門口無豪華既裝飾，設計一啲都唔摩登，感覺仲停留緊喺九十年代。

更重要係佢一啲都唔起眼，內部紛紛暗暗咁，仲有門口仲殘留住啲千年未洗既污漬，的確好難吸引人入去。

我地三個大大喺咁吸左口氣，壯壯膽就行入去。

大隻佬推開道玻璃門，為我地帶頭入去，點知唔洗問啊貴，已經睇得出有人死得好慘。

我地一入喺門口已經見到地上有灘血，血泊中有個腳架跌低左，而且仲有一個個血腳印由，血水中步向往上一層既電梯。

我地跟住血腳印，經電梯上到一樓，可以清楚見到血腳印向住商鋪既方向廷伸而去。
我地線線就一路望住地下，跟住啲腳印，最後停左嚟到。
而視線就由地下，移番周邊既商鋪，已經估到咩事.....
係一種好慘既死法.....

周邊鋪頭既櫥窗染上一片紅血，鮮血甚自將成個櫥窗都掩沒，令我地完全睇唔到商鋪入面既狀況。
但係唯獨唔見屍體，就連些少肉塊都唔見左.....

係人體爆炸.....

「櫥櫥.....喀」啊樺一想像到個情景又忍唔住嘔左出嚟。

我同大隻佬，帶啊樺去左個遠小小既地方，等佢嘔。
我一路掃佢背脊，等佢舒服啲，但係啊樺就繼續嘔.....

「係佢地啊！」依個時候我聽到四眼警察把聲由走廊既盡頭傳過嚟。

佢開始向我地飛奔過嚟，但係仲嘔緊既話舉起隻手掌叫四眼警察唔好再行前.....

一路嘔緊既啊樺勉強講左句：「其.....他.....櫥櫥.....喀.....人？」

四眼警察對住佢本來走過嚟既方向大叫左句：「無事啦！唔係西裝佬佢地。」

之後其他人都陸續出現，除左一個人.....係援交妹。

大隻佬問四眼警察：「係.....個靚妹？」

四眼警察默不出聲，低頭點下就算。
依個時候第一個趕過嚟既運動姐姐對住我地話：「電話呢？」

一聽到運動姐姐咁急咁問，我第一時間係起戒心。
睇嚟佢真係內鬼，咁急要我地電話，應該係知道左密碼既事！
我拿拿聲就作左個大話：「啊！我地留低左。」

運動姐姐即刻對四眼警察下令：「鎖起佢地啊，stephen，啊賢！」
四眼警察一聽到運動姐姐咁講，本來對我地露出一面慈祥既佢，即刻變左樣。
佢由背後拎起左個手扣扣實大隻佬，而MK仔就馬上上前用索帶綁住左我。
至於啊樺就由運動姐姐上前親手用索帶綁住佢地。

我對住佢地大叫：「咩事啊！做咩要綁住我地啊！」

運動姐姐：「你地點證明你唔係西裝佬啊？就連電話都無，好難去信你姐！」

停左嘔既啊樺細細講：「Fuck又中計！點解連依一步都計埋！」

大隻佬：「下？」

啊樺：「中伏啦，就係因為個運動裝知道我地實會拋棄個電話，所以佢就可以順利成章咁去捉住我地，甚至殺我地.....」

我聽到啊樺既解釋，我就知道個內鬼太高深，應該話係運動姐姐好高深。仲以為可以搵到方法避開個內鬼既追跡，點知咁又成為左個致命傷.....

[2/3/2015 21:32]

我地三個比運動姐姐一行人捉住左，仲要被佢地搵左個鋪位，鎖左我地喺入面。
而四眼警察就坐左喺道透明閘出面，看守住我地。

我企左起身喺依個細細既鋪位入面行嚟行去：「點解會咁嫁！」

啊樺佢無答我，只係閉上眼沉思。

大隻佬望住我行嚟行去都忍唔住話：「你唔好急啦，我諗過埋今晚，佢地應該會信我地既係清白既。」

我望住大隻佬大怒道：「清白！點證明啊？佢地一早已經咬定我地係西裝佬既人啊！」

大隻佬望住我咁燥都唔敢再出聲，於是乎我就向四眼警察：「喂！你好放我出去啦！」

但係四眼警察就好似尊佛咁坐左喺門口，無為所動。

大隻佬就借機同四眼警察搭話：「啊stephen你信下我啦，好無？我地真係清白架。你睇下我仲記得你叫stephen啊。」

依個時候四眼警察就好似有啲動搖咁望向我地：「你唔洗止意呢到我啦，要知我叫stephen有幾難啊？佢地都分析過，若然樣都可以模仿，更何況記憶？要知有幾難啊？」

我一聽到「佢地」兩個字我就即刻出聲揶揄四眼警察：「佢地？你係指著運動裝個位姐姐啊？」

「咪係囉！實係啊運動裝叫你咁做架啦。」出奇地一路沉默既啊樺竟然開口一齊幫口。

四眼警察開始變得有啲唔耐煩，大隻佬見到咁就乘機加鹽加醋：「唉，啊stephen，你都唔知係唔係男人，比個運動裝咁既女人點嚟點去。」

「喂，夠啦下，人地叫做啊白啊！」四眼警察頂唔順就轉身對住我地發火。

啊樺一見到四眼警察上釣就比左個質疑既眼神望住佢問：「唔通你就無諗過個白小姐係西裝佬果邊既人？」

「一定唔會啊。」四眼警察反駁。

啊樺再整多個凌厲既眼神望住四眼警察問：「你肯定？係邊個帶我地去完一個又一個中伏既地方？點解西裝佬會知我地喺starbucks？」

四眼警察開始動搖，都答唔上啊樺既問題。

依個時候，旁觀既我就好似見得到佢個腦，果個石化左既大腦，再次解封，繼續郁番。

望住四眼警察既反應，我突然覺得佢好可悲。

就係因為情況愈嚟愈複雜，所以我地開始放棄思考，所以就將思考既責任交左比團地既領袖。

最後，我地做既再唔係根據個人既意願同分析，而紛紛成為左依啲領袖既工具。
更甚者就人云亦云，人地講佢就信.....

大隻佬依個時候再打溫情牌：「Stephen，我希望你信我地三個係清白。我地三個離開左你地班人既時候，做過好多次分析，都係覺得你地果剩低果五個人入面，一定有個係內鬼。」

四眼警察無出聲，啊樺就接力：「我覺得運動裝的而且確係最可疑。正如我問過你，你都知，不論Starbucks，定一話係依加依個現時點商場，都係佢提出。你都知我地有用錫紙既方法，但係都依然比班西裝佬發現我地就係Starbucks，一係錫紙既方法唔work，一係就有人通風報順。而依個人好大機會就係個運動裝。」

四眼警察：「個方法係work，因為我地躲避嚟到都無人發現。」

啊樺：「我唔知，但係你諗下你今日下晝收到果個sms，我地都無signal又點會收到sms。」

四眼警察：「因為小熊來電send嚟。」

啊樺：「好明顯就係個運動裝呢你地啦！」

四眼警察擰擰頭：「唔係，你睇下個電話number，其實係九方字形碼，正正係寫住：我係小熊來電」

我：「咪又係運動裝講既。」

點知四眼警察個頭擰得仲大反應，佢話：「係我.....你地依班人太唔可信。」

下.....what the fuck.....
唔通個message係真既？

啊樺見到四眼警察想轉頭唔理我地果陣：「等等先！你諗下攝影師既死法，真係普通過敏？就算係，咁靚妹呢？佢咁樣人體爆炸仲會係普通既病？好明顯係有人偷偷地打左啲唔知咩病去搵我地做白老鼠啦。」

四眼警察又再遲疑番，但係又再開口：「唔係，啊stephy唔係人體爆炸，而係全身嘅血無啦啦由皮膚各處流出嚟，最後就一次過.....佢條屍都仲留左喺果到。」

四眼警察指指岩岩我地經過既案發現場，但係條屍呢？
我地三個抱住懷疑既眼光望住大家，四眼警察見到我地有異樣就即刻問：「你地做咩？」

啊樺諗左諗都係決定講出嚟：「我地經過果陣無見到條屍.....」

四眼警察：「咩話？無理由！」

啊樺問：「你地有無人睇住條屍？」

四眼警察擰左擰頭，啊樺面色開始變再問：「咁你地.....都無人睇住個門口，咪則係班西裝佬.....」

點知四眼警察竟然點頭：「有，我地有人睇住個門口，所以唔關西裝佬事，只係見到你地入嚟，所以你先見唔到有人站崗.....」

四眼警察既答法，令到發生至今既事，更加複雜.....
點解條屍會唔見.....

[2/3/2015 22:54]

「算啦，我都係唔應該再聽你地亂咁講。」四眼警察擰番轉頭決定唔理我地。

啊樺：「喂，你信我地先啦。」

四眼警察依舊唔理我地。

依個時候，大隻佬：「等等！你話個sms真係小熊來電send架嘛，如果我知個內容係咩，咁我就唔係西裝佬扮架啦！」

四眼警察又再擰番個頭望住大隻佬，等佢開口：「係GPVS EBZT UP GSFF！」

四眼警察聽到，今次係真真正正咁受到動搖，佢話：「你地.....點會知？」

我對住佢笑左笑話：「都話左我地唔係架啦！」

四眼警察：「對唔住啦.....我放你地出嚟啦。」

當我正開開心心諗住可以走既時候，啊樺竟然殺出嚟話：「唔好！千其唔好！你要扮唔知！我唔想咁快比個內鬼知道。」

聽到啊樺咁講，不論我，四眼警察定係大隻佬，都表示出不解既樣，望住啊樺問：「下？點解要咁做？」

啊樺望出鋪頭周邊確保無其他人，佢再細細聲講：「以我估計，個內鬼就係想我地三個處於咁既情形。等我地不被信任，再困住我地，咁佢就可以輕易殺左我地。所以我想借啊stephen你隻眼再觀察下邊個係內鬼。」

我望住啊樺問：「等等，但係點解佢唔直接快快手一次過殺晒我地？」

可惜啊樺都係答唔到，但係佢好快就將焦點轉去四眼警察到：「不如你同我講下你地失散之後既情況。」

四眼警察：「啦，事先聲明，雖然我信你地，但係唔代表我信我地之間係有內鬼。」

我唔耐煩咁對住四眼警察：「得啦！」

四眼警察：「我記得當我地一落樓就有西裝佬追我地，迫住要走，最後我地走左入朗豪坊，果陣係九點到。跟住我地留左喺入面一陣，去到十點到就好似琴日咁停晒電，所有有人都消失晒。」

大隻佬：「即係「大停電」啦。」

我點點頭話：「睇嚟「大停電」應該係同步發生，無論我地分隔幾遠，都係會同步發生。啊！你繼續

啦。」

四眼警察笑左笑繼續講：「當回復正常之後，啊白就決定一齊去番Starbucks果邊搵下你地。不過當我地去到附近果陣，已經見到有班西裝友守住，所以最後我地都得出結論你地死左。所以我地先至會去現時點，打算等多兩日就離開旺角。之後，三點小熊來電既SMS就SEND左嚟。」

啊樺打斷左四眼警察問：「你地個個都係埋一齊？」

四眼警察再擰擰頭：「唔係，啊賢同Stepy去左守門口。」

我一聽到就即刻打斷四眼警察，對住啊樺話：「下！佢咁講我覺得係個MK仔先係內鬼！」

啊樺舉起隻手指，示意要我聽埋四眼警察講野，我即刻對四眼警察SA LUM話：「唔好意思，你繼續。」

四眼警察面上開始有啲唔耐煩話：「好.....咁我地同步收到SMS都好好奇。啊白就話要去其他地方睇個SMS，因為驚我地現時點依個地方會暴露左出去。於是啊白就同我地去左後面街既學校到睇。」

啊樺再問：「咁有無人解到個sms內容？」

四眼警察點頭：「有，係我。無論內容定一話係短訊發送者，個密碼都係我解既。」

啊樺聽完就比左手勢叫四眼警察繼續。四眼警察：「之後，都無咩特別發生，直到五點幾，stephy就無啦啦全身爆血死。跟住到七點幾八點又嚟多次停電。」

大隻佬問：「無其他特別？」

四眼警察擰擰頭話：「無。」

我：「咁果次拎電話出嚟，除左sms無傾其他野？」

四眼警察：「無。」

啊樺問：「咁你有無開過個Apps睇？」

四眼警察：「有啊。佢彈左個大階E字比我囉。」

依一刻我地三個相視，好似已經發現左內鬼.....

[2/3/2015 23:14]

聽到四眼警察所講既單字，我地三個第一個最直接既反應就係佢就係我地所搵既內鬼。就我地之前所得到既密碼pattern，都係三位組成既密碼。但係佢得一個大階E，明顯地佢講緊大話，都意味住佢有野想隱瞞，或者佢根本就唔知個密碼。而依兩個結果都標示住佢就係內鬼！

我望住啊樺，但係佢無出聲，始終依個結果都唔係太令人信服，特別係大隻佬。佢個樣比較受到打擊。

四眼警察當然唔係傻，佢望到我地咁樣話：「你地做咩？」

啊樺：「其實.....我想食野，我地由下晝開始就無咩野落過肚，只係飲過咖啡。」

四眼警察點點頭：「好啦，咁我去拎啲野比你地食。你地等我。」

等到四眼警察離座之後，大隻佬：「我覺得.....STEPHEN唔會係內鬼。」

我：「但係佢個密碼.....完全暴露出佢係內鬼既事。」

啊樺：「就咁睇的而且確係，但係若然如此佢之前所講既野都可以係假，包括個SMS既發送者既真實身份。但係我可以肯定一樣野，佢地之間一定無研究過小熊來電既密碼。」

我問：「下？點解？」

啊樺：「先假設佢係內鬼，則係佢講比我地聽既資訊有機會係假，咁佢地其實係有研究過個密碼，所以佢理論上就算唔知個密碼，都可以作到個岩既Pattern令我地唔去懷疑佢。咁假如佢唔係內鬼，佢講既野係岩，都表示佢地真係無研究過個密碼。」

大隻佬：「而且更重要係佢既反應，佢答得好順暢，若然佢真係唔知有密碼既話，實會有懷疑。」

聽落佢又講得有道理，如果係咁則係表示個密碼可以得一個英文字？

四眼警察好快就拎住幾舊包番嚟，交比我地，仲幫我地鬆左縛。一向食量大既大隻佬接過個袋，就搵晒啲牛角包同腿蛋治出嚟食食食。而我自己就求奇揀左個腸仔包算。啊樺就拎住個冬甩細細啖啖咁食。

望住我地既食相，四眼警察話：「不如你地出嚟啦，我覺得真係無內鬼。」

啊樺拎住個冬甩話：「如果有呢？」

四眼警察：「就算真係有，你地一齊困喺入面都無用。我就算講幾多資料比你地知，你地都未必搵到。」

啊樺舉起隻食指左右搖擺：「NO·NO·NO。說話唔係咁講，就算我地搵唔到個內鬼，我地被困仲有第二個功用。」

啊樺咁樣講，令我同大隻佬頭頂都出現左問號，我：「唔通我地被困於此唔係就係純粹為左等內鬼放低戒心咩？」

啊樺再左右郁佢隻食指：「個本意唔係咁，而係保護大家唔洗死住。喺運動裝班人眼中，我地三個就係西裝佬，如果我地是但一個死就表示，我地唔會係西裝佬。所以個內鬼一定唔會搵我地落手，反而係佢最後落手既人。但係佢都唔可以咁快殺運動裝班人住，因為佢一殺，就表示除左我地三個，仲有第四個西裝佬混入左佢地。」

四眼警察「哦」一聲，不禁敬佩啊樺既推斷力：「不過，當我一番去，佢地都已經開始左放你地既討論。」

啊樺笑一笑：「睇嚟佢真係好急殺人。」「By the way,我想問啊S.....S咩鬼野，部電話呢？」

大隻佬：「佢咁急，睇嚟仲有四日就可以自由既訊息係真架啦！」

四眼警察聽到大隻佬咁講未免帶點灰話：「我已經講左係真架啦.....」

啊樺尷尬咁笑左笑：「um.....anyway我仲想問，啊S.....S咩鬼野，部電話呢？」

四眼警察：「係Stephy啊，我印象中無人拎過佢電話，就咁跟身，所以應該係佢條屍到。」

啊樺：「咁依加部電話呢？屍雖然消失，但係電話應該唔會消失既。」

四眼警察：「我岩岩行過，的確無見過佢電話喺地。」

啊樺：「頂！睇嚟個內鬼比我地先一步拎左個電話！」

我：「咁即係意味住.....個內鬼知道左個密碼既Pattern.....」

啊樺：「我地所剩時間無幾，我地一放出去，就係佢再殺人既時機.....」

[3/3/2015 03:45]

我地三個一直坐左喺間鋪頭到眼光光望天光，但係又唔敢訓。

最怕一訓，又會唔知發生咩事。

唯有靠四眼警察幫我地拎啲罐裝咖啡比我地頂住，如是者一路捱，直到三點幾。

我已經劫到頭奄奄，但係又訓唔到，對眼雖然瞪到鬼死咁大，但係完全無咩精神。

點知依個時候，我見到Major Tom捉住MK仔走過嚟我地到。

唔小心訓住左既四眼警察比Major Tom嚇一嚇，搞到個人差啲喺張櫈到跌落嚟。

四眼警察坐番直個人帶點尷尬咁問Major Tom：「咩事啊？」

Major Tom話：「Stephen，放佢地出嚟啦。仲有我地岩岩傾過啦，係啊賢。」

MK仔即刻反駁Major Tom：「都話左唔係我囉！我唔係咩內鬼，我無出賣過你地啊！」

Major Tom「唉」左聲，擰擰頭表示自己唔太相信，睇嚟係運動姐姐佢地既決定。

四眼警察面上既表情都好複雜，但係又無辦法唔聽話，唯有開閘將我地三個放番出嚟，再換入MK仔。

我地跟住Major Tom去左第二間轉角位無落閘既鋪頭入面。

「我落番去先。」Major Tom帶完路之後就走番去個門口站崗。

一入到去，運動姐姐就對住我地笑笑口咁話：「sorry啊，我地誤會左你地。」

望住佢個樣，我只係知依一下叫賊笑，我求奇應左句嗯，就搵左個角落坐低。

大隻佬同啊樺就同我坐埋一齊，遠離佢地。

運動姐姐見到個氣氛咁尷尬：「真係好對唔住，我叫stephen鎖住左你地。」

但係我同大隻佬都只帶住敵視既眼神望住佢，唯獨啊樺一個好冷靜咁問：「點解要鎖金毛入去？」

運動姐姐見到啊樺肯答佢，都好開心咁話：「曾經我地覺得唔會有內鬼，直到你地既出現，令我地開始構思到，其實西裝佬隨時都可以假扮成我地每一位。加上stephy既死太唔尋常，再諗番之前龍友既死都好奇，所以我地先覺得有西裝佬融入左我地。加上兩個死者死之前都係接觸過啊賢，所以啊賢有好大機會係兇手。」

聽住運動姐姐既解釋，就算佢好強調我地我地，但係我心入面都係認為佢口中既我地，其實咪又係得佢一個。

都正如啊樺既推測，MK仔好順利成為左最大嫌疑既人。

不過我心底相信佢只係代罪羔羊，始終支持佢係內鬼既理據太少，只係得推測.....

啊樺再問：「咁點解要放番我地出嚟？」

運動姐姐：「過左成晚，但係都無西裝佬過嚟。若然你地真係西裝佬，又發現你地無音訊，佢地應該

會去搵你地，但係事實係咩都無發生過。所以你地唔係西裝佬。」

又係一個推論，雖然好簡單，但係我耳中聽落同藉口有咩分別？
個原因咪又係因為你急住殺人。

望住運動姐姐個樣，就算佢目無表情，我都完全感覺到佢果種奸詐既味道。
大隻佬依舊同我一樣敵視佢，啊樺就再問：「我想問你地知唔知啊Stephy個電話係邊？」

港女OL「摺」一聲話：「我點知啊？可能同佢條屍一齊消失囉。你由入嚟開始就問問問，好煩啊！
仲有你兩個咁樣係咩眼神啊？難得係啊白話放你地出嚟，仲要咁樣望住人！我事先聲明，我唔信你兩個架。」

港女OL一句說話衝向我地而嚟，搞到我地三個都收聲。

運動姐姐就好聲好氣對住咁話：「Karen，啊.....ok架啦。始終都係我做錯判斷姐。」

港女OL：「我都唔明你既，比著係我實扁到佢地飛起！明明你咁幫佢地，琴日一失散，你就話要搵
番佢地。又怕佢地如果無事所以先留喺依個鬼地方。點知佢地就咁樣對你。」

運動姐姐無出聲，只係笑笑口咁望住港女OL。
港女OL好大力「唉」左聲就跑左出去，得番我地四個.....

[3/3/2015 06:02]

望住運動姐姐個樣，就算佢依加訓著左，我都覺得好心寒。
佢每一下笑，每一下舉動，我都好怕佢會用唔知點既方法殺左我。

究竟我會好似異形啲人咁，無啦啦爆肚而死？定一話會無啦啦人體爆炸？

究竟佢想點？
點解要放我地出嚟，但係又將MK仔困入去？
點解唔比MK仔做佢既代罪羔羊？
佢下一步係點，我真係諗唔透。

我真係唔想再同佢共處一室，所以我同啊樺單單眼問：「不如.....我地去頂啊stephen更？」

啊樺好似有小小明我意思，所以點點頭，同已經番左嚟既Major Tom講：「我地去頂stephen更，佢都應該有兩晚無訓。」

Major Tom點點頭表示佢知道就繼續休息。
我細細力拍醒左就快訓著既大隻佬：「我同啊樺去問MK仔拎料，一陣你同Stephen照顧大家。」
大隻佬點點頭，就坐直番個人，去留意番其他人既一舉一動。

我同啊啊樺走出左用嚟休息既鋪頭仔，沿住走廊行番去位於轉角位果間好似牢房既鋪頭仔。
一去到已經見到四眼警察剋到不似人形，佢挨住鋪頭既牆角位訓著左。

我地去到就拍醒左佢，我話：「我地換更啦，你番去休息下，仲有同啊強哥互相照應下。」

四眼警察笑笑口正想拒絕我地既好意，但係啊樺指指MK仔，四眼警察就會意到我地想做咩。
於是佢都乖乖地咁讓座比我地兩個，仲要交左間鋪頭既鎖匙比我地。
見到四眼警察離去，啊樺就拍拍鋪頭既透明閘門叫醒MK仔。
剋到訓著左既MK仔一聽到閘門聲就即刻起身，好激動咁話：「我唔係內鬼啊！信我啦」

我：「我信你，我信你。但係你都要做到的野話我知先得架。」

MK仔：「你想我點啊.....我真係無辜架！」

啊樺：「你部手機呢？」

MK仔：「已經比個仆街啊白收Q左啦！」

啊樺暗暗地講左句「FUCK」，再問啊賢：「咁你有無搵個入小熊來電個APPS睇？」

MK仔點點頭：「有啊！有啊！佢仲彈左3個英文字msg。」

啊樺：「你有無同其他人講過？」

MK仔再點頭話：「有啊，咪Stephy囉。」

我：「咁佢有無話你知佢收到既係咩？」

MK仔話：「有啊佢話係TTN。」

啊樺諗左諗又再問：「係大楷定細楷？」

MK仔話：「我既係細楷，佢話過佢係大楷。」

我望住啊樺細細聲咁講話：「睇嚟大細楷都有意思？」

啊樺再問MK仔：「我想知番你同攝影師去執屍既野，你地點搬個女人上嚟？」

MK仔：「我地咪.....啊！！邊Q過！」

無啦啦，我見到MK仔隻手無啦啦流血，身上面仲浮現得愈嚟愈多既傷痕，我同啊樺望住MK仔流得愈嚟愈多血。

而且佢仲出唔到聲求救，而且成個人就好似突然比人挑晒手筋腳筋咁軟弱無力。

佢成個人訓左喺到，好似個斷線木偶咁，望實我地。

皮膚開始撕裂，就好似脫皮咁，血紅色既肌肉漸露眼前，成個人仲冒出白煙.....

我同啊樺都唔敢再講住佢，擰轉頭，合埋眼。

點解個內鬼每次都要用咁殘忍既方法殺人？

更重要係點解將MK仔鎖左入去無耐，又要殺左佢.....

[3/3/2015 07:23]

我地七個圍住左用做牢房既鋪頭，望住啊賢條屍，久久未有出聲。
啊麟同啊樺頂唔順，去左一二角到嘔，強哥就去左拍拍佢地背脊，等佢地舒服啲。

我慣性咁拓一拓眼鏡，再望一望啊賢條屍，又或者叫做佢副骨，我真係覺得好奇怪。
點解個個死親都咁奇怪？
更重要係，明明啊白都話左佢係內鬼，但係又會死？
我諗唔透發生咩事，我以質疑既眼神望去啊麟同啊樺身上。
係佢地殺既？定一話係另有其人？
我掃視全部人，最後落到啊白身上，等佢話我知點做.....

依個時候，啊白靜靜雞走左過嚟，交左條索帶比我同企我隔離既Major Tom，佢話：「Stephen，睇我手勢，數完一二三就去捉住佢地。大隻佬交比你。Major Tom你負責啊麟，我會搞掂啊樺。」

我望住啊白，佢左手舉起左一隻手指「一」

啊白真係信得過？

啊白再舉多隻手指「二」

定一話啊啊麟同啊樺係無辜？

啊白舉埋最後一隻手指「三」

我地三個同步衝向前，分別捉住左啊麟，啊樺仲有強哥。
我將強哥推倒，利用我既體重，盡可能將強哥掙落地。
依個技巧係學堂教過最基本既野，而且我自己都已經運用過無數次，特別係清場果一排。
我壓制過無數人，但係我從來都無猶疑過，唯獨是今次。
我第一次帶住質疑去執行我既命令，就連為強哥帶上手銬果一刻，我都唔知道咁做岩定唔岩.....

好順利咁，我地就將佢地三個鎖住，送左佢地去隔離間鋪頭，困住佢地。
我就跟啊白番去我地休息既鋪頭。
我坐左去一邊既角落，第一次真真正正去諗我到今日，第三日，發生緊既事。
我唔可以再比人帶住走！

啊白見我咁迷惘就走過嚟問我：「做咩啊你。」

我：「點解你要鎖住啊強佢地？」

啊白：「好明顯一樣野，佢地同你一換更無幾耐，啊賢就死左。佢地根本就係西裝佬扮既。真正果三個佢地，一早喺今朝比西裝佬殺左。係我自己估計錯誤，無其他西裝佬去捉我地係因為佢地要博取我地信任，再去殺人！」

我：「咁Stephy同啊奇既死又點解釋？」

啊白：「所以我覺得除左佢地三個係西裝佬扮既之外，仲有一個人都係西裝佬扮，而且喺好開頭就已經融入左我地。」

我：「你知係邊個？」

啊白點點頭：「咁首先，唔會係我。其次都唔會係Major Tom，我一直都同佢一齊行動，無機會落到手。淨低係你同啊karen，而我選擇去信你，因為無論係啊奇，定一話係Stephy，同佢地最Close既都係啊Karen。佢有太多落手機會。」

我：「多謝你信我，但係點解對啊賢落手既唔會係Karen？」

啊白：「咁你有無見過Karen出現喺你附近啊？」

我擰擰頭表示無，但係聽落啊白既解釋，我都仲係唔敢信佢。

「一陣，你去捉住佢，送埋佢同果班假啊樺一齊，好無？」啊白再靜靜雞交左條索帶我。

我拎住條索帶又再一次疑惑，要點做。
最後，我有左個決定.....

[3/3/2015 08:33]

我處理完Karen之後就走番去休息既鋪頭搵啊白同Major Tom。
一入到去，我已經見到啊白同Major Tom喺鋪頭入面走嚟走去，左執右執，收拾緊行裝。

啊白見到我番入嚟就問：「你鎖好佢地啦？」

我拓拓眼鏡答：「我搞掂啦。但係你地做緊咩？」

Major Tom對住我話：「兄弟，我地唔可以再留嚟到啦。太危險啦，西裝佬隨時都會殺到嚟。」

我望過去啊白到問佢：「下？但係.....如果佢地唔係內鬼呢？」

啊白無出聲只係擰擰頭，依個時候Major Tom搶先答：「我地唔可以再好似琴日咁樣等落去，證明佢地係唔係內鬼啦。最保險既方法就係我地三丁友走，等多兩日，咁就一切天光啦。」

我望住啊白仲有Major Tom，我不禁唉左聲。
原來生死關頭，真係唔應該再去諗其他人.....

我企左喺度諗左諗，最後我得出結論，的而且確走係最好。
我走埋去同佢地一齊執野走。

執執下，無啦啦「喳」一聲，我知道係時候啦，又係停電.....
鋪頭入面，應該話成個商場進入左一片紛暗。
唔知幾時我可以習慣左依個場面，我懶理所有事，拎左我自己部相機出嚟，借住個screen既餘光去執野。
點知當我正想開機既時候，我先發現原來部野已經用到無電。
所以我停左手，點知「噏」一聲，我聽到有樣好重既野跌左落地。

隨後就係啊白既慘叫聲：「啊！」

我問：「咩事？」

隱約間，我見到啊白坐左喺地下撇住隻腳：「我隻腳指啊！比唔知咩搽親！好痛啊！」

Major Tom問：「點啊！你行唔行到先？」

啊白勉強咁話：「我諗.....仲得既。」

聽到啊白既語氣，我知道都佢唔係太走到。
但係Major Tom話：「一係我地去個近小小既地方？」

啊白點點頭：「我.....應該ok架。」

我：「留嚟到多一陣啦？」

啊白唔好意思咁講：「er.....我真係得架。」

我：「Major Tom一係等多陣先走啦？」

Major Tom聳聳膊無咩表示。

過左陣，經過完一輪白光之後，一切又再正常番。

我見到啊白坐左喺地下，而佢則邊就有個載住啞鈴既膠箱。

睇嚟係執執下野，整跌左佢。

我走埋去啊白到問：「你點啊？」

啊白擰轉頭話：「我.....真係ok架，我入廁所搞搞就得架啦。」

佢借身邊張櫬既力，撐起成個人。

望住佢一拐一拐咁行去廁所，我忍唔住走上前扶住佢。

依個時候，Major Tom「唉」左聲就拎起佢部相機同腳架話：「我去番下面睇水，你地小心啦。」

如是者我送左啊白入女廁而我就喺出面等佢。

我望住隻手錶，喺門口等啊白，我一路等等等，等左好耐佢都未出嚟。

直到我聽到Major Tom大叫：「有西裝佬啊！」

啊白一聽到Major Tom咁講，就拿拿聲咁由廁所走番出嚟。

Major Tom向我地衝過嚟話：「走唔到啦！死得啦！佢地喺彌敦道兩邊過緊嚟，我地走唔到啦。」

FUCK！現時點兩個出口都喺彌敦道，則係走唔到啦.....

我：「入番鋪頭，喺果到，希望避到啦！」

唉！睇嚟啊白真係講得岩.....Karen又或者啊樺真係西裝友扮。

班西裝友係佢地引過嚟既！

我同Major Tom拿拿聲走番入鋪頭到，鎖實對門。

我地幾個坐左喺張枱面，希望班西裝佬搵我地唔到啦.....

我將成個人瑟縮於此，望實隻錶。

十點.....

十點零一.....

十點零二.....

十點零三.....

十點.....

數下數下我已經訓著左.....

直到我feel到我全身愈嚟愈熱果陣，我先終於起身。
我見到身上標得愈嚟愈多冷汗，我再望望隻錶原來已經一點幾。
唔知係咪無開冷氣，點解會咁熱既.....
我開始頂唔順，仲郁嚟郁去，搞到啊白同Major Tom望實我。

我問：「你地覺唔覺好熱啊？」

啊白同Major Tom就咁望住我，而我啲冷汗標得愈嚟愈多。
我已經熱到頂唔順，由張枱到走左出去，除晒身上面既衫。
但係我啲冷汗就好似開左水喉咁，愈流愈多，而且我見到我既皮膚變得紅通通咁。

我再大叫：「好熱啊！」

我依加淨係feel到全身都發咁熱咁，而且好似比火燒咁。
啊唔係！係我成個人於一瞬間著火！

FUCK！

原來我要死啦.....

我成個人熱到喺地上面碌嚟碌去，但係啲火無熄過.....

慢慢我已經無力再碌，就咁訓左喺地，望住啊白同Major Tom，一路望實佢地。
直到我就死果刻，我聽到「佢」奸笑左聲.....

[3/3/2015 09:34]

經過完一輪大停電之後，我地四個坐左喺間鋪頭入面對視。
我望住岩岩比四眼警察踢左入嚟既港女OL，我真係為佢感到可憐。
無論我，啊樺，定一話係港女OL，全部都成為左運動姐姐既囊中物。
我望望隻錶，九點三十四分，再望望依間賣Figure既鋪頭，我見到好多進擊的巨人既Figure。
不期然，我諗起作者對生活喺圍牆下既人所作既描述：被圈養的人
我地四個正正就係運動姐姐所圈養既人。

一直都好冷靜分析同思考既啊樺已經放棄左再去諗野。
至於大隻佬唔敢再接近我或者啊樺，只係瑟縮一角，或者佢自責緊點解自己要咁有同情心，仲要帶埋我同啊樺番嚟。
至於港女OL？佢依然係擺出副八婆樣，一時望下我地三個，一時又對住個化妝盒化下妝咁。
我懶理佢，嘗試去諗下仲有咩可以反抗，但係每次既結果都係落到運動姐姐既奸笑樣，佢既計劃點都會成功。

世估唔到依個時候，Major Tom竟然大叫：「有西裝佬啊！」

依一刻，我知道it's time to come。
本來處之泰然既港女OL，嚇到成個粉盒都跌落地。
我望住佢咁既樣，都忍唔住笑左笑。
港女OL好嬲咁啤左我啤，我就即刻收口。

啊樺帶點悔氣咁講：「睇嚟.....時間到，係運動裝既來兵。」

我「嗯」左聲就決定沉默。
大隻佬望望閘門出面，又再耷低頭自責。

至於港女OL就帶點疑惑咁問：「點解我唔明發生咩事既？」

我諷刺咁問佢：「你真唔知定假唔知？」

港女OL：「摺！講你就講啦，仲咁多嘢，無時間啦。」

我望一望啊樺，睇下佢認為應唔應該講，不過意志消沉既佢求奇揮揮手，就叫我答。

睇嚟，大家都認命，我：「我諗，到依加你應該信我地入面真係有內鬼啦？」

港女OL點點頭，表示同意。

我：「一直以來，班西裝佬都只係出現過，但係都無確確實實咁要殺我地。所以我諗一定有原因，令到只有內鬼一個人先可以令到我地死。但係佢一人難敵我地九個，所以先要一直去融入我地，去搵機會殺我地。」

港女OL「摺」一聲：「得啦，我follow到，唔洗特登停去就我，keep going。」

我嘆左口氣，繼續解釋：「ok。如今佢終於可以一次過鎖住我地，咁咪可以任佢魚肉囉。」

港女OL問：「下？咁點解唔一開始就叫班西裝佬困住我地？」

我：「因為西裝佬既數目我諗最多只有六個。以咁既數目，喺唔殺我地既情況之下去捉我地係件好難既事。所以內鬼先要一直去融入我地，直到一個位，我地既人數夠少，又或者好似依加咁。」

港女OL再問：「你點解咁肯定只有六個？」

我反問佢：「你見過同場既西裝佬有幾多個？」

港女OL數一數手指，佢就點點頭明白，佢問：「但係佢地出現親既地方.....」

我：「若然有內鬼喺我地到，佢根本隨時就可以話比班西裝佬知要去邊。咁咪可以將我地既活動範圍降低。」

啊樺：「大概就係咁啦，你再諗多樣野你就知道點解啊白就係內鬼，就係我地去邊既地點。全部都係佢決定好，只有咁樣，佢就更加肯定去執去佢既計劃。」

望住鋪頭外面既人行嚟行去，我已經feel到有人喺當中監視住我地四個，又或者佢地每個都係西裝佬扮.....

[3/3/2015 10:23]

望住閘外面人來人往，究竟有幾多個係西裝佬呢？

我真係望唔透，我只係知我就死。

但係就連電話我都無埋，究竟我仲可以搵咩去做。

我喺鋪頭入面行來行去，當然大隻佬同啊樺就仲係各自摺左喺一邊唔知做咩。

至於港女OL開始識驚，收埋左佢個粉盒，望下我地三個，再望下出面。

本來仲四圍望發緊呆既啊樺忽然之間變得雙眼有神，望住港女OL問：「你部電話呢？」

港女OL：「無啊，已經比啊白收左。」

啊樺：「UM.....咁多合理，但係個密碼呢？小熊來電本身個密碼呢？你收到咩密碼？」

港女OL問：「下？咩事啊你？咩密碼啊？」

啊樺成個人好激動咁捉實港女OL：「等等先，你有無搵過個Apps？有無？」

港女OL：「喂！喂！喂！等等，等等。我講，我講，咪receive囉。」

我帶住懷疑既眼神望向港女OL：「下receive？」

港女OL：「係啊，rcv咪receive既縮寫囉。」

我再問：「則係你既密碼係rcv？」

港女點點頭話：「係啊。」

啊樺再問：「你有無問過啊白？」

港女點點頭話：「咁我有啊。佢收到既係ORN，不過我唔知佢咩意思啊。」

啊樺一聽到港女咁講，對眼就閃得更加光，佢大叫左聲「YEAH！」

搞到灰緊既大隻佬，都好好奇咁望住啊樺。

啊樺：「我解到個密碼啦！」

聽到佢咁講，不論我，大隻佬定一話係港女OL都好好奇。

啊樺：「我地到今日知既九個密碼係"ORN", "DTA", "1SO", "NUY"

,"E""ND6""msg""rcv""TTN"，雖然差一個，但係我已經知個解法！只要我地將佢地先排番做
"DTA""ORN","NUY""1SO"

"TTN""E""ND6""rcv""msg"，之後將"ND6"轉番做速成碼，則係個"除"字，"1SO"個1變做標點符號
英文既單引號"'"成句野就會係：don't trust anyone除receive

message。我地差左果個密碼就係people，則係ppl。」

大隻佬問：「我啲英文差，依句既意思係指？」

港女OL「摺」左聲：「咪則係叫我地唔好信任何人，除左所有收到message既人。」

我：「但係我記得警察講過琴日你地個個都收到小熊來電既SMS.....等等！係Major Tom！」

大隻佬問：「下？點解係佢？無可能！」

啊樺：「無錯，因為佢根本就無手機，所以警察先會當佢都有收到SMS！一直以嚟就係Major Tom搞風搞雨。今次我好清楚！」

我：「Fuck！點解依加先會知到個真相.....」

啊樺：「一直都係佢，最初最初，就係佢將我地所有人都叫晒出嚟，目的就係要將我地成班人都集合一齊。」

大隻佬：「咁.....但係佢一開始就比班西裝佬追殺又點解釋？」

啊樺：「一切都只係場戲，佢想嚇我地，等我驚西裝佬，唔可以走散。佢為左迫我地走埋一齊，甚至將西裝佬可以偽裝既秘密都講埋出嚟等我地再驚啲！Fuck！」

我：「但係.....佢點解要咁做.....？」

啊樺奸笑左下話：「等我地去問佢啦！」

[3/3/2015 11:03]

望住啊樺個奸樣，我明白佢既想法，我話：「你想襯佢入嚟既時候，捉實佢？」

「係，今次咩證據都齊，佢插翼難飛啦，係咪啊強哥？」啊樺望住大隻佬笑一笑。

大隻佬點點頭話：「無錯！難為我一開始仲揸住佢跑左咁耐路。今鋪佢實死！」

我：「話雖如此，但係你又肯定佢一定要入嚟？每次死人佢都唔喺附近，佢根本唔洗接觸我地就殺到人。」

啊樺擰擰頭話：「No，唔係咁。你諗番，佢有接觸過所有既死者。好似金毛咁，就係佢送佢入嚟之後既三四粒鐘到，金毛仔就死左。之後，仲有本身果個Major Tom，佢應該係我地大家第一日會合果時比依加既Major Tom殺死，計番時間大約係十一點半到，再加三四粒鐘，則係大概兩三點死，之後過多一個鐘正正係「大停電」，同現實係相乎。」

我再諗諗補充：「仲有龍友，我知佢點死！照理MK仔同龍友去執屍番嚟既時候點都會有人發現，但係果陣我已經訓著左，而唯一會發現既就係同我一齊睇緊水既Major Tom！佢應該就係等佢地執屍番嚟果陣，對龍友落手。當我醒番已經六點幾七點到，之後龍友就八點幾死。咁既推論，合理啊！」

啊樺：「以我估計，Major Tom應該持有一種病毒，可能係一粒藥丸又或者係針筒之類，咁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咁殺左我地。」

聽到啊樺咁講，我有一個諗法：「啊！我知啦！就好似紅Van故咁，其實我地係被人做實驗既白老鼠！西裝友之所以唔殺我地就係為左比Major Tom去試佢既病毒！一定係咁。」

但係啊樺擰擰頭：「等等，無可能。會搞到我地今日咁既原因係小熊來電，但係佢到今日所做既野都唔似係幫緊Major Tom，太矛盾啦。」

大隻佬：「咁會唔會係我地去左第二個世界？」

啊樺：「我有咁諗過，但係如果真係咁，點解小熊來電要帶我地入嚟依個世界，之後又要放番我地出去？好矛盾。太多矛盾！」

直到依一刻，我先發現一樣野，由唔知幾時開始，我地既核心由討論發生緊咩事變到去搵內鬼。我地將最重要既事忽略左，變左去處理內鬼既問題。

點解會咁樣變晒質？

其實內鬼既野，只要我地最初頭大家拎部電話出嚟，研究下小熊來電個apps，根本就唔難得出個結果。

我忍唔住自嘲咁笑左笑。

到今日，我地足足用左三條.....啊！應該話係四條人命，不停去推理，最後我地推理得出一個唔岩既

內鬼。

反而個關鍵根本就.....

唉.....

究竟由幾時開始我地錯晒方向.....

一諗到依到，我忍唔住大大力咁踢左下道閘，搞到其他人都望住我。

依個時候，港女OL又例牌咁「摺」左下話：「點啊，你係咪好想出去啊？我有鎖匙啊。」

港女OL斯斯然咁喺佢個化妝盒到拎左抽鎖匙出嚟。

我地三個望住條鎖匙再望望佢，我終於知咩叫做博扁。

我大大聲咁話：「扁你啊！你.....」

但係啊樺既刻掩住我把口話：「冷靜啊！出面有線眼，我地都係等時機啦好無？」

港女OL見我地咁黝，就鼓起泡腮扮無辜咁話：「啦，你地唔好怪我啊。係Stephen交比我，叫我睇情況先拎出嚟。你知啦，我點知你地係咪西裝佬bo.....」

見到佢咁既樣，我真係好想好想打柒佢！

[3/3/2015 12:34]

當我地四個仲喺個牢房入面等緊機會既時候，無啦啦我地聽到四眼警察大叫：「好熱啊！」

睇嚟Major Tom真係好急，佢又唔知幾時向四眼警察落手。

依一種無聲無息既死法真係好恐怖。

你永遠都唔知道究竟佢幾時同點樣落手，又或者佢可能已經喺我地背後落左手，只係我地唔知。就算我地開始清楚左個大局，都依然係做唔到任何野。

「出去啦！」啊樺一聲令下，我地四個就即刻開左道閘，衝左出去，都懶理究竟背後有無西裝佬。

「去果間休息室！」大隻佬企喺我地最頭，怒氣沖沖咁帶住我地奔向休息室。

大隻佬「砰」一聲就推開對門，大大聲咁話：「Major Tom！你同我出嚟！」

但係房入面除左有好濃烈既焦臭味，同一具已經燒焦左既屍體之外，仲有兩個一模一樣既運動姐姐。

佢地互相指住大家話：「佢先係假既！」

我地三個當然唔知點算，唯有望去啊樺到，不過當然佢第一個反應係嘔。

至於本來已經帶住一身怒氣既大隻佬就即刻比成個情況搞到好迷惑.....

佢完全唔知點算好，成個人企左喺到。

至於港女OL就去左關好對門，以防後面有西裝佬會殺到嚟。

一切都意味住我要去決定誰是誰非，我向兩個運動姐姐問：「你地部電話呢？」

企我左手邊既運動姐姐拎左個錫紙包既手機出嚟，而右手邊既運動姐姐都拎左個錫紙包既手機。

左手邊既運動姐姐瞪大對眼指住右手邊既話：「點解！你都會有架！」

右手邊既就指番左手邊：「你先係假架，我肯定佢拎左求其一個既手機扮！」

左手邊就話右手邊：「你咪扮野啦！明明就係你扮我！佢先係Major Tom啊！」

左手邊：「你先係.....」

聽到佢兩個咁嘈，搞到我心都煩，我打斷左佢兩個話：「你地打開張錫紙啦。」

佢地即刻收聲，同時打開，都係一色一樣既三叔NOTE 3。

右手邊見到左手邊拎左一色一樣既手機，即刻眼都突埋，佢話：「點解你會有架！信我啊麟！」

左手邊：「你先係假啊！你真係要信我啊！」

望住佢兩個咁既情況，我即刻無晒計仔。
竟然可以扮到咁，我只可以話Major Tom太強大。
依個時候，我諗到一樣野：「你地收到小熊來電果個密碼係咩！」

左手邊話：「GPVS EBZT UP GSFF」

右手邊話：「ORN」

大隻佬一聽到個答案就第一時間衝上去捉住左手邊既假運動姐姐。
但係假既運動姐姐比起大隻佬快一步，走左去真身到，捉住運動姐姐。
假既運動姐姐亮起一把警槍，指住運動姐姐個頭話：「啊強，你唔好迫我啊。」

望住咁既情況變化，一切都好公式既TBB劇情。
假既運動姐姐全身液化，現出佢既真身：西裝佬！
Major Tom同西裝佬一樣，一身黑西裝，再加個電單車頭盔。
佢掉左個手鏢去大隻佬面前，話：「啊強，帶左佢。快啲啊！」

大隻佬：「點解你要咁做？你係咩人？」

Major Tom：「你都痴線既，做戲咩？你問我就要答？咪咁煩帶左佢。」

我話：「強哥，唔好啊。佢一日唔可以殺咁多人，而且唔會用槍殺佢架。」

Major Tom笑左笑話：「唉，你信我，我做咁多都係幫你地喳。」

我：「下？幫？唔好講笑啦！」

Major Tom：「我地喺嚟幫你地架，唔好信小熊來電啊！」

我：「你已經呃得我地好多次啦。」

「砰！」一聲，Major
Tom對運動姐姐隻腳開左槍：「唉，我講啦！我殺你地都係為左令你地番去原本既世界喳！」

我：「咁點解你要將我地殺得咁殘忍？」

Major Tom：「因為依個就係個世界既rule，你要番去原本既世界就一定要咁！」

我聽住佢講既野，開始帶點疑惑，加小小動搖。
若然沒經過內鬼既事，我應該真係會信Major Tom。
但係我始終好懷疑佢講既野.....

大隻佬：「咁我可唔可以唔帶.....」

Major
Tom用把槍指住運動姐姐個頭好激動咁講：「唔得，我唔信你地！快啲！如果唔係我就真係殺左佢，到時佢就真係死架啦！」

大隻佬舉手表示投降，如Major Tom所願帶上手銬。

Major Tom捉住運動姐姐一步一步退後到門口，之後就一腳將運動姐姐踢向我地到。

Major

Tom即刻鎖實對門，將我地困左喺入面話：「你地唔好亂嚟，我地既線眼永遠都喺到監視住你地。」

佢一講完就途途離開我地既視線範圍.....

[3/3/2015 13:44]

經過一輪止血，運動姐姐隻腳總算無事，應該話根本Major Tom就無心要去射中佢隻腳，只係擦邊而過。
而我地四個就坐晒喺地，等Major Tom入嚟同我地處死。
我望望隻錶，已經係一點四十四分，於是合理對眼，等，耐心咁等。
果然唔洗幾耐，又係「喳」一聲，進入左「大停電」。
睇嚟啊樺既分析無錯，只要有人死，過多一個鐘就會進入「大停電」既狀態。
我張開雙眼，再掃視周圍環境，雖然係好黑，但係因為我合理過對眼一段時間，總算睇到野。
我望住地板上，去尋找四眼警察條屍。
可惜我咩都見唔到。

睇嚟係番左去現實世界.....

我地五個無出聲，靜候「大停電」既過去。
如果者等等等，我心入面就一直數住：

一分鐘.....

兩分鐘.....

三分鐘.....

到一切回復正常既時候，我已經再無心機去數，但係我肯定「大停電」既時候又長左。

究竟意味住啲咩？

當一切回復正常既時候，港女OL好驚奇咁指住地下：「啊！Stephen條屍啊！去左邊啊？」
但係我地四個就好平常又或者已經接受左個事實。

大隻佬：「睇嚟Stephen應該番左去？」

運動姐姐點點頭：「感覺上就係，或者「大停電」就係個過程去番番現實世界。」

啊樺帶點猶疑咁諗左諗，但係佢自己都無頭緒，佢只係問：「但係Major Tom講既野真係可信？」

我都表示同意咁講：「係囉，我都唔覺佢講既野值得信。」

大隻佬：「其實係咪一定要死得咁奇怪？」

啊樺：「而且佢講既野仲有個矛盾既位，就係佢講過可以真係殺左啊白你，但係又話可以帶我地番去。則係代表佢殺人既方法會決定我地既命運？要番去就一定要咁死？」

運動姐姐：「我諗係.....」

「仲有佢講過有線眼睇住我地，係咪則係我地入面.....」語畢之後再環視我地五個一周，我都係擰擰頭：「無，無可能，照道理推算。唔會仲有內鬼。」

大隻佬指指閘外面既路人：「或者佢係指出面？」

我：「都有可能。」

啊樺：「唔會，我地岩岩走過嚟既時候都唔見有西裝佬跟住我地，我覺得根本就無西裝佬喺出面。」

港女OL：「摺，你地班kai子，用下相機都知有無啦。」

運動姐姐：「其實.....我地啲相機已經無晒電.....而且啲電全部都已經比Major Tom拎晒。」

港女OL瞬間被運動姐姐擊倒，唔得出聲。

啊樺：「咁則係.....我估得無錯，Major Tom大緊我地。」

我：「咁會唔會根本西裝佬同Major Tom唔係同一陣線？」

運動姐姐：「我覺得好有咁既可能。或者一開始西裝佬攻擊Major Tom唔係一場戲，而係真既。咁咪講得通！」

點知啊樺又擰擰頭：「咁又未必，個重點係西裝佬都有襲擊過我同啊麟。我諗係因為唔夠人手。」

我地四個望住啊樺，等佢講落去。

啊樺望住我：「仲記唔記得我叫過你同啊強去掉部電話去巴士到？」

我：「哦！我明！係因為佢地派左人去搵部電話，所以就咁無人手。唯有大我地，迫我地留喺度。」

啊樺：「啊白，我想問其他人既電話呢？」

啊白指指閘外面：「比佢拎走晒。」

「我諗唔洗幾耐，西裝佬真係會出現架啦。」啊樺話口未完，已經見到有幾個西裝佬喺出面行來行去。

[3/3/2015 20:04]

唔知喊到幾時，啊樺已經欲哭無淚，佢企左起身，走埋去一二角，雙手掩面，低聲飲泣。

啊樺細細聲咁安慰自己：「唔會既.....嘻嘻.....唔會既.....嘻嘻.....無事既啊樺.....嘻嘻.....你會無事既.....嘻嘻.....」

我一直低頭，我真係唔忍心見住啊樺咁樣。
因為雙手被綁既關係，我只可以掩住一邊耳仔，而啊樺就不斷咁喃喃自語。
忽然之間，佢無再出聲，我抬頭一望，正好同佢既對喊到紅通通既眼睛對上。

佢向我衝過嚟，捉住我衣袖問：「.....嘻嘻.....我唔會死嫁可.....嘻嘻.....啊麟.....嘻嘻.....你答我啊.....嘻嘻.....」

我嘗試迴避佢既眼神，但係佢成個人就更加貼得實我問：「.....嘻嘻.....我唔會死嫁可.....嘻嘻.....」

我無言而對：「ER.....」

啊樺就再貼得實啲問：「.....嘻嘻.....答我.....嘻嘻.....我唔會死嫁可.....嘻嘻.....」

我對佢講左個大話：「.....係.....無事既.....」

啊樺：「.....係囉.....嘻嘻.....無事既.....嘻嘻.....」

港女OL細細聲咁：「摺，好心你咪呃佢啦。」

啊樺企起身指住港女OL：「咩呃我.....嘻嘻.....啊麟唔會呃我架.....嘻嘻.....係咪啊，啊麟？」

當我正想答係既時候，港女OL一巴車埋去啊樺到：「你唔好再咁啦，好難睇啊！你比Major Tom打左啲藥去你到，你點會唔死啊。」

啊樺：「.....嘻嘻.....唔係既！我會番現實世界既！」

港女OL：「我唔知你會唔會番現實世界，但係搞到我地今日咁既，全因為你嗰！本來好地地走佬咪算，仲番嚟做咩？我地鬥唔過Major Tom。」

啊樺：「唔係.....嘻嘻.....唔係咁.....嘻嘻.....Major Tom幫我地嫁嘛？」

聽到啊樺講依句，我都唔知點答，Major Tom如果講真既話，就真係會幫我地。
但係事實係點無人知，小熊來電又好，Major Tom都好。
我都唔知邊個講既野係真，究竟三日之後係點？
信Major Tom？定係小熊來電？
但係對啊樺嚟講，佢無得唔信Major Tom，因為佢無得揀，但係我地呢？

啊樺捉住左負傷既大隻佬問：「Major Tom有解藥既，係咪啊？係咪啊？」

大隻佬望望我再望望啊樺，答左句係就算。

啊樺見到大隻佬既反應，佢放棄了。

佢去番自己既角落坐番低，去接受自己既生命仲有兩個鐘既時間，又或者佢仲有兩個鐘就會去番現實世界，唔知道佢選擇左信邊樣，而你又信邊樣？

但係我決定唔會好似啊樺咁，我要有得揀，而唔係坐喺到等。

我走埋去大隻佬到，細細聲咁同佢講：「我決定走，我唔想再比Major Tom困住喺到，我要出去。」

大隻佬：「但係我地就算真係走都唔夠佢鬥，出面有咁多個西裝佬。」

我：「咁我地就要博一鋪。」

幫大隻佬包紮緊既運動姐姐問：「博？」

我點點頭：「嗯，博！」

運動姐姐望一望出面再諗一諗：「哦，我明啦！但係點肯定？」

我：「所以咪要博囉！」

我同大隻佬仲有運動姐姐如是者傾點樣走，至於港女OL同啊樺就各佔一角咩都唔理。而兩個鐘後，十點三十四分，啊樺死左，無人體爆炸，都無咩自焚，好安詳咁死左.....

[3/3/2015 18:57]

已經去到六點就七點，但係Major Tom依然無出現過，而圍外面就依然有西裝佬行嚟行去。就我過去果幾個鐘觀察，西裝佬既數目根本唔止得六個人咁少，至少都有十一二個，或以上。望住咁多西裝佬既出現，令我對現況更加諗唔透。

若然有咁多西裝佬同黨，點解又要依加先困住我地，早早捉住我地咪得。而且大量面裝佬既出現都表示Major tom一開始就唔洗大我地。

除非啲西裝佬係假既，但係又唔合理，因為四點果陣先有西裝佬送過野食比我地。正當我仲苦惱緊既時候，Major Tom走番出嚟，佢用放棄左西裝佬既裝束，以Major Tom既姿態走到圍門前。佢拉高小小道圍，喺條罇到，拋左幾條索帶入嚟話：「你地幫對方帶起佢。」

當然我地邊有人咁傻會照佢咁做，但係佢喺腰間露一露左支警槍出嚟，我地都無辦法唔聽話。

佢見我地都帶好晒就真真正正走入嚟：「邊個想番去先？」

不過我地五個都無出聲，就連一向比較無腦既港女OL都對佢講既野半信半疑。

Major Tom見我地五個都無出聲，所以佢走左去啊樺身邊話：「咁就你先。」

啊樺正想起身反抗，但係Major Tom又再拎左支警槍出嚟，指住啊樺個頭話：「唔好亂郁，我真係幫你地，我諗你都唔想真係死架？」

Major Tom依句「真係死」的確太有威力，搞到我地四個都唔敢郁。睇嚟我地既推斷無錯，唯有Major Tom先有方法幫到我地番去。

Major Tom喺佢件風褸到拎左支針筒，入面盛有啲藍色既液體。佢一手就將啊樺掙落地下，搞到啊樺郁都郁唔到，佢兩隻眼望實我地，向我地發出求救既訊號。依個時候，雙手鎖上手銬既大隻佬正想起身上前反抗，但係Major Tom比佢快一步。「砰」一聲開左果支本來屬於Stephen既警槍，射穿左大隻佬既左肩。大隻佬即時失去反抗之力。依一槍完全表示我地大勢已去，而且好有可能我地真係會死，所以借問邊個會咁勇敢去反抗？

Major Tom重申：「我講過我真係幫你地，我都唔想由幫你地變殺你地。」

一向都叫堅強既啊樺心知無希望，終於落淚。但係Major Tom懶理啊樺既哭聲，喺佢手臂上面將啲藍色液體打入去。我地四個就眼白白睇住啊樺送死..... Major Tom起番身離開，而啊樺就一直訓喺地到一直喊一直喊.....

啊樺.....唉.....對唔住.....

我好想好想掩住耳仔，唔想去聽佢既哭聲，但係我既雙手被索帶綁住。
我更加唔敢直視啊樺，只夠膽望住個地下，去逃避果種罪疚感。
可以走到今日係因為啊樺，唔係佢出咁多計仔，我地都唔會逃過一劫，如今我就咩都無做。
我心入面只係希望，Major Tom講既係真話，果支針真係可以令我地番番去原本既世界。

[3/3/2015 22:34]

Major Tom喺十點鐘果陣走左過嚟，企左喺開口等，一路等，直到望見瑟縮一角既啊樺斷氣。佢就行左入嚟話：「我講過，我係嚟幫你地既。乖乖地打針，咁咪無事囉。」

聽住Major Tom所講既野，我一笑致之。
依個時候，大隻佬望一望我，我再點點頭。
大隻佬吶喊一聲：「啊！」就企起身衝向Major Tom。

Major Tom笑一笑就拎起支警槍向大隻佬射左槍：「我都唔想廢晒你兩隻手.....」

但係佢萬萬都估唔到除左大隻佬，我同運動姐姐都衝向佢。
我地兩個將Major Tom撲低，我用體重壓住左Major Tom，而運動姐姐就搶走左Major Tom手上既警槍。
港女OL行過嚟，喺Major Tom身上拎走左閘門既鎖匙，仲有Major Tom拎走左既電話。

右肩流血既大隻佬對港女OL話：「個扣既鎖匙啊！」

港女OL「摺」左聲，就搵埋個扣既鎖匙拋左比運動姐姐。
運動姐姐快快手幫大隻佬解完鎖就將個扣扣左去Major Tom手上，同時港女OL都去左開道閘。
見到將Major Tom鎖好之後，我先起番身。

「走啊！」運動姐姐語畢就扶住大隻佬跑落去現時點既大門外。

我地四個就企左喺條彌敦道外面，唔知點做好。

我問運動姐姐：「點啊？去邊？」

運動姐姐諗一諗：「去後面街既既七仔。」

大隻佬指一指我地之前過嚟現時點果條巷仔：「行依到，果邊有西裝佬鎖住。」

當大隻佬同運動姐姐跑左入去既時候，包尾既港女OL停左喺到話：「唉，其實洗咩驚西裝佬啊，你睇下都無西裝佬追落嚟。」

我：「雖然係咁講，但係西裝佬究竟係咩人我地都未知。我地只係確認左，根本西裝佬就唔係幫Major Tom。」

港女OL「摺」左聲就跟我地跑入去巷仔到。
我地如是者跑完一輪，出番去東方街，行番去轉角位既七仔，入左去休息。
而運動姐姐就喺個冰格到拎左幾包冰同埋急救用品幫大隻佬止血。
訓左喺地既大隻佬對我笑左笑話：「你.....係.....得既。」

我嘆左口氣，擰擰頭話：「唉，係啊樺死之前講我知.....」

我喺個風褸袋到拎左張紙仔出嚟，show左張紙出嚟，上面寫住啊樺既字跡：

嘿，估唔到我要死。

事先表明，我唔信Major Tom，疑點太多。

雖然我唔知我之後會點，但求唔好死得太難睇就得啦。

Anyway我比張紙仔你係想話你知，我覺得出面既西裝佬係假既。

由頭到尾佢地一眼都無望過嚟，我諗係Major Tom求奇搵幾個途人，同佢地著左西裝同帶左頭盔。

如果你想走可以博一博。

唔好信我真係驚啊，我好堅強架:)

再見啦。

一路幫大隻佬包紮緊既運動姐姐睇完張紙仔開始眼濕濕流眼淚。

大隻佬男人老狗都流左幾滴馬尿，至於港女OL都無再出聲。

運動姐姐問：「幾時.....比你？」

我：「佢岩岩發癲果陣比我既。」

一聽到我依句港女OL終於喊左出嚟話：「啊樺，對唔住啊！」

依一晚我地就喺依間充滿淚水既七仔過.....

[4/3/2015 02:44]

一踏正十二點，就進入左「大停電」感覺上比起之前「大停電」既維持時間又長左。
曾經我覺得只係自己既錯覺，但係愈著個差距愈嚟愈明顯，我就發現「大停電」既維持時間的確長左。

或者我地已經習慣左，不論我，運動姐姐，大隻佬定一話係港女OL，無人會再尖叫驚奇。
我只可以話人真係一種好易適應既生物，環境一變，唔洗好耐就習慣。

經過一輪傷心同憂愁，我地總算可以平復心情。

躺左喺地既大隻佬兩肩都膊上綁帶，雖然Major

Tom果兩槍無打穿骨，但係都傷左肌肉，令到佢兩隻手活動都唔方便，暫時由運動姐姐去照顧佢，
餵下佢食野。

而港女OL就喺七仔入面走嚟走去，左拎一包右拎一包，拎到成手零食慢慢。

至於我？無聊到同企左喺七仔個個Counter姐姐傾計，又或者叫做單方面呻。

「你叫咩名啊？」企counter個姐姐當然無理我，我望望佢個名牌，上面寫住happy。

「哦，你叫happy啊？我女朋友都係啊。」七仔姐姐繼續無視我。

「你唔應我，我當你應左架啦，嘿。」我苦苦咁笑左笑，但係好快眼淚又再湧現。

「Happy，我好掛住你啊.....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啊？」我捉實左七仔姐姐件衫不停喊。

「我依幾日已經走到好叻.....好辛苦啦.....點解個天要咁玩我啊？我只係想簡簡單單快啲畢業.....之後
搵工儲錢同你結婚姐.....點解偏偏依個時候.....依個時候先發生啲咁既野啊？」

我發現當啊樺一唔喺度，我個腦就開始停左唔再諗咁多野。

依個時候，我個腦開始比Happy佔據，同佢好多好多既回憶，全部都一次過湧現。

果一種牽掛真係好痛苦，好痛。

失去佢真係好痛苦既事.....

一諗到同佢既野，再諗下依加我就更加驚。

望住前路我真係睇唔清，兩日之後我係咪就會自由，番去原來既世界？定一話要比Major
Tom殺我先會番去呢？

我愈諗愈灰，唯有捉住不為所動既七仔姐姐飲泣。

我真係好希望依個只係個夢啊！！

「喂，拎去用啦。」運動姐姐拍拍我膊頭喺counter到拎左包紙巾比我。

「嗯.....」我接過紙巾抹走面上既眼淚。

「你ok就過嚟啦。」運動姐姐拍多拍我膊頭就走番去大隻佬果邊。

「嗯.....」

我抹乾眼淚整理好自己就行左過去同大隻佬佢地三個，圍圈盆腿而坐。

「好啦，啊樺走左，剩低我地四個。或者我地應該再好好討論之後既去向。」運動姐姐嘆左口氣。

面色唔多好既大隻佬問：「去荃灣？」

運動姐姐面上帶點不安：「依個就係問題。Major Tom都知我地會去荃灣，都意味住係危險既。而且追索番去荃灣既原因基於我地推測西裝佬一早守住左我地既屋企既區域，唯獨是荃灣無人住。所以個問題就在於西裝佬既身份。」

我：「嗯，無錯。本來只有小熊來電同Major Tom兩個勢力，依加仲多左個不明既西裝佬。根據番今日睇，西裝佬應該係同Major Tom對立，如果唔係Major Tom大可以叫班西裝佬幫手睇住我地。但係啊樺佢拆穿左Major Tom既西洋鏡。」

大隻佬問：「咁果啲西裝佬係咩人？」

港女OL帶點鄙視既眼光望住大隻佬話：「摺，你咁蠢架。咪就係佢幫啲途人帶左頭盔同著西裝再呃我地。」

雖然港女OL講野幾衰格，但係大隻佬已經聽慣左，「哦」左聲就算。

運動姐姐：「而且仲有一點係Major Tom同西裝佬一樣都可以學佢地咁偽裝成其他人。」

我：「所以感覺上西裝佬同Major Tom應該係同一種人。唯獨是點解佢地又好似對立既關係。」

大隻佬：「仲有西裝佬同我地應該都係對立，因為佢地之前都會攻擊你同啊樺。」

運動姐姐：「照咁計，小熊來電同西裝佬都應該係對立，小熊來電應該係，又或者我地信係幫我地既。咁即係意味住西裝佬係第三勢力。」

我：「嗯，照咁睇就係。Major Tom，西裝佬，小熊來電。我諗若然企得係度，都表示我地無得揀，係小熊來電果邊。」

港女OL突然好霸氣咁SHOW左四支藍色液體出嚟話：「咁又唔係BO！」

雖然港女OL一直都好黑人憎，但係依加我都為佢鼓掌：「掂啊！」

港女OL帶點囂張咁話：「當然啦，Karen姐幾時做野衰過？」

運動姐姐見到果四支藍色液體：「咁我地都係去荃灣啦。如果小熊來電真係信唔過，起碼我地都可以搵番Major Tom。我諗要起行就襯依加。」

港女OL：「摺，點解唔求奇搵架車咪得囉！」

運動姐姐：「你應該知道一同我地接觸既野，好多都會同我地一樣變到透明架啦。萬一架車都變左透明，你諗下會點？」

我代替港女OL答：「boom！好似碰碰車咁比人撞囉。」

運動姐姐點點頭：「嗯，所以我地依加起行去既話，起碼無日頭咁多車啊。」

運動姐姐望望大隻佬問：「但係你隻手點啊？」

大隻佬苦笑下話：「應該仲控制到架單車既放心！」

運動姐姐：「好啦，今次我諗大家都無得揀。Major Tom雖然危險，但係佢得一個人，但係西裝佬咁多人，仲留嚟旺角太唔掂。執執野，一陣三點起行啦好無？」

大家點點頭，我地就各自執野，準備離開.....

[4/3/2015 03:33]

當我地喺七仔入面執野既時候，我突然醒起一條問題。

「依加成三點，我地就算搵到單車鋪都唔會開，點拎單車啊？」我問運動姐姐。

但係運動姐姐笑左笑就喺佢個褲袋到拎左條鎖匙出嚟：「我有鎖匙咪得囉！」

我同仲訓喺地既大隻佬都

「下？」左聲，運動姐姐話：「其實.....我個賤格ex近排開左間單車鋪，所以，嘿。」

聽到運動姐姐依一下「嘿」我不禁覺得心寒，真係寧得罪小人，莫得罪女人。

拎住左包卡樂B咬既港女OL忍唔住加把嘴：「岩架啦，依啲Hi Hi，唔洗同佢客氣，一於偷完單車再燒佢鋪頭！」

聽埋港女OL依句就更加體驗咩叫香港人，自己Hi Hi唔夠開心，係要人地一齊Hi Hi先得。我同大隻佬唯有相視而笑。

運動姐姐走左去員工休息室到，撇左幾個制就入左去「借」走左當更果兩位員工既背囊。

我望住佢無言而對：「你.....」

運動姐姐：「我放低晒我成個銀包啲錢架。」

港女OL：「反正Major Tom都話過依個世界唔係我地本來既世界。」

聽到港女OL咁講，又係既，不過都好過意唔去，話晒人地都係拎嚟番工既。不過唔拎都拎左，所以我都無謂多講，反正做既又唔係我。

運動姐姐將七仔有既急救用品，乾糧同水都分別放左入果兩個gregory袋到。一個佢自己揸，而另一個唔洗講實係我，因為你都知道交比港女OL又要頂佢啲「摺」「摺」聲。

經過一輪準備，岩岩好三點，我地四個就企左喺七仔門口準備離開。

我地既七仔正正位於東方街同碧街交界既轉角位，只要出門口再擰轉頭，就可以見到油麻地地鐵站既出口，不出所料已經有兩個西裝佬企左喺到守住左。

我指指果邊既方向同運動姐姐：「果邊唔行得有西裝佬。」

運動姐姐點點頭話：「唔緊要，我有路行。」

運動姐姐行頭，而我就扶住大隻佬，至於港女OL就包尾。

我地由東方街行左出窩打老道，沿住窩打老道行到去廣華醫院，再轉番入登打士街。因為夜深，根本咩人都無，就連西裝佬都唔多見。

就喺登打士街同廣華街既交界，個街頭第一間鋪頭就係運動姐姐講既單車鋪。

運動姐姐拎出條鎖匙，打開道鐵閘，帶左我地入左去。

我地各自搵左架BMX出嚟，因為我比較膽心大隻佬所以我同佢一早拎左各自架BMX出馬路試踩。

我問佢：「你踩唔踩到架？」

大隻佬比一比個OK手勢，就上車，兩腳一蹬，就開始喺馬路上踩嚟踩去。
而我同我既愛車，企左喺馬路則邊睇住佢。
見佢踩完一輪都總算控制到，大致上都算穩定，只係唔轉得太大既彎。

依個時候，運動姐姐走左出嚟拍拍我膊頭：「睇嚟去荃灣應該無問題，你睇下佢地無派人去搵依間鋪頭，應該表示佢地唔知我同EX既關係。」

我點點頭，都開始放心荃灣依個決定。

「砰砰砰砰~」點知無啦啦單車鋪入面傳出好大既碰撞聲，嚇到仲試緊車既大隻佬炒車。
而我同運動姐姐都唔敢郁，望住個門口。
直到幾秒之後，有隻腳踏出個門口，係港女OL。
佢企喺門口對住我地奸笑話：「嘿嘿，啊白，我幫你報左仇啦。」

聽到港女OL咁講，我都唔知好嬲定好笑。

運動姐姐：「快啲出嚟啦，唔好再玩啦，無時間，要起程架啦。」

如是者我地既車隊組成，由運動姐姐帶頭，我行最尾，港女OL同大隻佬行中間。
運動姐姐帶我地踩出馬路，由廣華街，踩出染布房街，之後去到亞皆老街。
點知依個時候，我地同守喺旺角東出口既西裝佬碰面！
佢地個個都持武士刀，由對面馬路衝過嚟。
運動姐姐就開始帶住我地，由亞皆老街直爆出彌敦道。

但係你萬萬都估唔到班西裝佬好似唔會劫咁。
佢地雖然跑速唔及我地踩得快，但係勝在夠穩定，就好似受訓過既特種部隊咁。
我地雖然未快到搞到佢地見唔到我地既車尾燈，但係都已經差左一個街口。

運動姐姐帶我地轉左入彌敦道，就喺依個時候，大隻佬炒低左。
佢喺依個彎位炒低左。
大隻佬對住我地叫：「唔好理我啦！你地走啦！」

運動姐姐同我都停低左，而大隻佬就不停叫：「走啊！」

西裝佬都已經趕到，佢地就好似江湖仇殺片咁，圍住大隻佬斬。

每當佢比西裝佬插一刀就大叫一聲：「啊！走啊！」

依個時候我知道要走。
我擰頭唔再睇，踩上腳踏，向前踩。
但係我就算踩到好遠，都彷彿聽到大隻佬既咆哮。

佢每一下「啊！」我都仲好記得，聽得好清楚.....

[4/3/2015 06:44]

當一切回復正常既時候，我地已經到左愉景新城，但係依加先七點到，個商場根本未開。我地又無理由繼續喺外面比雨淋，於是我問問運動姐姐：「去邊好啊？」

運動姐姐擰擰頭：「其實我淨係識愉景新城，我好少去依邊。而且我地無相機，暫時都未確認到依邊係咪比較安全。」

我：「你都講得岩，但係一路上我地都再見唔到西裝佬，應該表示依到係安全啊？」

運動姐姐：「唔可以再咁魯莽，我地都係小心啲好。始終我地到依加先得番三個人.....」

我點點頭都無咩好講，於是乎我廢盡心思，鐘於知邊到可以去：「去M記，沙咀道果邊有間24小時既M記。而且附近有間豐澤，等佢開鋪就可以.....嗯，你明架啦。」
講到依到我都講唔出我地既行為，最直接就叫偷，好聽就叫借。
運動姐姐苦笑左下，點點頭表示明白。
至於港女OL就如以往唔多出聲表達意見。

於是係我帶頭之下，我地三個就濕晒咁帶埋架單車入去沙咀道既M記。
雖然係M記，但係唔大間，所以無咩流浪漢喺到過夜。
最多都係得兩三個啊公啊婆晨運完入嚟食早餐。
我地除左件雨褸，坐左喺間M記入面休息。

當我一坐低，對腳既乳酸就湧上嚟，搞到好叻，個種感覺就好酸軟咁。

運動姐姐問港女OL：「係呢，個SMS既內容係咩？」

港女OL：「摺，你等等啦，我仲好叻啊。」

我同運動姐姐都無佢法，唯有等佢休息夠先。
不過港女OL頂唔順我同運動姐姐既眼神，好快就「摺」左聲拎番張紙出嚟。
上面寫住：

USVUI DPNF BU UIF MBTU EBZ

我一望到個密碼，就嘗試用番啊樺用過既解法去解，點知一解就解得通。
句野就係：Truth come at last day

運動姐姐望一望安心咁講左句：「呼，則係表示聽日就會知到真相！」

「嗯，無錯。如果個真相係差既話，我諗我地都仲有彎轉。」依個時候，我望左眼港女OL。

港女OL好自然咁拎番果四支藍色液體出嚟：「好彩我醒，偷左Major Tom果啲毒藥。」

運動姐姐：「不過，我覺得個SMS有啲奇怪既感覺.....」

我：「ER.....感覺上都係，但係又講唔出有咩奇怪.....」

港女OL：「摺，奇咩怪啊。我話佢低能就真啦，一樣既解碼方法用咁多次。」

運動姐姐：「係啦！就係一樣既解碼方法用咁多次，你諗下我地發生左咁多事。點解佢仲要用番同樣既解碼方法？」

我：「咦！係啦，點解佢會用番一樣既解碼法？我記得個SMS係琴日下午三點幾SEND既，果陣Major Tom內鬼既身份都已經暴露左出嚟，而且佢仲要拎埋我地既電話。小熊來電無理由會用番一樣既手法去send個sms。」

運動姐姐：「如果係咁，則係表示小熊來電根本就唔知我地發生緊咩事？」

我：「仲有個機會，之前啊樺講過個sms其實唔係外來send既，而係由小熊來電自己send出嚟。」

運動姐姐：「照咁睇，啊樺講既可能性大好多，始終我地部電話包住左錫紙，根本就唔應該收到sms。」

我：「前題係包錫紙既方法係有用，你諗下starbucks果陣，班西裝佬既出現太奇怪。我覺得個方法失效。」

運動姐姐：「但係Major Tom又唔係西裝佬既同黨，西裝佬點會發現我地喺果到？」

聽到依個問題我地又開始進入左死胡同，我不禁望一望出面，我發現雨雖然停左，但係換來既係好大霧.....

[4/3/2015 04:07]

大隻佬喺彌敦道同亞皆老街果個交界位炒低左，比四個西裝佬圍住斬殺。

「啊~」佢一聲仰天長嘯，之後既事我都唔敢回頭再望。

我忍著淚水，跟運動姐姐同港女OL喺條彌敦道上面奔馳，一直向住太子既方向踩。我地經過新之城喺始創中心果到轉左入荔枝角道。

運動姐姐踩到始創中心既時候無選擇向前行，而係改喺依個位轉入荔枝角道。

運動姐姐眼中帶點淚水同我地講：「唔可以再比之前既事發生啦.....」

的而且確如果我地再向前踩既話一定會經過太子站，到時大隻佬既慘劇未免會重現。我地踩左入荔枝角道無耐，個天就好似知道我地所想咁，開始落起大雨。運動姐姐帶我地搵左個瓦遮頭將架車泊左一邊。佢喺我背囊到搵左三件七仔果啲兩襖交左比我地。我同港女OL接過件襖，依個時候我醒起一樣野。

我：「你估小熊來電有無SEND過SMS比我地？」

運動姐姐：「但係.....我地邊到睇？」

我：「不如就依到，成條荔枝角道又無咩人，睇落有西裝佬既機會好小，而且我地有單車，應該走得切既。」

港女OL：「摺，拎晒出嚟好麻煩姐。」

運動姐姐：「唔洗，拎住兩部先，如果SMS內容係一樣都無必要睇第三部。」

我點點頭，就喺我個袋到抽左兩部電話出嚟，一打開睇分別係港女OL同援交妹既電話。

運動姐姐望住我講：「Karen你負責mark低個sms寫咩，我數三聲之後就開。」

一向都麻鬼煩既港女OL今次都算認清大局無多講說話，只係「摺」左聲，就乖乖地喺運動姐姐個袋到搵左支筆同紙。

運動姐姐開始數：「一」

我望望四周圍，確認多次無人。

運動姐姐再數：「二」

我隻手已經放左喺張錫紙到。

「三！」一聽到佢話三，我就快快手拆開錫紙，揸入訊息到睇。

果然係同一個number既sms。

上面寫住：「USVUI DPNF BU UIF MBTU EBZ」

我再望望運動姐姐個部電話，大家互相點點頭，確認係一樣既內容。
而港女OL就快快手抄好個SMS，我地就即刻包番部電話。
執好啲電話，我就拿拿臨上車，繼續踩。

好彩既係無西裝佬走過嚟，我地都輕輕鬆鬆向荃灣出發。
我地一路踩一路踩，最後踩左去青出公路。
雨就依然落不停，雖然個天黑黑，但係都似就天光。
依個時候，係「大停電」。
馬路上面既車轉眼間就消失，就連佢點消失你都見唔到，總之就係一眨眼就消失。
街燈瞬間熄滅，就只有兩同虛無。
我地三個都踩到停左腳。

睇嚟大隻佬.....真係死左.....

運動姐姐應該都意會到咩事，佢「唉」左聲，就懶理一切，繼續帶我地向前踩。
當電力回復正常既時候，我地已經到左愉景新城.....

[4/3/2015 08:32]

「你睇下出面，好大霧啊。」我指一指窗外面既景況。
基本上就大霧到唔正常，就連對面馬路都見唔到，能見度好低。
而且街上面開始愈嚟愈少人，感覺上好似就快有大事發生咁.....

當然察覺到既唔止我，運動姐姐第一個反應：「睇定啲先啦。」

至於港女OL就扮晒振定咁去個Counter到拎野食。

我望住運動姐姐：「依加點算？」

運動姐姐：「唉，我都唔知咩事，但係睇怕都走唔到，能見度低成咁。」

港女OL執左幾個早晨全餐番嚟比我地話：「我執多左，食野先啦。」

望住佢既舉動，我第一次覺得佢係有用。
港女OL依一下舉動比左一個藉口我同運動姐姐去逃避現況。
我地三個決定暫時無視現況，進入沉默，去享用依個早餐。
但係我睇得出我地三個無一個人真係有心情去食。
港女OL自從將包鹽同黑椒撈埋左一齊之後就係咁攪嚟攪去，都無郁個啲野食。
至於運動姐姐，佢就心不在焉咁切塊豬柳扒，切到塊野爛晒，都無放入口。
望住佢，我睇得出佢係到扮冷靜，佢嘗試去學啊樺去帶領我地。
不過我知道，運動姐姐始終都唔係啊樺。
一諗到依到，我不期然咁對住塊薯餅「唉」左聲.....

運動姐姐見我咁，先回過神，叉起塊豬柳扒對住我同港女OL講：「我地要搵定後路。」

我問：「點搵？」

運動姐姐望住窗外面：「我地要有定下一個逃走既地方，咁大霧既話，西裝佬都唔知會唔會出現。」

我：「但係荃灣.....」

運動姐姐：「唔可以再咁諗，我相信突然間咁大霧，絕對唔會係偶然，可能係西裝佬發現左我地身處既位置，又或者係Major Tom，再唔係就小熊來電.....」

聽住運動姐姐開始亂咁分析，我知道佢壓力爆煲。
佢愈嚟愈語無倫次，睇怕得番我自己幫到自己。
運動姐姐好似傻婆咁望住窗外面不停口噏噏，我拍拍佢膊頭，佢先清醒番望住我。

我對佢笑笑口講：「你都劫啦，休息下啦。我地等啲霧散左再走，好無？」

運動姐姐開始喊出嚟：「嗚嗚嗚.....我好辛苦啊.....我做唔到啊樺咁西利啊.....嗚嗚嗚.....我唔知點做

好啊.....嗚嗚嗚.....」

港女OL望見運動姐姐咁樣樣，唔忍心攬住佢話：「啊白，你做得好好架啦。」

我：「Karen，你帶啊白入去廁所啦，我睇住個場啦。」

港女OL比左個ok既手勢就帶運動姐姐入左廁所。

而成張枱就得番我一個，我望住果四支藍色既液體，我伸手拎起左支.....

[4/3/2015 09:07]

西裝佬究竟係咩？

Major Tom呢？

小熊來電呢？

我拎起支藍色液體左睇右睇，我望唔透。

我就連邊個係幫我地既都唔知。

點解要去到聽日先會有真相？

點解無啦啦會咁大霧？

有大量既問題一次過衝擊我既腦袋，將我既思緒搞到好混亂。

不如直接將支野飲左佢啦好嗎？

我唔想再思考，好叻啦.....

唔得，唔可以就咁就算既，要搞清楚！

假如小熊來電真係幫我地既，則係Major Tom同西裝佬都係敵對既。

咁既推理好合理啊，無論係Major

Tom定一話西裝佬，兩邊都想殺左我地，但係點解又好似有唔同咁.....

岩岩同運動姐姐去完廁所既港女OL走出嚟問：「喂，你做咩啊？」

我拎住支毒藥舉起手話：「下.....無啊，唔係啊。」

佢兩個見到我咁既反應都不期然感到懷疑：「你係Major Tom既線眼？」

我：「唔係啊。」

運動姐姐：「咁點解你會拎住支野，你係咪想毒死我地？」

我好大反應咁擰頭fing手話：「唔係啊，唔係啊。唔好誤會，要殺你地既話我一早落左手.....噃？」

運動姐姐問：「做咩啊？」

我：「我諗到啲野，係西裝佬同Major Tom既分別。」

運動姐姐：「下？」

我：「等等先，你地諗下到今日為止，雖然Major Tom同西裝佬都好似要殺左我地咁，但係佢地之間有個好大既分別？」

運動姐姐：「哦！你指佢地對於殺我地既意慾。」

港女OL：「你既意思係，由一開始，Major

Tom已經好主動去接近我地，但係西裝佬就好似無咩野咁。」

我點點頭：「就係咁，但係點解會咁呢？」

運動姐姐：「除非班西裝佬唔急去殺我地？至於背後個原因會唔會同FOUR DAYS TO FREE既SMS有關？又或者佢地由頭到尾就知道我地過埋聽日就會free既消息？」

港女OL捲曬利講：「Hey come on，it doesn't make sense」

我：「除非我地一開始既假設有錯，就係佢地根本就唔係要殺我地。」

港女OL：「Oh my god，你係唔係失憶啊，你又話佢地之前襲擊過你地？But i pretty sure that 佢地係追住我地斬既。」

運動姐姐：「唔係，唔一定係我地，可以係Major Tom。」

我：「但係.....Karen又講得岩啊，佢有襲擊我地架。」

運動姐姐：「如果佢地分唔清我地同Major Tom呢？」

我話：「有咩.....可能？係既.....Major Tom同我地又有咩分別？」

運動姐姐笑左笑反問番我：「係呢，有咩分別呢？」

港女OL：「摺，快啲講啦。」

運動姐姐指指我個袋：「係電話，我地既電話收到小熊來電既sms，但係Major Tom唔得，應該話佢根本就無電話。」

比運動姐姐點一點，我即刻諗到樣野：「Back to basic！Don't Trust Anyone 除 people receive message！」

港女OL：「Oh! Fucking bitch！唔怪得佢一開始就話要我地掉低啲電話喺間書局到啦！」

運動姐姐：「照咁睇，小熊來電同西裝佬先係同一陣線？但係又點解釋佢地有人守喺地鐵站，仲有啊賢做野既地方。」

我唔肯定咁話：「我估.....佢地主要既目的係要確保我地捱到去聽日？」

港女OL：「小熊來電真係好蠢啊，點解唔一早就SMS我地？」

運動姐姐：「因為小熊來電都唔知我地發生緊咩事。」

我：「我地開番個電話，啲錫紙block左訊號，所以先會咁。」

運動姐姐：「咁我地點知個假設係真唔係？」

我：「唯有等霧散左之後再試啦.....」

[4/3/2015 15:34]

我地三個一直等，點知過左中午時份，外面既霧氣依然未散，街上面既能見度依然係好差。馬路上面莫講話車，連途人既數目都少左好多，同時m記入面都係得小貓三四隻。

運動姐姐開始膽心：「啲霧依然唔散，我地都好難走嫁。」

我：「um.....我都唔知，無理由到依加啲霧都唔散。」

背囊入面既手機同時響起「噹~~」一聲，我知道係小熊來電既sms。
我拿拿聲由背囊入面抽晒所有用錫紙包實既手機。
運動姐姐揪住我隻手話：「如果.....西裝佬唔係幫我地，咁點算？」

我望一望運動姐姐，的確佢講得岩，唔可以再咁魯莽行事，要小心。
但係我相信小熊來電send過嚟既sms好重要，每一次佢都比左好重要既提示。

我：「再睇到咩都唔做都係等死，睇完就走啦。」

港女OL：「摺，點走姐。It is a fucking foggy day」

我：「我地睇唔到野，咁面裝佬都未必睇得清姐。」

運動姐姐：「太危險，而且我地連相機都無。」

我：「隔多幾個鋪位有豐澤，去果到「拎」左相機再走，之後再跟我去如心廣場。」

運動姐姐聽到我講既野都算有啲plan答左句「嗯」都無咩意見。
港女OL見運動姐姐無咩意見，佢都唔加插咩。
於是乎我地執好個袋，搞掂所有行裝，就開定門，睇SMS。

我地做番相同既動作，抽左兩部手機出嚟，一部我拎，一部運動姐姐拎，而港女OL就負責抄。

「一，二，三」運動姐姐快快手數完，我地就開左錫紙睇個SMS。

上面寫住：

CBDL IPNF BOE USVUI DPNF UPNPSSPX

我見港女OL抄完，就包番好部手機，收埋入背囊。
拿拿聲帶佢地推住部單車，走過隔離既豐澤。
我求求其嚟COUNTER到拎走三部DC仔就算，而港女OL就係依個時候解碼。

港女OL讀出個密碼：「BACK HOME AND TRUTH COME TOMORROW。」

運動姐姐：「即係要番屋企？」

我：「但係咁大霧莫講話單車，車都行唔到啦。」

運動姐姐：「咁可以點啊？」

「唔好理住，去左如心廣場先，此地不易久留。」語畢後我就推住架單車，帶佢地喺迷霧中行去如心廣場。

果種喺迷霧中行進既恐怖感真係難以形容，你永遠都唔知係邊個迎頭而來。

就算我手上有部DC仔，可以分得清佢地係唔係偽裝既西裝佬都好，你都走唔切。

基本上你可以見到既就只有濃厚白色既霧，你永遠都睇唔穿有咩。

視野就只有三四個身位，我唯有靠住啲鋪頭行，以免唔識路。

而且因為迷霧，我行得好慢好慢，以免運動姐姐同港女OL跟唔上。

我嘗試帶佢地由沙咀道經過周生生，行入去川龍街。

靠住招牌街燈依稀既燈光，我地先比較睇得清條路。

行到街尾，我地總算到左楊屋道街市。

我同佢地行上天橋，終於走左入如心廣場。

入到去，可能因為大霧既關係，廣場入面都係得小貓三四隻。

我同佢地兩個入左萬寧休息一會。

運動姐姐問我：「咁我地可以點？」

我：「如果佢叫得我地番屋企，會唔會要番到去自己屋企先知咩事？」

運動姐姐：「但係我同KAREN都住港島，點番去啊？」

我苦思左陣：「一係去我屋企？我住元朗姐，要番去應該唔難。」

運動姐姐：「都得既，一齊行動好過單獨既。」

港女OL：「No Way！如果佢講既野係真，你可能會番去本身既世界，when you back home，then how about us？」

我：「但係.....佢只係話我地聽只要聽日番屋企就會知真相，番去本身既世界係五日後既事。」

「啊麟講得無錯啊，而且最近既地方就係元朗，我地無得揀。」運動姐姐講完，港女OL都無聲出。

我：「sorry，但係最安全就係咁。」

運動姐姐：「不過.....單車都無咩可能啦.....」

我點點頭：「唯有喺到等霧散開去。」

運動姐姐：「咁如果啲霧散唔開呢？我最怕一到十二點，個真相就會出現，但係如果我地都未去到就會MISS左啲野。」

我嘆左道氣：「唉，唯有靠西鐵啦.....而且都有好大機會西裝佬係幫我地既。」

運動姐姐報以苦笑：「如果到十點啲霧都仲唔散，我地就去啦.....」

但係事情又點會咁順利，果然到十點啲霧都無消滅既意思.....

[4/3/2015 21:44]

去到差唔多十點鐘，但係外面既霧氣依然未散，睇怕最壞既打算要發生啦。
 我對住運動姐姐同港女OL點點頭，就開始去執我地既行裝。
 運動姐姐求其搵左幾支水交比我，但係我都見到佢面上既膽心。
 假如我既推斷錯誤，我地就全部人都會死於西裝佬既武士刀之下，就好似大隻佬咁.....
 一諗起大隻佬，同埋佢既死法，我嘆左有史以嚟最大既一口氣。
 佢既死有兩種可能：
 一，西裝佬根本就唔係幫我地，依個結果對我地而言係絕望。
 二，就係因為比Major Tom呢，令我地唔敢拎電話出嚟，所以大隻佬先比人點錯相，依種死法對佢嚟講係最無辜。

諗諗下，為左以防萬一我決定要做番小小保護設備。
 我自己一個跑左去七仔掃走左n本雜誌，效法某喪屍片入面咁，用膠紙將幾本雜誌包住自己既前臂，腹部，背部，同小腿。
 運動姐姐同港女OL見到我咁，都有樣學樣，包實自己。
 我再喺萬寧入面拎走左個掃把同埋垃圾筒蓋，盡可能就武裝化自己。
 而運動姐姐就喺保安果到搵左幾支電筒交比我同港女OL
 搞完一大輪野，已經去到十點三到，我地點都要出發。

我地三個企左喺門口望住出面，依舊一片迷霧，加上黑媽媽咁，只能夠依稀見到有小小既街燈由迷霧中穿透而來。
 我開左運動姐姐交比我地既電筒，照住前路，沿住如心廣場既外圍行。
 先經過左第一個停車場出入口，再經過埋第二個停車場出入口，都總算順利渡過。
 但係都意味住，我地已經好接近西鐵站.....

我地行到去如心廣場同荃灣公園既交界，我停低嚟到，對佢地講：「拎晒所有電話出嚟，仲有Major Tom果幾支野。」

運動姐姐同港女OL點點頭就如我指示所做，將我地有既五部電話同Major Tom果四支毒藥交左比我。

「一陣有咩三長兩短，拆開晒啲電話既錫紙，再求其掉去任何一個方向。佢地咩都見唔到，唯有靠我地電話訊號搵我地。之後就.....各顧各顧啦。」我講完之後就將所有野分晒比佢地，我自己就拎左個電話同毒藥就算。

佢地聽完我咁講之後就更加驚，的而且確，只要一陣我地真係被迫要逃走，就無辦法再一齊行。
 加上咁重迷霧，都意味住一定會失散.....
 所以今次有可能係大家最後一次見面。

運動姐姐對我苦笑：「靠你啦。」

港女OL用佢既假abc tone：「thanks brother。」

我對大家苦笑一下，就拆開電話既錫紙，一步一步行近西鐵站。

「踏」

「踏」

「踏」

「踏」

當我地一行近西鐵站入口，我見到無西裝佬.....
我望望佢地，佢地都只係聳聳肩。

唔死都死到依到，入去啦！

我吸左一大啖氣就帶住佢兩個落左去。
因為大霧既關係，站入面基本上就無人。
雖然依到電力正常，但係就顯得更加詭秘。
我同佢地踏電梯落去，依個時候我地正正見到已經有兩個西裝佬守喺下面，但係佢地無意慾上前去殺我地，就一直望住電梯口。

我：「睇嚟，個方法係work！」

見到咁，我地髮左一口氣，睇嚟係太大霧所以西裝佬先入番西鐵站姐。
我地急步走落去西鐵站，就喺閘口，我地見番佢.....
係大隻佬！

[4/3/2015 22:34]

大隻佬，世估唔到佢竟然無事，雖然都睇到佢身上都應該流左好多血，但係佢成個人依然企左喺閘口前面同我地say hi。

運動姐姐毫不猶豫就即刻衝上去攬住大隻佬。

我同港女OL慢慢行過去，大隻佬比左個招牌式笑容：「HI，我無事啊。」

我：「你.....無野啊？」

成身都染血既大隻佬：「比佢地咁斬法，點會無事，不過好彩Major Tom出現。」

我：「下？佢救左你？」

大隻佬：「唔係啊，佢地轉左去斬Major Tom放過我。」

我問：「咁你點避過西裝佬走過嚟？」

大隻佬喺佢褲袋到拎左三部電話出嚟，依三部正正係我，佢同啊樺既電話：「靠佢地我先走得番出嚟啫。」

聽到大隻佬既解答.....我即刻知出事：「啊白過番嚟！」

運動姐姐望住帶住猶豫既眼神望住我，但係一切都太遲。

大隻佬喺佢風褸到拎起左支藍色毒藥一野吉左落運動姐姐到。

「頂你！」我對住大隻佬咆哮。

依個時候大隻佬化身番做Major

Tom：「有時候，人既信任就係咁，好易利用。對唔住啦，啊白。」

我怒哮道：「點解你要三番四次呃我地啊？」

Major Tom攬實啊白，強吻啊白：「我講過我係幫你地。」

我：「咁點解你唔比我地揀？」

Major Tom好認真咁講：「因為無時間，你再跟住小熊來電講既去做，你會番唔到轉頭。」

「我地走！」我拉住港女OL衝過閘門機，Major Tom放低左運動姐姐，走過嚟攔住我地。

我拎住支掃把棒一野打落去Major Tom到，搞到佢即刻訓低。

我就乘機拉住港女OL走落去西鐵月台到，但係Major Tom好快就追得上我地。

好彩既係，一落到去架西鐵就埋站，我同港女OL當然就即刻衝入去，但係Major Tom既速度基本上仲快過保特，佢喺我地後兩卡既位置上左車。

佢衝住我地而嚟，就喺依個時候，「do~do~do~do~」，架車開始關門。
我即刻帶住港女OL落番車，至於Major Tom？
就同架車一齊搭向南昌。

港女OL：「上去帶啊白走！」

我「嗯」左聲就同港女OL上番去個站入面，扶住運動姐姐搭西鐵去元朗。

運動姐姐坐左喺櫟上面一路忍，而港女OL一路一路罵我：「FUCK！How come？」

我抱住自責既心情低頭懊悔，更加唔敢望住運動姐姐：「我都唔想.....」

港女OL：「why will he be there?」

我：「.....可能係我地既電話.....」

港女OL眼紅紅咁指住我話：「FUCK You！你點我地開電話，係你搞到啊白中招架！」

我：「對.....唔住」

忍泣中既運動姐姐都忍唔住撇低港女OL既手：「噃嗶.....算啦.....Karen.....噃嗶.....係我大意.....唔關佢事.....」

聽住運動姐姐咁講，我更加唔敢望住佢，港女OL：「fuck fuck fuck！」

我望住手上既電話，我正想用錫紙包番住佢既時候，運動姐姐：「唔好，你自己收一部，其他既交比我啦。」

望住眼紅紅既運動姐姐，我喊左出嚟，係我搞到今日咁.....

我喊住咁抽起左運動姐姐既手機用錫紙包住佢，再將其餘手機一次過交比運動姐姐。

運動姐姐拍拍我手背對我苦笑：「你好好睇住Karen啦。」

我一路喊喊喊直到我番到元朗，我目送住運動姐姐拎住啲電話走。
最後得番我同港女OL兩丁友.....

就喺十日之後，我走番去探啊樺，大隻佬佢地。
 但係佢地已經唔認得我，我真係估唔到個結果會係咁.....
 不論Major Tom定一話係小熊來電，我只可以話某程度上，佢地都無講大話。
 一切既結果，睇你點睇.....
 唉.....

[5/3/2015 00:23]

最後，剩低我同港女OL喺元朗站落車，而且最奇怪係當我地一落車，站入面竟然有好多人要上車，不論係往屯門方向又好，往紅磡方向既車都好，兩邊都出奇地多人上車。

唔係好大霧架咩？

我喺個站入面望嚟望去，我發現左一個熟悉既身影，係Happy！
 Happy上左對面往紅磡方向既西鐵！

「Happy！」我對住Happy大叫，佢竟然對住我揮手講拜拜。

「Happy！」我正想衝過對面既西鐵，但係港女OL拉住我隻手。

港女OL指指電梯果邊，有兩個持刀既西裝佬正向我地衝過嚟。
 我即刻拎番運動姐姐交比我既電話出嚟，即刻拆開錫紙。
 點知佢地無停低，繼續向我地衝過嚟。

「無理由嫁.....頂！Karen你拎住部電話。我地去B仔等。唔識就GOOGLE
 MAP啦！」我交左部電話比港女OL之後，就即刻向另一邊樓梯衝落去。

果然西裝佬變左追住我斬，無視左港女OL既存在。

頂！失策！我地得一部電話！
 只可以保到一個，保唔到另一個！

港女OL雖然未了解到咩事，不過佢都急步咁樣衝左落去。

我一路衝落樓梯，點知又有多兩個西裝佬追過嚟。
 於是乎，我跨過欄柵，跳出閘外，向住新元朗中心跑出去。
 我跑出左新元朗中心，沿住天橋去到雞地果邊，我運用住左元朗廿年既經驗，總算避開左啲西裝佬既耳目，走到去B仔。
 我望望隻手錶一點二十三分，但係港女OL未到。
 於是乎我走入去B仔打算偷下野食，但係當我入去既時候，我發現左一樣野。
 我望番五日前我同Happy坐過既果一枱，我發現係佢地！

我認得佢地，我好記得當我番嚟拎番電話果陣，就係佢地坐左嚟到唔理我！

莫非.....

我忽然有種想法，等埋港女OL嚟到果陣，我帶佢行上番去我屋企。
但係有少少唔同，我地停左嚟間教會前面，等等。
港女OL問我：「做咩啊？」

我望住隻錶同港女OL：「唔好嘈，等啦。」

直到02:14既時候，有對情侶打打罵罵既情侶停左嚟教會前面。

「頂你啊！」
「咩啊？」
「啊通點wo！分手啦！」

佢地開始嘈交，而且啲對白同當日一模一樣。
我笑左笑，但係港女OL依然唔明。

於是乎我再帶佢去下一個地方，係個臭河既十字路口。

我地停低左嚟到指指左手邊條路話：「望住隻錶，去到02:37既時候，就會有班飛仔車隊踩住單車出嚟。UM.....仲要播住伊健既極速傳說。」

港女OL帶住半信半疑既態度望住我：「REALLY？」

果然，一到02:37就有幾個MK仔踩住單車，播住極速傳說咁飛出嚟。
港女OL見到即刻掩住個口話：「oh my Jesus Christ！How Come？點解你會知嫁？」

我：「我諗我有少少理解我地去左個咩世界.....」

我帶港女OL上我屋企入左我間房，我：「你休息陣先，我一陣再比你睇啲野。」
港女OL「嗯」左聲就訓左嚟我張床到。
望住佢，再望望部電話我不禁唉左聲。
原來個真相係咁.....

直到03:34我見醒左港女OL，帶佢出左我間房：「你望實我間房門。」

港女OL就眼甘甘咁望住對門，直到03:53，我啊媽由佢間房行出嚟。
佢走左去我間房前，打開道門：「啊仔，你早啲訓啦。」

依個時候，我好肯定我所估既野。
而港女OL就好驚奇咁話：「佢地.....係機械人？」

我擰擰頭：「唔係，係Program，佢地set左timer，一到特定既時間就會做特定既野。」

港女OL：「即係我地入左個電腦世界？」

我點點頭：「我諗係啦.....」

小熊來電.....原來個真相就係咁.....

[5/3/2015 4:23]

忽然之間，「大停電」又嚟啦，但係我已經唔再怕，或者我已經知道成個世界既真相。
我同港女OL坐左嚟我張床到等，我從黑暗中再望望自己隻手。
我彷彿見到有堆瑩光綠色既101010數字組成我隻手。
我忍唔住笑左笑，點解會發生咁既事.....

「大停電」一完，港女OL就望住我問：「即係我地變左做DATA？」

我：「我估係，應該自從裝左小熊來電之後，我地就進入左依個世界。而所有人都只係Program，佢地只會跟佢地本身set好既指示做野。」

港女OL：「just like the sim city？」

我：「嗯，佢地全部都係NPC，除左我地十個人。我諗小熊來電係隻GAME，比我地喺依個模擬既世界到玩。」

港女OL：「Is it really a game? 咁點解小熊來電要將我地困入嚟再放番出去？」

我：「我諗係Major Tom，佢係一隻virus，目的係要消除我地。佢將我地同npc既互動都cut晒，所以小熊來電先要free番我地出去。」

港女OL：「That's why 其他人見我地唔到，就係因為有virus入侵？」

我：「係，咁都解釋到點解啊賢同龍友果日執完屍之後，點解果個女人唔見左。因為佢都只係program，就好似打機咁，當個npc比玩家推得太遠，佢就會自動消失，走番original既位置。」

港女OL：「則係話西裝佬係小熊來電用嚟驅逐virus既保護程式。」

我：「應該就係咁，都因為有咁既程式存在，所以Major tom先要約晒我地出嚟，佢唔單止要一次過殺晒我地，仲要令我地以為西裝佬係壞人，等我地可以幫佢一齊去對付西裝佬。同時，佢都利用西裝佬既盲點去限制我地既行動。」

港女OL：「That's why佢要我地收埋電話，就係為左要喺我地之間隱藏自己。Oh my god he is fucking genius！」

我拎起Major Tom果支毒藥，我知道佢就係VIRUS，只要一打入去，我地應該會比Major Tom帶左去邊。

又或者我地既肉身就同我地一樣咁死去.....
我唔知，但係我清楚Major Tom絕對唔可信。

港女OL：「咁我地點？」

我：「等啦，等夠鐘，我諗小熊來電應該幫緊我地搵方法走。你訓喺到啦，我出廳做廳長啦。」

「OK，FINE。」港女OL一講完就喺我張訓上面訓著左.....

我訓左喺廳張梳化上面，望住部電話。

所有野都係虛擬既.....

但係一切都嚟得好真實.....

究竟我既肉身做緊咩呢？

訓左喺張床到？

定一話係喺個實驗室入面？

諗諗下，我醒起一個哲學既問題桶中之腦。

佢係話：

如果有個痴線科學家將我地個腦抽左出嚟放左喺個缸入面，再博晒所有野去我地個腦既神經線到，等我地以為仲生存緊，咁我地點去分辨我地係真係存在？定一話只係得個腦？

望住部電話，我醒起一樣野，我彈番起身拉埋港女OL起身，同佢講：「走！Major Tom佢會接收到我地電話既訊號，所以佢先估到我地喺荃灣！走！」

訓左無幾耐既港女OL睡眠惺忪咁望住我：「下.....但係依加先.....五點幾。」

「走啊！」我拉住港女OL走出去，但係依個時候，我聽到有人開左樓下道大閘.....

[5/3/2015 5:34]

估唔到就喺依個時候，Major Tom已經入到嚟我屋企。
Major Tom大叫：「唔洗走啦，我係嚟幫你地架！」

我即刻鎖住由樓梯走入大廳道門，Major Tom隔住道門：「無用架！」

我：「我已經知道你既身份啦！唔洗多講！你就係電腦病毒！係你hack左入小熊來電製造既電腦世界！」

Major Tom笑左笑話：「哈，我唔可以講太多比你知。總之你信我，我係幫你地既。」

我隔住道門，對住Major Tom話：「我唔會信你架！」

「咁唔好意思啦！」Major Tom一講完，我眼前道門於一瞬間消失，搞到我成個人掉左入Major Tom既懷抱之中。

Major Tom奸笑左一下，就喺佢口袋入面抽左支毒藥出嚟：「辛苦你啦。」

依個時候，港女OL拎起左個風扇一野扑落去Major Tom到，搞到Major Tom成個人跌左落樓梯，頭破血流，仲斷左幾條骨咁。
但係佢就好似機械人咁，照撐起自己，向我地一步步走近。

「走啦！」港女OL扶番我起身，同我一齊上左露台。

但係望住空無一物毫無退路既露台，我忍唔住大罵道：「頂！點走啊！仲要頂到幾時啊！」

我同港女OL做出最後既掙扎，不過估唔到都係難逃Major Tom既魔掌。
一身傷既Major

Tom已經走到上嚟，將我同港女OL迫近露台，而佢口中就不停重覆：「信我，我係幫你地架.....」

我同港女OL一直退化直到再無退路，依個時候小熊來電SEND左個SMS嚟：

[red]FREE NOW[/red]

於一瞬間，我成個人失去知覺，眼前一片白光.....
眼前盡是一片黑暗.....

我隱約聽到有人喺我耳邊話：「KEEP住塊晶片！」

我就喺黑暗之中經過漫長既等待，我無嘗試去數，但係感覺就係好耐好耐咁.....
係死？
我唔知.....
我淨係知道我成個人唔郁得，被人固定左，鎖住左，就好似桶中之腦咁.....

忽然之間白光再臨，有大量片段湧現於我腦中。
我認得一部份係我既記憶，但係有七成都係我既，但係又唔係我.....
點形容呢，應該話果個我同我係一樣樣，但係就經歷同成長都唔同。
係平行世界？
我唔知.....

當我開始有番四肢知覺既時候，我感覺成個人訓左喺地，而且有啲暖暖地既液體由我鼻流出，而鼻腔入面充滿住血腥既味道，我應該係流鼻血。
但係我眼前一片黑暗，而且個頭仲重重地，應該帶住左唔知咩咁。
我提手將頭頂舊野除低，我見到既就係一大片灰色既天空？啊，應該係天花板。
我發現頭頂好依都流緊血咁，我伸手一摸，先發現唔知幾時我既頭髮唔見晒，仲多左塊冷冰冰既野。
我將果塊野拎左出嚟，再望，係一塊染血既晶片？
一塊同NANO SIM卡一樣咁大既晶片。
而我右手都握住左塊差唔多大細既晶片。

我醒起有人叫我keep住塊晶片，所以我將兩塊野都一次過收入褲袋。
但係依個時候我發現唔知幾時我成身都換左套白色既T-shirt同褲。
T-shirt上面寫住：yz329845690324
係一串好長既編號。

我再望望周圍，我見到有九個同我一樣剃光頭，著住全白套裝既人訓左喺地。
啊！唔止九個，係成個地方都有好多咁既人行嚟行去搬運貨物。
但係最奇怪既係，佢地就好似機械人咁，步伐一致向前行。
我企番起身再望下周圍，我只可以用工廠去形容依到，而且係一間大到望唔晒既工廠。
啲人就喺入面來回搬運貨物.....

依個時候有另一個人同我一樣起番身，我望望佢個樣，係港女OL.....
但係佢比我印象中既後生，應該話感覺上同我同齡。

「Oh my god！ where is my hair？ Oh！啊白？啊樺？啊！！！！你係啊麟？」港女OL指住我大叫。

比港女OL咁樣一講，我先開始去望下同我地一樣訓左喺地果八個人，佢地就係龍友，大隻佬，MK仔，援交妹，啊樺，運動姐姐，四眼警察，仲有個好似Major Tom既人。
但係佢地同我印象唔同就係佢地既年齡同體格，全部都應該同我同齡，體格都差唔多。

究竟發生咩事？

我摸摸褲袋入面塊晶片，我記起一樣野！
喺M記到果份報紙，上面寫住：「某某科學家將晶片縮細左唔知幾多」
我再望望周圍既人，我醒起一套戲.....係Matrix.....
我諗個世界既真相就係，由頭到尾我所生活既地方，所有經歷都係假既.....
無論係啊爸又好啊媽都好.....
所有野都係假.....
我地既意識比人放左去果個虛擬既世界入面，而個肉體就好似依加果班白衣人咁不停工作.....

諗到依到，我見到啊樺佢地都起番身，我即刻走去捉實啊樺！

但係佢無視我，向住某一個方向行。

「點啊？」港女OL問我。

我：「跟住佢地行啦。」

如是者我同佢地行左差唔多成粒鐘，佢地行到去一個叫YZ zone既地方停低。

依到有十部機器，就好似IRONMAN果啲展示櫥之類既機器。

佢地八個行左入部機器到，上面有個顯示器寫住：RE INSTALL->REBOOT->RECONNECT

我望住果幾部機器同佢地，我諗我身處喺一個好恐怖既世界.....

一個將人當做機器既世界？

「你好」忽然之間我同港女OL背後多左個一身白西裝既男人。

我：「你係.....？」

白西裝佬：「Welcome to 2176, my name is Jesse Perring。我諗兩位應該大概估到咩事啊？」

我點點頭，白西裝佬：「咁你地跟我嚟，我再詳細交代發生咩事。」

如是者個白西裝佬帶左我地又行左差唔多半個鐘，最行到左一部LIFT。

佢禮貌地做一做個手勢話：「Please。」

我就同港女OL一齊入去，白西裝佬其後再走入嚟。

當道閘門關埋之後，個LIFT唔洗幾秒就「叮」一聲到左地面。

我認得依到係信和。

我地跟住白西裝佬走左出信和，我見到其實個環境同我所認知既香港無咩唔同，除左一樣野。

就係我見到有一支高聳入雲既巨柱直插上天，白西裝佬望一望我既視線話：「哦，果個係我地既軌道電梯。唔好講咁多，去我office再講。」

白西裝佬「咁咁」兩聲，就有架全白既跑車出現喺我地面前，而我同港女OL就跟左佢上車.....

[28/3/2176 13:44]

唔洗幾耐，我地坐住白西裝佬架純白法拉利去到IFC前面停低。

當我以為要落車果陣，白西裝佬擰轉頭話：「唔洗啦。」

IFC門口打開左，仲有人指引我地入去。

白西裝佬將架法拉利駛到入去一個大型LIFT到，都只係一秒間，「叮」一聲，我地到左IFC頂層。依到成層白雪雪，咩都無，得一張白色既辦公枱同三張櫈，當然仲有既就係全層360度既落地玻璃可以望晒成個維港景色。

我諗我成世仔都未試過見咁既景色.....

我地同白西裝佬一齊落車，走到去佢既辦公枱到坐底。

白西裝佬：「麻煩你地將個人晶片交比我。」

我喺個褲袋到拎起果塊之前喺我頭頂到掉出嚟既晶片交比白西裝佬：「我想問依塊係咩晶片？」

白西裝佬：「小姐你交埋塊晶片比我先啦。」

港女OL見我淨係交左一張染左血既晶片，我諗佢都明白我所做既野，所以佢都只係交出左一張就算。

「好，麻煩你兩位。」白西裝佬望望果兩塊晶片續道：「Carina，keep it。」

一把電子合成過既女聲由成個樓層既四西八方傳過嚟：「yes sir」

隨之出現既係天花板上跌落佢機械臂，佢地將我同港女OL交出既晶片收起。

白西裝佬點點頭，表示滿意：「你地有無諗過你身體係做緊野，但係你個腦就玩緊？」

港女OL：「of course！邊個唔想。」

白西裝佬：「That's the point!依一塊晶片就係咁。It connect to a quantum computer，量子電腦。從而控制你地身體去工作，再generate一個虛擬世界比你地生活。」

我：「你地連量子電腦都整到，點解唔用機械人？」

白西裝佬：「你覺得人命貴啲定鋼鐵貴啲？」

我：「人！」

白西裝佬斬釘截鐵咁答：「SORRY，係鋼鐵。你知唔知依加地球人口去到幾多？已經過左200億，基本上人工唔再值錢，正常既打工仔都養唔起自己架啦，個個都要拎綜緩。Therefore，our government united 100 years ago and have a new policy：half human half computer。你地付出你地既身體，我地養活你地，再比埋工你地做。」

我：「what the fuck？」

白西裝佬：「That's policy。你地唔做野，個社會點run落去？」

我：「咁剩低唔洗做野既人呢？」

白西裝佬：「咁咪係到生活囉。」

港女OL：「It's not fair。」

白西裝佬：「我地已經做左我地最大既努力，至小你地唔知個真相，喺個虛擬世界入面生活。」

我：「咁點解我地會醒啊？」

白西裝佬：「我諗應該有VIRUS入侵左你地既晶片，令你地同我地既量子電腦DISCONNECT。最後，你地同所有NPC都無法互動。因為DISCONNECT左，你地既虛擬世界唯有靠你地每人晶片入面所儲存既資料去RUN。」

我：「即係Major Tom係我地晶片入面既保護程式？」

白西裝佬點點頭：「我地要將你地既意識shut down先可以再re install番個程式同我地既量子電腦connect番。」

我：「咁點解係我地十個？」

白西裝佬：「我地當然唔會將所有人都放晒去同一個世界到，而係十個十個一group去form一個世界去確保你地唔會有交雜，再去控制你地既性格。As you know，一個人既性格係由佢出生所遇過既事而影響。我地要確保唔會有一個反社會既人格出現，所以我地限制左你地所遇過既事，去將個可能性降低。」

我：「咁.....我係邊個.....」

「ok wait. Carina, yz329845690324 life data」白西裝佬一講完，天花板上面降左個小型升降機落嚟，上面有份report。

白西裝佬伸一伸手話：「please.」

我即刻搶過份report，不停睇睇睇，入面記載左我醒番果時多左既記憶，果啲唔係我既我。我睇到眼都突，我：「咁我.....」

白西裝佬：「照我睇，你既年齡，應該係第三次轉世。你曾經叫過啊樺，係city讀public policy，係個好聰明既人。你又叫過啊強，做過跟貨車既工人。依加，你應該叫啊麟，right？」

我聽住白西裝佬講既野，我個腦開始亂.....我究竟係邊個？
我係啊樺？我係啊強？定係啊麟？

白西裝佬問港女OL：「小姐？你需唔需要你既REPORT？」

港女OL擰晒頭：「唔洗啦，我知我叫過啊白，都叫過啊奇。ENOUGH！」

雖然我個腦好亂，但係我再問：「咁.....其他人呢？其他人去左邊？佢地死左之後去左邊？」

白西裝佬：「我諗佢地既意識應該去左晶片既D DRIVE等REBOOT。」

我對住白西裝佬咆哮：「即係咩意思啊？」

白西裝佬：「UM.....我估應該不停輪迴啦。不停死完又再出世，不停LOOP。生左出嚟無耐就死，不停LOOP。」

「FUCK！」我打算向白西裝佬揮拳，但係有幾條機械臂阻住左我。

我：「點解！點解你要話我知！」

白西裝佬一面冷靜道：「WELL，以你兩個既情況，已經番唔到去果個世界，所以你地會STAY番嚟到，Upgrade做我地依個唔洗勞動既階層，一齊做政治家。」

聽到白西裝佬咁講我有啲動搖：「咁.....佢地呢？無左我地兩個晶片佢地點form番個虛擬世界？」

白西裝佬：「有人升上嚟，就有人補番你地既位置，放心啦。」

我：「咁佢地既下一代呢？」

白西裝佬笑笑道：「一代為奴，世代為奴。我諗依個theory唔洗我教，你都知架，以前都係咁嫁啦。你唔係有錢既，你世世代代都好難做到有錢人嫁啦。只係依加個情況worse左小小小姐。」

聽住佢講，我無野好反駁.....

白西裝佬：「ok no more question？」

我同港女OL都擰擰頭，白西裝佬：「好啦，你地可以走啦。依兩塊晶片就係你地新身份既象徵，WE LCOME TO OUR WORLD。」

天花板跌落兩條機械臂幫我地裝左新既晶片。
而我既新生活都開始左.....

完？

INSTALL小熊來電加強版? YES/NO

後記

後記：

事實個結局真係有小小急要完。
但係解釋係咪真係咁難搵呢？你試下重新睇一次啦。

我放左好多伏喺入面，去fake你地，令你地唔信自己當初所估，最簡單直接既answer。
最好似Major Tom咁，其實一開始好多人都估係Major Tom。
不過我借啊樺去fake你地，就好似：

「因為情況愈嚟愈複雜，所以我地開始放棄思考，所以就將思考既責任交左比團地既領袖。
最後，我地做既再唔係根據個人既意願同分析，而紛紛成為左依啲領袖既工具。
更甚者就人云亦云，人地講佢就信.....」

你地有無去思考發生緊咩事？唔係單單聽啊樺講既野，都要搵入面有咩錯。
好老實講啊樺講既野，好易擊破。

有時侯意見要聽，但係唔係聽晒，要去諗，唔好咁快動搖

究竟小熊來電講既"4 days to free"係咩意思？

咩叫free呢？佢地既思考係咪free呢？佢地係咪真係free左？
我覺得佢地只係由一個社會制度跌左入另一個制度到，一個更黑暗既制度。
由出世開始佢地既人生就已經比量子電腦定左，包括佢地所遇過既事，佢地啊爸啊媽所教既野，老師所教既野。
佢地既思維一直都係所制於父母，學校同社會，佢地有無judge過自己所信既野？
你有無judge過你自己由出世到依加所學既野？

如果你係啊麟，你會唔會install小熊來電？

matrix有句金句：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After this,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You take the blue pill—the story ends, you wake up in your bed and believe whatever you want to believe. You take the red pill—you stay in Wonderland, and I show you how deep the rabbit hole goes. Remember: all I'm offering is the truth. Nothing more.

我用藍色既毒藥代表blue pills，用紅色既sms代表red pills。

你會選擇stay？定係去一個咁黑暗既社會到？

仲有啊麟係啊麟？啊樺？定大隻佬？

我只係想問大家，你既自我。

如果真係有個神既話，我地所有遇到既事，都係assign左既話，我地有無選擇既餘地？

我地所做既選擇往往都係由我地既性格去決定，但係我地既性格就係由依啲assign左既事影響。

咁我地一生係咪assign左？我地又係咩人？